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史·丛·书

ČESKÁ

LITERATURA

捷克文学

李梅 杨春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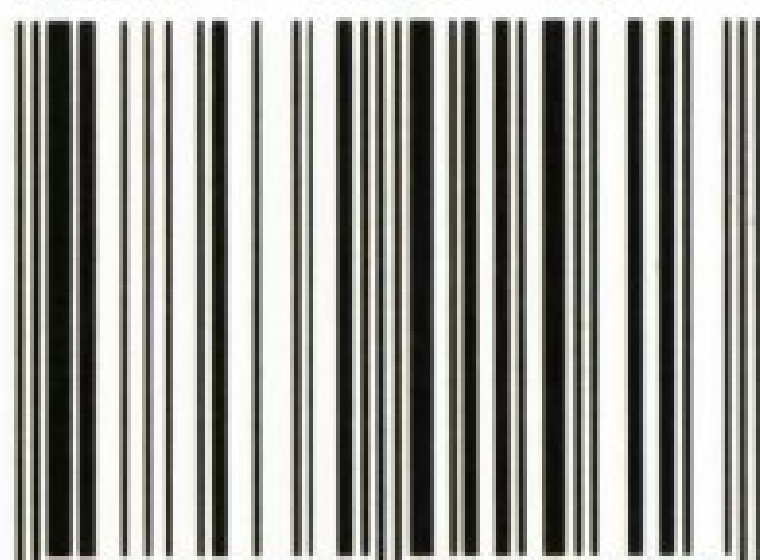
一个学术性教育性
出版机构

《阿根廷文学》
《阿拉伯文学》
《爱尔兰文学》
《巴西文学》
《保加利亚文学》
《秘鲁文学》
《波兰文学》
《德语文学》
《俄罗斯文学》
《法国文学》
《豪萨文学》
《捷克文学》
《魁北克文学》
《罗马尼亚文学》
《马格里布法语文学》
《美国文学》
《墨西哥文学》
《日本文学》
《斯里兰卡文学》
《西班牙文学》
《意大利文学》
《英国文学》

盛 力
齐明敏
陈 恕
孙成敖
杨燕杰
刘晓眉
易丽君
王炳钧
张建华
陈振尧
王正龙
李 梅、杨 春
孙桂荣
冯志臣
张 放
金 莉、秦亚青
李德恩
林为龙 等
邵铁生
董燕生
沈萼梅
何其莘

¥:7.90

ISBN 7-5600-1561-1



9 787560 015613 >

责任编辑: 王红卫
封面设计: 殷志维

网址: <http://www.fltrp.com.cn>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史丛书

捷克文学

李梅 杨春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捷克文学/李梅,杨春著.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史丛书)

ISBN 7-5600-1561-1

I.捷… II.①李… ②杨… III.文学史—捷克 IV.I52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2295 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捷克文学

李梅 杨春 著

* * *

责任编辑:王红卫

出版发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100081)

网 址:<http://www.fltrp.com.cn>

印 刷:北京大学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5.75

字 数:135 千字

版 次: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000 册

书 号:ISBN 7-5600-1561-1/H·876

定 价:7.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数字资源
PDG

内 容 提 要

本书阐述了从中世纪捷克文字诞生以来,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的捷克文学发展脉络。由于捷克语属于非通用语种,目前在中国能用原文来阅读和欣赏捷克经典文学作品的读者是有限的,但是对这个国家的文学、文化、国情感兴趣者却很多。因为捷克这片土地培育了不少享誉世界的文学巨匠,如卡夫卡、《好兵帅克》的作者哈谢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塞弗尔特、世界著名小说家赫拉巴尔和昆德拉等等。为了让中国的广大读者对捷克文学有个比较全面系统的了解,笔者以扼要的笔调,对捷克文学中的重要时代、主要作家和名著的概貌作了介绍,从而展示了捷克——这一有着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古老文明的国度几个世纪以来瑰丽多彩的语言文学画卷。

捷克文学的发展具有十分特殊的情况和条件。捷克是个地处欧洲中心的、夹在东西方之间的小国;尤其是它的当代、近代文学分为官方文学、地下文学和流亡文学三支,属于非常敏感和有趣的的东西方思想文化交叉领域。对捷克文学史的研究终究离不开对各个时代,各个具体的文学家、诗人、小说家及他们的作品的了解和研究。本书谨以笔者在国内外的长期学习、研究过程中,尤其是在捷克布拉格查理大学进修期间所掌握的知识和平日搜集的部分素材,对这些年来对捷克文学的学习和研究作一个简要概括的叙述,为那些对捷克文学感兴趣的人们和捷克文学的学者提供一个参考。

目 录

一、捷克古代文学	1
1. 拉丁文化与基督教的影响以及捷克语言的诞生	2
2. 捷克早期的民间口头文学	4
二、捷克中世纪文学	14
三、捷克民族复兴时代的文学	24
1. 捷克民间故事诗及浪漫主义诗歌	26
2. 民族复兴时代的小说家与文学评论家	36
3. 民族复兴时代的年轻作家及《五月》丛刊	42
4. 民族歌剧与历史戏剧	48
四、20 世纪初的捷克文学	72
1. 20 世纪初的著名作家及作品	72
2. 先锋派文学、诗歌主义及现代派	78
五、20 世纪中期的捷克文学	88
1. 捷克反法西斯文学	88
2. 二战后的“解放”诗歌与 50 年代的 “和平生活”抒情诗	96
3. 二战后初期的现实主义文学和“建设者小说”	105
六、20 世纪下半叶的捷克文学	108
1. 60 年代的小说及戏剧创作的繁荣	108

2. 60 年代的诗人及“五月”派作家	124
3. 70 至 80 年代的反思、写实诗歌及诗坛新秀	132
4. 70 至 80 年代历史和社会题材小说的繁荣、 影视剧的兴盛及剧作家	136
5. 当代儿童文学作家及作品	149
6. 对捷克文坛产生过影响的文学理论家 和批评家及其论著	155
主要参考书目	164
文学大事年表	165

一、捷克古代文学

捷克文学源远流长,如果把古斯拉夫文化时代(约 9 至 13 世纪)计算在内,前后共经历了 11 个世纪。与欧洲其他民族的文学相比较,捷克文学的特殊性在于:无论哪个年代,无论是文学家、语言学家、诗人,还是批评家、小说家的作品,都充分表现了强烈的民主、民族意识,体现了捷克人民对正义、公平、道德、公正待遇的理想追求。千百年来,捷克历代文学家们为了实现这一理想而进行了不倦的奋争。而且,捷克文学中表现出的民主思想,并没有局限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古往今来,捷克文学家们为了维护自己弱小而又濒临消亡的语言和文学遗产,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奋斗。捷克语言目前仅为一千多万人口所运用。捷克语的产生、发展和壮大,直至目前能与世界其他语言相媲美,用捷克语所书写的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学宝库中能占有一席之地,都是来之不易的。

捷克地处欧洲的心脏,自然风景秀丽,被誉为欧洲的珠宝,被称为历史的十字路口。生活在这十字路口上的捷克民族,从不愿附属于来自任何一方的强盛者。他们只想能“自己属于自己”。铭刻在布拉格民族剧院舞台帷幕正上方的“民族,为自己”这句话,表达了全体捷克人的心声。这种朴素的民族爱国文化思潮是在漫长的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

1. 拉丁文化与基督教的影响以及捷克语言的诞生

公元7至9世纪,捷克族各部落在统一合并的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一个强大的邻国,即法兰克帝国。它与捷克人聚居的大摩拉维亚帝国相对立。这一帝国主要是由拉丁文化影响下的日尔曼部落构成的。他们在打败了萨克森人和阿瓦尔人后,又进攻处于捷克波希米亚地域的斯拉夫人,并且以自己的封建社会制度和基督教文化传统影响着那里的斯拉夫人。

在历史上,语言的产生往往与宗教的传播联系在一起。随着基督教传入斯拉夫人的领地,产生了斯拉夫最初的书面语言——古斯拉夫语。基督教是在约8世纪左右从西南欧传入捷克的。意大利的传教士也曾通过一些懂得当地语言的翻译进行传教。捷克语中的部分词汇,如:“葡萄酒”和“磨房”(vino, mlýn),就是来自拉丁语的词汇(vinum, molinum)。当时基督教在捷克的传播主要依靠来自希腊、意大利和德国的传教士。西方来的基督教士用于传教的语言,是大多数捷克人听不懂的拉丁语。因此,斯拉夫民族自己的语言只保留在口头上。

捷克国家的最初雏形为大摩拉维亚帝国(公元9至10世纪)。它除了受拉丁文化的侵蚀外,在政治上还受到来自东方的拜占庭帝国的压力。为了摆脱法兰克帝国的影响,摩拉维亚的统治者投靠了拜占庭帝国。当时摩拉维亚帝国的人民已不再信奉多神教,改信了基督教。当时的统治者腊斯狄斯拉夫(Rostislav, 846—870),要求拜占庭帝王米哈伊三世派懂斯拉夫语的传教士来传教。于是,公元863年,米哈伊三世派了来自希腊与斯拉夫人的混居地——萨落尼卡城的传教士康斯坦丁(Konstantin, 826—829)和美多德兄弟(Medoděj, 死于885年)前往摩拉维亚帝国,从此开创了斯拉夫书面语言一千多年的发展史。根据康斯坦丁和美多德的生平记载,他们既懂希腊语,又懂保加利亚马其顿方言。他们以这种方

言为基础,根据希腊字母并吸收一些外来字母,创造了格拉果尔文字(Hlaholice)即古斯拉夫语言。当时的古斯拉夫语具有各类斯拉夫语的国际通用特点,在不同地区有语音、词型和词汇的变化,分为捷克、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俄罗斯和波兰语等。作为宗教仪式用语的捷克地区的古斯拉夫语最初曾在摩拉维亚受到排斥,主要是受到许多日尔曼族人的反对。因为这种语言打破了迄今为止的三种宗教用语——希腊语、拉丁语和希伯来语的统治地位。

捷克国家的起源大约要追溯到 10 世纪。公元 895 年,波希米亚领地从摩拉维亚帝国中脱离出来,投靠了巴伐利亚教区,成立了以波希米亚为中心的捷克人国家。国家的统治中心是坚固的布拉格城堡。当时的统治首领为普舍米斯尔家族(Přemysl)。在普舍米斯尔家族中,留下史料最多的统治者要属瓦茨拉夫一世(Václav,约 907—929)。他从小在祖母鲁德米拉培养下成为基督徒。他能写拉丁文和希腊文。亲政后热心于传播基督教,成为天主教的反叛者。后来被其兄弟波列斯夫(Boleslav)暗杀。遗体葬在布拉格圣维特大教堂。他被害后,捷克人把他尊为波希米亚的保护神和捍卫捷克民族独立的民族神灵象征。他的铜像至今耸立在布拉格市中心圣瓦茨拉夫广场上。那里是捷克人的政治演说场所和活动中心。有关他的史料有用英文书写的圣诞颂歌《贤王文采斯拉夫》(*Wenceslas*)。

10 世纪中叶,斯拉夫文化在捷克繁荣发展,但只有一首圣诗保存了下来。这就是人们在教堂祈祷时多次重复的一句话,是从希腊文译成的捷文祷词“主啊,怜悯我们吧!”1032 年,在捷克中部的萨扎瓦(Sázava)城建成了一座修道院。这是第一座用斯拉夫语言传教的修道院,它成为古斯拉夫文化的中心。然而,两种文化背景的传教士斗争的结果,是斯拉夫派教士的失败。俄罗斯圣徒鲍里斯于 1097 年离开修道院,去向不明。

从 11 世纪起,捷克地区的斯拉夫文化让位于占优势的罗马拉

丁文化。1158年,捷克大公弗拉基斯拉夫二世帮助罗马皇帝对外侵略。他派遣捷克军队帮助红胡子腓特烈皇帝围攻意大利米兰,获得了神圣罗马皇帝亨利四世的赐封,称为捷克国王。自此,捷克成了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捷克统治者的世袭国王称号首先是普舍米斯尔一世获得的。他于1212年利用神圣罗马帝国皇位继承的纠纷,使新选出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承认了他的王位。王权的标记是红色基底上站立着一头银色的戴有皇冠的狮子。这个徽记一直沿用下来,构成了现在捷克的国徽图案:一块红色的盾牌,上面是一头头戴金色皇冠、身披金甲、跳跃的双尾雄狮。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捷克逐渐成为东西欧间的贸易枢纽。由于捷克矿产丰富,银矿开采居欧洲第一,与此相关的手工业和商业贸易也兴旺发达起来。到了12世纪初,在部分拉丁文献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捷克文注释,此种现象被称为“克劳西”(glosy)。用拉丁文字母来拼写和标注捷克语言的发音而形成的句子,最早产生于13世纪。可以说,捷克语的产生是古斯拉夫文化与基督教相结合的产物。捷克语作为文学语言,最早出现在14世纪初。

2. 捷克早期的民间口头文学

在捷克古代文学中,民间口头文学曾非常盛行,对后世的文学史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巨大影响,成为永恒的文学载体。口头文学是没有文字记载的文学,我们很难详细地了解其发展脉络。一些由编年史学家加工整理过的民间故事、传说、民谣和诗歌,成为捷克文学最初的史料。

据史料记载,古斯拉夫人于公元5世纪在欧洲这片土地上定居后,曾拥有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手工艺品加工业(在这方面可以和拜占廷相媲美)。他们在建筑业上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捷克大摩拉维亚地区的考古发现,部分建筑遗址、石砌的教堂、旧城

址等,都可以证明古斯拉夫人曾拥有丰富的物质文化。

民间口头文学的盛行与古斯拉夫人信奉多神教不无联系。捷克古老部落属于西部斯拉夫人的一支。从部族举行的宗教庆典仪式、驱鬼治病、祈祷、墓葬、战争及日常生活和农事活动中,流传下来各类歌颂祖先战胜自然灾害威力的神话传说和民谣诗歌。当然,捷克早期的神话传说故事还无法与古希腊罗马神话相提并论。以叙事诗为例,捷克人没有长篇英雄史诗巨作,那是东南欧的斯拉夫人引以为自豪的体裁。捷克的较为短小的叙事诗往往带有故事诗的特点。直至中世纪,捷克的贵族们大多不识字(也许是由于语言不发达的原因)。他们当时是用耳朵来听文学作品的。所以当时最受欢迎的艺术形式是诗歌。高声吟诵这些作品,更有利于传播者与听众间的感情交流。因此,从语言的角度上讲,捷克的诗歌与其他语种相比,扬抑格或扬抑抑格的韵律最为突出,而且,句尾韵一般为两个音节或多个音节,朗诵起来乐感更强。

捷克早期的文学不重视挖掘题材。这是由于当时的人们认为,世间最圣明的故事都已包含在圣经之中了,不会再有什么更新的题材值得去发现,去创造。所以捷克中古时代的文学作品大多数无作家派别名份之分,仅为传代的无名氏作品。这有些像中世纪的宗教题材画家、建筑师、艺术家的创作,人们只看到他们的艺术作品,而找不到创作者的姓名。

捷克人由信奉多神教改信基督教后,曾有一些多神教文化时期流传下来的民歌被禁。早期民间歌谣的文化主题无从考证。但是,捷克最古老的民间口头文学的题材却从未销声匿迹,在后来十几个世纪的文学发展史中总是以不同的艺术形式再现出来。民间口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捷克的古代传说。有关这些传说最早的记载,要属 12 世纪初捷克编年史学家科斯马斯(Kosmas,约 1045—1125)用拉丁文撰写的《波希米亚编年史》(*Chronica boemorum*)。这部捷克著名的第一部编年史的作者科斯马斯据说曾在布拉格的教会学校和国外受过教育,并获得了布拉格圣维特大教堂

神职人员的高级职位,在附近国家进行宗教活动,使自己开阔了文化视野。他于1119年开始编写一部三集的《老辈人讲述的传说故事》。在第一集里,他描述了多神教时代捷克部落祖先的定居、传宗接代以及第一批王宫贵族的产生和他们之间的征战故事。科斯马斯知识渊博,博览群书。他借鉴了罗马政治历史文学家萨卢斯特(Sallustius,公元前86—34)以及翻译荷马的《奥德修纪》的罗马史诗戏剧创始人李维多斯·安德罗尼库斯(Livius Andronicus,公元前284—204)等人的艺术创作手法,对捷克的古老传说进行了加工整理。科斯马斯的作品中有些题材来自邻国,例如现在的德国和波兰。在捷克文字记载的文学作品诞生前,科斯马斯的作品虽然用拉丁文写成,却含有大量的捷克民间俗语和套话,并且采用民族的、世俗的题材,情节生动,笔法幽默,趣味盎然,堪称佳作。书中描述了关于捷克部落在欧洲中原地带定居、国家的最初形成、领导权的更迭、女子战争等传说故事。其中有关捷克人最早的祖先在波希米亚定居的故事大意如下:

有位叫捷赫^①的部落祖先,带领着自己的人马来到了捷克中原一片沃土上,那里有一座形似扣在原野上的巨钟的山峰。这座被称为“日普”(Říp)的山很奇特。它周围方圆百十里都是一马平川,仿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座钟,又形似大地母亲的乳房。捷克人看见它,就好像见到了家乡。那天,部落首领捷赫登上山顶,极目四望。他向他的部落宣告,这里将是他们生息耕作、繁衍后代的地方。从此,这座位于捷克中部、在布拉格西北不远处的“日普”山,便成了捷克民族生存的象征,人民心中的圣山。据传,到了后来的胡斯时代,这位伟大的民族宗教领袖也曾站立在此山上布道。他的嗓音响若洪钟,直传到拉贝河(易北河上游)以北的地方。

1126年,在日普山顶上建起了一座石砌的罗马式小教堂。那时,这座山与周围的田产一直属于捷克历代贵族。平民百姓已习

① Čech 在捷克语中与“捷克人”的意思相同。

惯了由王公贵族们来支配一切田川山林。而对于“日普”山，他们却开始意识到，它不应属于某个人，而应是永久的家乡的象征。的确，在捷克人心目中，它就如同日本的富士山。因此，到了民族复兴时期，有人建议把山上的石头运到布拉格，建筑由全民族捐款兴建的民族剧院。此建议受到此地的田产所有者——亲德意志派洛普克维采家族的反。这事引起了公愤。人们还是坚持把石头运到了布拉格。“日普”山在捷克文学史中可谓保留主题之一。当代捷克最伟大的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雅罗斯拉夫·赛弗尔特（Jaroslav Seifert）有一首名为《日普山》的诗，表达了捷克人对此山的感情。他写道：

我见过覆盖着冰雪的山，
却无法唱出心曲。
头顶上的琼宇之光，
似蓝宝石般耀眼。

那山让我头晕目眩，
却无法把它歌唱。

而当我视野里，
再现那田园大地一山丘时，

蓝蓝的天空白云飘，
我颤抖的心，
瞬间停止了跳动。

金色的麦浪与白云辉映，
马棚里蹄声振荡。

田间的麦垛四处可见，
圣彼得举起了镰刀，
为的是切断那金龙的喉管。

蝴蝶在草棘中飞舞，
若隐若现的金银花瓣，
仿佛露珠在戒指上抖动。

这望不尽的美景，
使我全身的细胞都在歌唱。

唱啊，哭啊，哦，我的母亲，
回到家的感觉有多好啊！^①

科斯马斯的波希米亚编年史，除了记述关于捷克始祖捷赫带领他的人民迁入捷克中部的“日普”山的传说故事外，还记录了关于黄金时代部落公断官克罗克及他的三个女儿的故事。其中，克罗克的小女儿丽布舍和她的预言，都城布拉格的创建，争夺统治权，在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演变过程中爆发的女子征战故事，以及普舍米斯尔王朝的传说最为著名。科斯马斯借鉴希腊罗马作家的艺术创作手法，对捷克远古时代的历史传说进行了加工整理。虽然他是以拉丁语写作，但字里行间夹杂着大量的捷克语成分，记录了许多捷克民谣和民间谚语，流露出他渴望捷克民族统一，反对邻国日尔曼族入侵的政治倾向。这一段历史传说的内容概括如下：

远古时期捷克部落的人民过着简朴的生活，他们靠狩猎和采摘野果为生。在他们看来，世间的一切，如同阳光、河流、草原和森

① 译自《19—20 世纪捷克文学选集》，布拉格国家教育出版社，1980 年。

林一样,都属于公共财产。任何一个人都不知道“我的”这个词的存在。他们的牲口圈没有栅栏,也从不关闭家门,因为不曾发生过什么坏事。他们没有武器,只有打猎用的弓箭。

但是,这种黄金时代好景不长。曾经是公众集体的东西变为私有,贪求财产的欲望到处泛滥。强者欺压弱者,却没有审判官和酋长来听取人们陈诉冤屈。后来,谁的道德高尚一些,地位显赫一些,人们就来找他主持公道。在这个时代,有个叫克罗克的男子出了名。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还有在兹贝齐纳森林中的一座城堡。这个男子深思熟虑,而且办事公正,全部落乃至全国的人都纷纷前来请他出主意,评断是非。聪明的克罗克不仅通晓历史,而且会占卜未来,还会看风水,寻找合适的定居点。人们遵照他指引的方向砍伐森林,盖起有宽阔的庭院和住宅的城堡。在克罗克城堡的庭院里有一棵菩提树,树下有一个石头宝座,酋长坐在那里处理纠纷。人们常聚集在那里召开头人酋长会议。由于这座城堡高高地耸立在河岸上,被人们称为“高堡”。^① 克罗克在和平与安宁中统治了捷克部落几十年。他没有儿子,只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叫卡其,她不仅会用草药为人们治病,还会占卜术。不管什么地方有人丢失了什么东西,她都能毫不费力地告诉他丢的东西在哪里。而她死后,人们就再也找不到丢失的东西了。所以在捷克流传着这样的一句俗话:“这连卡其也找不回来。” 克罗克的二女儿叫特塔,她引导人们不要去崇拜那些死的又聋又哑的粗制神像,而应去膜拜大自然里的林神、山神和水神。三个女儿之中最年轻、聪明而又美丽的是丽布舍。这是个少见的女子。她明智、果断,对任何人都和蔼可亲,办事公正,不偏不倚,而且正确地预见了许多事情。因此,部落的老人们决定在克罗克死后,由这一家族的小女儿丽布舍继承酋长的位置。之后不久,有两个出身望族的男人为田界发生争执。他们吵嚷着来到女主人面前,要求她作出裁决。丽布舍此时正歪

① Vyšehrad, 首都布拉格地名。

躺在枕头上休息。她默默听完了盛怒的男人们的陈述,立即做出了正确的裁决。而官司没打赢的男人不服气地喊了起来:“这简直是男人不可忍受的耻辱,她怎么能躺在枕头上给勇士们作裁决呢?女人都是头发长,见识短。男子汉宁可都死光,也比受她们的气强。既然我们没有男人当统治者,而顺从地允许女人掌权来压迫我们,那活着就是丢脸。”这番话刺痛了丽布舍的心,但她把耻辱深埋在心底。她说:“你们不听我的话,那就让你们得到一个比女人更残酷的统治者。眼下你们回家去吧,明天再来。你们选中的那位主人,我就把他作为丈夫。”男人们走后,女酋长传唤自己的姐妹们到“高堡”——她的官邸来议事。部落的全体人民都汇集来了,女酋长站在宝座上对他们说:“人们啊,我为你们遗憾,你们选的男子,此时还会听你们的话,可一旦让他高升,你们就会落入他的手中。他可以随意支配你们和你们的一切。你们若是坚持己见,我就告诉你们这位新酋长的名字,你们去寻找他吧。”人们欢呼起来,要求把寻找男酋长之路指给他们。丽布舍说:“山后有一条小河,河边有个叫斯塔基采(Stadice)的村子。那里有个男人正在赶着牛耕地。你们拿上我的长袍、斗篷和披肩去找这个男人——你们的新酋长,我的丈夫。他叫普舍米斯尔,^①你们尽管放心,他会制定许多法律来整治你们的。他的后代将在这片国土上永久地统治下去。”

听了这话,人们悄悄议论起来,而且传出了这样的话:丽布舍常在夜深人静时,自己骑着马沿着这条路去和那个男人约会。人们找到了这位耕地人。他换上了漂亮的长袍,骑上了马,可他没有忘掉自己的身份,上路时把树韧皮做的鞋带在了身上。当一个大胆的随从问他为什么带这种鞋时,他笑道:“为了让我们的后代知道,我们是如何起家的。”自此,普舍米斯尔便成为了捷克部族的首领。这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他给没有法制的部落王国制定了法

① 后在捷克历史上称为普舍米斯尔王朝。

律，群氓无首的民族被他驯服了。

普舍米斯尔当上捷克公爵后，丽布舍常领着他到古木参天的大花园里休息聊天，在泉边的丛林里，他们商讨制定了许多法律和制度。

一天，他们率侍从老人们来到伏尔塔瓦河边高耸的悬崖上。天快黑了，一位年长的贵族开始回忆古时这座河谷的景色。夜幕降临，茂密的森林呈现出一片暗影。老人叹了口气说，岁月流淌就像这条河。以前，这里到处都是密林。人们只有在追捕野鹿时才会到这里来，除此以外就是孤独的伐木烧炭人了。他还想往下说，可谁也不听他的了。大家的目光都转向了丽布舍。她忽然浑身颤抖着，把手向前伸开，眼里闪着先知者的光芒，如入梦境般喃喃道：“我看见了一座顶天立地的宏伟城堡，它位于林子最茂密的地方。等你们到达那里，就会在密林中发现一个正在和自己的儿子伐木制作门槛的人。在这道门槛前，即使是再显赫的人物，如果他想进门的话，也要低头。你们就在那里建起城堡，给它起名为布拉格，它将使所有的王公贵族们低下头来，为之倾倒。”后来，捷克人就在这里建起了布拉格城堡，使它成为坚不可摧的都城，并以此为基地统一了捷克全国。

丽布舍和普舍米斯尔的故事后来成了捷克文学中不朽的民族赞歌。在民族复兴时代，伟大的捷克民族音乐家斯美塔纳创作了以《丽布舍》为名的整部歌剧，成为后来“布拉格之春”音乐节上的保留节目。它反映了捷克人对他们的祖先和传统的热爱。也有人认为这一传说反映了捷克古代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过渡。这一过程的进程还体现在科斯马斯另一个著名的女子战争传说故事里。该故事记述的是丽布舍死后的一段历史。“女子战争”的起因是，丽布舍死后，她的女伴将领们在部落中的地位下降，许多权力被普舍米斯尔手下的男将领剥夺。她们不甘心被赶到灶台旁，于是团结起来向骄横跋扈的男人们宣战。她们占据了山头，建起了所谓的女子城堡。她们逮捕那些对男人俯首帖耳的妇女，残杀嘲

笑她们的男性俘虏。其中有位女豪杰叫莎尔卡,她最痛恨普舍米斯尔手下曾经对她恶语中伤的男将领茨基拉德。一天晚上,茨基拉德独自出来侦察女人们的行踪。莎尔卡吩咐女伴们躲起来,由她来扮演女人之中的持不同政见者,以便诱捕茨基拉德。但她却没想到,茨基拉德对她的一片真情使她忘记了仇恨,坠入情网。她出卖了女伴们。当男人与女人们进行殊死搏斗时,她的大部分女友因力不从心阵亡了。此刻她万分悔恨自己的背叛行为,不听茨基拉德的劝慰,纵身跳下了悬崖。^①也有人说,茨基拉德最后死于莎尔卡所设的圈套,被烧死了。而莎尔卡怀着强烈的爱扑向了火焰。

对于这史诗般的爱情故事自古以来捷克人众说纷纭,有的人谴责莎尔卡的背叛行为,但多数人被她为了爱情与友谊两全而献出生命的悲壮所感动。强烈的爱与恨的情感冲突使得这一传说吸引了捷克历代的作家和音乐家。

1894年,捷克著名历史文学家阿洛伊斯·依拉塞克(Alois Jirásek, 1851—1930)编写的《捷克古代传说》(*Staré pověsti české*)中曾收入了这一故事。捷克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雅罗斯拉夫·伏尔赫利茨基(Jaroslav Vrchlický, 1853—1912)和诗人尤利乌斯·泽耶尔(Julius Zeyer, 1841—1901)也被这一故事激发起灵感。还有两位捷克大音乐家兹丹涅克·非比赫(Zdeněk Fibich, 1850—1900)和列奥什·扬纳切克(Leoš Janáček, 1854—1928),根据这个传说分别写出了内容和风格各异,但却同名的歌剧《莎尔卡》(*Šárka*)。直至今天,莎尔卡与茨基拉德,丽布舍与普舍米斯尔两对情侣的高大石像仍耸立在布拉格“高堡公园”里。这两对捷克古代传说中的情侣给予他们的后人以无限的遐想。

与科斯马斯的《波希米亚编年史》相媲美的《达利米尔编年史》(*Dalimilova kronika*)产生于14世纪(1314年完成)。这是最早

① 这座悬崖位于布拉格西郊的“莎尔卡”山谷中。

的用捷文诗体写成的文学作品。作者不详。全书包括 106 个章节,从圣经里关于建造巴比伦塔,上帝变乱人类的语言写起,一直写到 1314 年的杨·卢森堡王朝。书中除了科斯马斯所叙述的内容外,又续写了以后的捷克历史。其中包括捷克王国统治者们族徽的传说,以及他们的婚姻、后嗣的传闻故事。在贵族公爵奥尔德希赫与捷克村姑鲍日娜的爱情故事里,作者写道:我宁愿娶捷克村姑鲍日娜,也不要德国皇后作新娘。据传,捷克公爵奥尔德希赫在贝鲁茨村的水井旁遇到美丽的鲍日娜,当时她已为人妻,但仍接受了这位捷克贵族的爱情,并与他有了私生子,从而遭到了公爵的德籍岳母的白眼。这一历史传说广为流传,直至当代仍是捷克文学界和演艺界乐于采用的历史题材。《达利米尔编年史》与《波希米亚编年史》所不同的是,它虽不是一部可靠的史料,其中夹杂了许多“野史”和虚构的幻想,却是第一部用捷克文字书写的编年史。在它那近似口语的叙述中流露着作者对祖国以及祖国语言的热爱。

二、捷克中世纪文学

作为文学语言的捷克语最早出现在 14 世纪初。那时,城市的迅速发展,骑士文化的兴起,捷克贵族反对德国殖民者的意识都加强了捷克语的地位。除了片段的捷文传说故事外,最优秀的捷克语文学作品是 14 世纪初的无名氏叙事史诗《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reis*)。它描写了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的生平,他的降生,他的少年时代和他的军事远征,以及他对埃及、利比亚、叙利亚、巴比伦和印度的征服。亚历山大(公元前 356—323)的东征带来了所谓的“希腊化”繁荣时代。从作品中一些战俘的捷克文姓名及作品主人公的贵族派头来看,它可能是出自一位捷克贵族作家的手笔。

除了叙事史诗《亚历山大大帝》外,捷克的骑士传说故事中最有名的要数《布隆茨维克公爵的传奇》(*o Bruncvíku*)。它叙述了捷克国徽的来历,成为捷克文学史中的重要篇章,以至在后来的捷克文学中,尤其是在民族复兴时代,不断地被加工改造,成为流芳百世的作品。其主要内容是这样的:

很久以前,捷克国土上有位统治者,被称为日波瑞德公爵。他的族徽是红色底子上画着的一只罐子。他总盼望能得到一个更体面些的图案作为他的族徽,例如一只雄鹰。但是族徽必须凭自己的本事去争取。于是,他告别亲人和故土,来到一个叫内奥博尔的国王的领地,为其效力。不久,强大的英王军队准备攻打这片领

地。敌人要比他们强大三倍，国王没了主意。日波瑞德献策给英王下了战书，上面写道：我们将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如果你们守信义，那么就由我们双方各挑选一千匹战马，各驮着一千两黄金，由你方选派 12 名勇士来迎战我方的一名勇士，胜者可获得全部战马和所有的黄金。如你方战败，那么请你们立即撤出我方领土。英王考虑了许久，终于接受了这一战书。于是，日波瑞德公爵一人出战对方的 12 名勇士，每次出战，他身上都佩带一面不同颜色的战旗。头一次是一面白色的旗帜，它象征着快乐。这使他旗开得胜。以后他分别佩带着绿色（希望的象征）、红色（勇敢的象征）、黄色（永恒的象征）、深蓝色（忠诚的象征）、天蓝色（男子智慧的象征）和深红色（愤怒的象征）的旗帜战胜了对手。当他迎战最后一名英方勇士时，佩带着金色的旗帜，那是荣誉和对祖国语言赞美之标志。他战胜了所有对手后，命自己的随从展开了那面带红底罐子族徽的旗帜，直到此刻，内奥博尔国王才认出了这位为他立下汗马功劳的战士原来就是捷克公爵日波瑞德。战败的英王只好撤离了这片领土。当国王问公爵想得到什么奖赏时，公爵只求把战败者的族徽赐给他，那是金色底子上画的一只雄鹰。于是，公爵把他原来的族徽改成了雄鹰的图案。国王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日波瑞德公爵的儿子。

公爵死后，他的儿子布隆茨维克统治了捷克国土。一天，他想，每一位首领都应该给后辈留下美好的纪念。于是他准备去为国家争取新荣誉的标志。布隆茨维克认为，兽中之王是狮子，他要为自己获取狮子的荣耀。他与妻子交换了戒指，说定 7 年后归来，就上路了。他不知穿越了多少国家，一直来到了大海边，他们的船在海里的荒岛上搁浅了。随从全都死光了，只剩下了布隆茨维克公爵和他忠实的老骑士巴拉特。巴拉特在死前给主人出了个主意。于是公爵找来一张涂了血的马皮，把自己裹起来，让每年来这儿寻找食物的一只巨鸟把他带出了苦海。他总算得救了。不久，他在森林里看到一条蛟龙正在与一头雄狮搏斗，他和狮子一起打

败了蛟龙,成了最亲密的伙伴。后来他们又抵达了一个被一条巨龙统治的国家,在那里碰到一位被抢来的蛇身公主。公主用自己神奇的戒指帮助布隆茨维克获得了 24 倍于自身的力气。在狮子的帮助下,他打败了巨龙。蛇身公主的父母要把女儿嫁给他,并强行把他关在城堡里。公爵在地窖里找到了一把古剑,好心的公主告诉了他这把神剑的用法。在国王强行举办的盛大宴会上,他拔出宝剑叫道:“剑啊,剑,让这前后脑都长着眼睛的国王和他的那些长着两个头或一条腿的怪物随从都人头落地吧!”奇迹出现了,他的话全都应验了,布隆茨维克摆脱了困境。从此,这把神剑使他所向无敌。

经过多年的游历生涯,布隆茨维克又回到了自己的布拉格城,当他与狮子并肩向城堡走去时,得知他的妻子以为他死了而决定改嫁的消息。国王的新女婿想要杀死他,他的神剑又一次显示了威力。终于,这位勇敢的公爵受到了全城百姓,包括他妻子的热烈欢迎。人们谈论的核心是伴他远道而来的兽中之王——狮子。于是,布隆茨维克命令把狮子的画像挂在城墙大门上,并把他们的国旗改为红底白狮旗。后来,为了纪念这位公爵,人民在布拉格查理大桥的桥头竖起了布隆茨维克与狮子的石像。如今,那塑像仍挺立在那里。可没人知道神剑的下落。有人说剑被布隆茨维克秘密砌进桥栏里了,又有人说是被抛进桥下的伏尔塔瓦河里了。尽管说法不一,但人们都相信,一旦祖国陷于危难,那把神剑就会再度显现,把敌人赶出国土。

这一传奇故事显然是参照了拉丁文化作品《特洛伊编年史》(*Trojanská kronika*)的内容,但它却是深受捷克老百姓喜爱的英雄传记。

查理四世(Karel IV, 1316—1378)实现了历代捷克王公贵族想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幻想。这位使捷克人引以为自豪的开明君主于 1355 年在意大利的米兰接受了帝王加冕礼。1348 年,他创立了中、北、东欧地区的第一所大学——布拉格大学(Karlova Uni-

verzita 即查理大学)。在他统治时期,兴建了布拉格新城,架起了13世纪捷克最宏伟的布拉格查理大桥。包括《达利米尔编年史》和科斯马斯的《波希米亚编年史》在内的许多捷克文学作品中都有关于查理桥的记载。布拉格的这座古桥是根据它的奠基者的姓名——查理四世的名字命名的。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坚固的桥,因为筑桥者在砌桥的灰泥里拌入了鸡蛋液和葡萄酒。由于布拉格城一时拿不出足够的鸡蛋来,于是查理四世命令全国的城市都来为筑桥作贡献。从那时起,铺着禾草的木轮车载着成筐的鸡蛋运往伏尔塔瓦河畔的布拉格城。当时的道路崎岖不好走,车轮很容易散架,有些鸡蛋在离城还很远的地方就破碎流汤了。曾经有个名叫维尔瓦洛(Velvar)的城市的居民大概是误解了国王的命令,或是害怕鸡蛋碰碎,于是干脆把鸡蛋都煮熟了运来,这成了当时布拉格广为流传的一个笑话,以至很久以后,捷克人还常提起这件事用以证明维尔瓦洛城的人们办事有多么牢靠。成为笑料的还有,有些地方的居民往灰泥里掺上了牛奶,据说是为了提高灰泥的质量。另外,往布拉格运送的筑桥用料还有奶酪和奶豆腐等等,这么一来,查理桥又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桥了。^① 查理四世时代的哥特式建筑,塔尖林立的教堂,使得当时的布拉格城被誉为捷克乃至神圣罗马帝国的百塔之都。

查理四世这位捷克历史风云人物改变了捷克在欧洲较为落后的面貌,使捷克的经济、外贸得到迅速发展。查理四世的父亲是卢森堡王朝的约翰。^② 查理在童年时代就被父亲送到与他们有亲戚关系的法国宫廷受教育(查理的母亲是法国腓力六世的妹妹布朗歇)。他在巴黎的导师后来成为教皇克莱门六世。除了拉丁语,他

① 此桥目前为捷克国家一级保护古建筑,美国总统克林顿、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查尔斯王子夫妇访问布拉格时都曾在这里漫步,合影留念。

② 捷文为杨 Jan,查理的祖父是亨利七世皇帝,祖母是捷克普舍米斯尔王朝家族中的艾丽什卡。

还会说捷克语、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他曾结过四次婚,四位王妃分别为德国、匈牙利、波兰及法国的贵族公主。这些婚姻不仅给他带来了领土,也加强了捷克与欧洲的交往。查理在意大利的生活使他接受了当时最先进的人文主义思想及文化艺术教育。后来,由于查理四世之女“善良的安娜”成为英王理查二世之妻,捷克同英国也建立起了政治、文化联系。捷克人曾把查理四世誉为“祖国之父”。德国史学家则认为查理四世待捷克人像是亲生父亲,而对德国人更像是“继父”。更过分的是,这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把拉丁语的捷克名称“波希米亚”(Bohemie)解释为出自古捷克语的“上帝所爱”一词。而使捷克文成为书面语言、官方语言及通用语言,打破了拉丁文一统天下的局面的,则应归功于捷克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杨·胡斯(Jan Hus,约 1371—1415 年)。

杨·胡斯是捷克著名宗教改革家、教育家及作家。在布拉格大学学过艺术和神学,毕业后做过传教士和校长,并写了众多的神学著作,其中较为有名的是讲解福音书形式的作品《布道录》(*Postila*,副标题为“星期天弥撒解说词”)。此书不是一般传教时用的教规,而是一种讨论式的文学普及读物,后来成为捷克民族复兴运动前最受欢迎的、最普及的神学作品。另一部是用捷克文写的极富战斗力的、当时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作品《论神职的买卖》(*Knížky o svatokupectví*)。在这本书里,胡斯批评了买卖神职这种当时很普遍的腐败舞弊行为,即每个教会都必须给教皇交纳黄金,谁交得多,就能得到圣职。

公元 1412 年,罗马教皇派人到捷克贩卖赎罪券。宣称购买此券,罪人的灵魂便可升入天堂。胡斯在大学的辩论会上,论证了买卖赎罪券是不能容忍的欺骗。在他用拉丁文写的《论教会》(*Quodlibet — soubor projevů k teoretickým disputacím*)中,胡斯指出,教会的成员应是没有犯过严重罪孽的人,教会之首领就是耶稣本人,从而否定了教皇的地位。对此他解释道,如若教皇的旨意与圣经不符,基督徒也可不服从;每个基督徒都可监督教会及教皇

旨意是否公正。胡斯的作品分为两个档次：针对有文化层次的人，他用拉丁文写作；对捷克的老百姓，他用捷文写作。他讲演时，语言中肯，深入人心。为了更广泛地传播他的作品与思想，胡斯开始致力于捷克语言文字的简化及标准化。

封建教会充分认识到胡斯学说对他们利益的威胁，于是开始迫害他。他被迫离开了布拉格，迁往捷克南方，并且不能向人们宣传自己的观点。在流放生活中，胡斯并未屈服，他的《论神职的买卖》就是这时写出的。胡斯公开阐明了自己与欺骗性教会之间的观点分歧，并且把圣经译成了捷克文。教会被激怒了。他们在康斯坦茨（现德国境内）召开了宗教会议，并在许诺保证胡斯人身安全的前提下邀请他参加会议进行申辩。胡斯为了捍卫他信仰的真理，毅然前往康斯坦茨。而会议非但不允许他发言，还将他的学说宣判为异端，把他投入监狱。1415年7月6日，胡斯被烧死在康斯坦茨城火刑架上。死刑虽然永远封住了胡斯的嘴，但却唤起了广大捷克人民以及捷克贵族前所未有的反抗。轰轰烈烈的胡斯宗教改革运动开始了。胡斯之死在后世的捷克文学中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歌颂民主、正义、民族精神的世代相传的创作主题。20世纪60年代，与胡斯同名的一名查理大学普通学生杨·巴拉赫（Jan Palách）为了抗议苏军坦克的入侵，自焚于布拉格市中心的瓦次拉夫广场，这在捷克近代史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在获得奥斯卡提名奖的捷克电影《青青校树》（*Obecná škola*，或译为《普通小学》）中，就出现了一位小学男教师在课堂上讲述胡斯的故事，而使孩子们感动得热泪盈眶的场景。

在胡斯运动中，还出现了主张改良主义的所谓“圣杯派”（*Strana podobojí / Pod obojí* 或译为“饼酒同领派”）。他们主张普通信徒在领取圣餐时，同教士们享有相同的权利：能用圣杯饮酒（意为耶稣的血），又同时领取面饼（意味着耶稣的肉）。而在以往，除了教职人员，普通信徒只能享有耶稣之躯（面饼）。圣杯派主要由捷克贵族中产阶级组成。还有一派以捷克南部塔波尔城为中心，

参加者为农民、矿工及城市平民,称为“塔波尔”派(Tábor)。他们团结在智勇双全的独眼将军杨·杰士卡(Jan Žižka, 约 1376—1424)周围,反抗德皇西吉斯蒙德(他于 1436 年取得捷克王位,一年之后死去)派遣的镇压起义的十字军。杰士卡是胡斯的信徒,他统帅捷克农民军把火炮装在战车上,排成车阵,灵活作战,是最早把步兵、骑兵和炮兵联合起来作战的军事统帅之一。他曾在 1420 年打败德皇西吉斯蒙德。后来他的另一只眼睛也失明了。1424 年他死于瘟疫。这场起义虽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它促进了捷克民族意识的觉醒。并且,从这时起,在宗教活动中,捷克语代替了拉丁文,而拉丁文则成为专业科学用语。

胡斯运动失败后,捷克贵族及市民阶层(资产阶级前身)获取了政治经济权利。他们在胡斯战争中获得了教会的财产,但是中央集权及地方各个名门贵族之间的权利之争一直持续到 17 世纪。1526 年,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了捷克,捷克国王由德皇兼任。这样,捷克又重新并入神圣罗马帝国版图。德皇斐迪南为耶稣会信徒,不尊重捷克的民族自治权。他禁止布拉格新教徒集会,拆毁新教的教堂,并且宣布:凡参加新教集会者均为暴民。捷克人民被迫进行武装反抗。1618 年 5 月 23 日,当捷克国会代表同国王的两名钦差在王宫进行谈判时,愤怒的群众冲进来,按捷克惩处叛徒的古老习惯,把这两人从窗口抛入壕沟。这就是著名的“抛出窗外事件”。这是捷克民族起义的信号,也是欧洲中世纪三十年战争的开始。

1620 年 11 月 8 日,在布拉格西郊的白山(即现今布拉格西郊的“观星森林公园”)进行了决定性的战役。结果,旧教诸侯击败了捷克贵族起义军,使捷克沦为奥地利的一个行省。天主教被定为国教。27 名反抗斗争的领导人在布拉格老城广场被处决,其中包括当时捷克政治、文化界的代表人物,如曾制作了第一个解剖标本的医学家,布拉格大学的校长杨·耶森纽斯(Jan Jessenius, 1621 年被绞死)等。

尽管捷克统治者及少数贵族想要恢复天主教的统治,而反对

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仍是捷克资产阶级的理想。他们比贵族统治者更有民族感,对复兴民族文化更有兴趣。市民阶层的形成以及对世界的开放带来了文艺复兴的文化潮流,这股潮流来源于意大利,在14世纪下半叶传入捷克,15至16世纪在捷克文化生活中兴起。随着教育、印刷业的发展,拉丁希腊语言文化及古典文学在这个时代对捷克语言文化的影响很大。捷克的人文主义者大多出身于市民阶层,他们对捷克语言文化的发展、完善、丰富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之中有维克托林·克内尔(Viktorín Kornel, 1460—1520)。他出身于贵族市民家庭,在大学学习期间接受了人文主义思想。他的写作生涯起始于用拉丁文进行创作,后来使用为捷克老百姓看得懂的本民族语言写作。他在《九论》(论捷克国家的权利、法庭及法律)一书中,站在市民阶层一边,反对封建贵族。他不想被动地照搬拉丁语言文化,而是把人文主义思想融进捷克文的作品,介绍给广大人民。为普及人文思想教育,另一位著名的捷克语言学家杨·布拉霍斯拉夫(Jan Blahoslav, 1523—1571)则致力于捷克的,乃至斯拉夫语言的词典学、词汇、修辞等领域的研究和创作。他为本民族文学的高水平发展创造了语言基础。他翻译的圣经成为捷克文学经典《克拉利采圣经》(*Bible Kralické*)作品的依据,为捷克书面语言的稳固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白山战役后,捷克文人与作家减少了,捷语的地位让位于德语,出现了日尔曼化倾向。但是人文主义文化仍活跃在下层民俗文化以及流亡的捷克知识分子中。世界著名教育家、哲学家、人文思想家杨·阿莫斯·考门斯基(夸美纽斯)(Jan Amos Komenský, 1592—1670)就是流亡者之一。考门斯基出身于小企业主家庭,从小就成了孤儿,曾在耶稣兄弟会的学校受教育。校长器重他的天资,把他培养为牧师。以后他又在德国的海德堡等地学习,回国后任教并担任兄弟会的神甫。1618年,三十年战争爆发,斐迪南二世皇帝决定让波希米亚全国改奉天主教,于是他被迫流亡国外。白山战役后他先后到过波兰、英国、瑞典、匈牙利,最后病逝于荷兰的

阿姆斯特丹。考门斯基是继胡斯之后捷克乃至世界文化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虽不像胡斯那样成了捍卫理想、正义的英雄,却是唤起人类希望的伟大诗人和万国师表。他不仅是爱国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他认为教育改革有两件最重要的事:1. 改革教学法,使学生在游戏中学习,教师要顺其自然,注重心理学。2. 为了了解整个欧洲的文化,学生要学习拉丁语,学习的过程要由浅入深,学生在学外语中要领会事物的本身实质,而不只是学习语法。他编写的看图识字作品曾风行欧洲达两个世纪。考门斯基的这些教育思想如今已得到普遍的认同和实施,然而或许很少有人知道,这些思想最早来源于封闭的中世纪一名普通的捷克教育家。当时,由于回国无望,他雄心勃勃地制定了通过教育来改革整个人类社会的计划。他深信,通过教育可实现人类的统一。他以敏锐的目光观察世界,为实现人类大同而愤笔疾书。他的文学创作致力于提高普通人的文化水准。其中最有分量的一部寓意诗体作品名为《世界迷宫与心灵之天国》(*Labyrint světa a ráj srdce*, 1623)。书中写道:

一位寻觅生活意义的朝圣者跟在两个赶不走的领路人身后,他们是“先知者”和“迷惑者”。他们给人们戴上迷惑和习惯的眼镜,使人们不能用自己的眼光去观察世界。人们不受他们欺瞒,走进了生活之城门,城门口有六条岔道口,象征着世上六个阶层,手工业者、学者、神职人员、统治者、骑士武士以及房主市民阶层。两位领路人夸奖每一个阶层。而考门斯基却看到,既使在一般的家庭与婚姻生活中也是苦甜参半,勉强度日。他还看到了美好精神境界之外的妒忌、尔虞我诈、虚伪和吝啬。他最熟悉的是学者知识阶层中的心胸狭窄、狂妄自大以及势利眼。统治阶层滥用职权,王公贵族欺压无权者,他们的走狗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军界则给无辜百姓、下层士兵们带来饥荒战乱。而骑士的绅士风度哪里去了?他们骑马践踏铺路石,追杀动物,驱赶农民服苦役……即使他们去朝拜智慧与幸福之城也无法结束这可笑可悲的社会画面。到处都

是怨声载道、兵荒马乱。考门斯基感慨道：“我宁愿选择一千次死亡，也不愿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上帝啊，救救我孤独的心灵吧！”此刻，他听到了一个声音，“回到你出发的地方去吧，回到你的心灵里去，关上那扇门吧！”在上帝耶稣面前，基督徒最终找到了自己灵魂深处的港湾。

为了改造整个人类社会，考门斯基还从事教育事业的研究和实践。他曾在波兰的莱什诺任教。他认为，只有知识才能清除人类之间的差别。他视传播知识、普及教育为通向永久和平之路。他的教育学名著有《大教学论》(*Velká didaktika / Opera didactica omnia*)、《语言入门》(*Brána jazyků*)、《幼教手册》(*Informatorium školy mateřské*)、《画中世界》(*Svět v obrazech / Orbis pictus*)等等。在这些论著中，他在幼儿教育、青年教育、文化知识及外语教育、教学程序、原则及方法等方面都为后人做出了具有先驱典范意义的论述。当代师范学中为人们所普遍公认的原则，如全民教育，有教无类；从简到繁，由浅入深，从已知到未知；在游戏、表演中进行生动有趣、形象化的教学等等，均出自这位万国师表。他的教育理论成为欧洲教育学的奠基之作。

三、捷克民族复兴时代的文学

“复兴”(obrození)这个词的解释有“重新诞生”之意。捷克的“民族复兴”不同于欧洲其他民族的文艺复兴,时间也比较滞后,从18世纪70年代一直持续到19世纪70年代。它的特殊性在于捷克语言文化的地位低下,它曾是乡村农夫的语言,是城市下层老百姓的语言。而城里的富人,有地位、有文化的上流人士是不讲捷克语的。直至19世纪中叶,在捷克的高等学校里仍只通用德文。就是说,捷克最初的知识分子都是被迫通晓两种语言的。在家或乡下与父老乡亲用捷克语,而到了城市、学校、机关则须讲德语。从1784年起,布拉格大学以德语替代了拉丁语作为教学语言。此后的100年中,大学生及高等学府里的教授们都是用德语来掌握知识、传授学问的。甚至所有的中学生都能熟练地运用德语。到1918年,所有的捷克籍军官及政府官员也都普及了德语。正式的公文都以德语或拉丁语为准。对于大多数捷克读者来说,他们不必借助翻译便可读懂大量德文书籍、文学著作、报刊杂志。此外,捷克的知识分子的拉丁语水平也是不错的。

1781年,奥匈帝国废除了农奴制,宣布宗教信仰自由,从而使捷克农民能够自由迁往日尔曼化的城市,促使城市文化迈向捷克化轨道。进入城市的出身捷克农村的市民们送自己的孩子进学校受教育,对捷克知识分子队伍的成长起了积极作用。包括城市手

工业者、商人和知识阶层的捷克资产阶级由于其经济地位的脆弱,需要与富裕的德国资产阶级进行竞争,因而成为捷克民族复兴运动的主要代表。

如果说,18 世纪末之前捷克文学的划分以“胡斯时代”为界,前者可称为古代文学,后者为中世纪文学,那么可以说,从 18 世纪末起,才真正开始了用捷克本民族语言书写的捷克文学新时代。

“胡斯时代”产生了一个新兴的市民阶层,即后来的资产阶级,他们追随着先进的人文主义思想不断发展壮大着自己的力量。从古斯拉夫文字的出现,到拉丁文化势力减弱,直至较高水平的捷克文学作品的出现,经历了白山战役后的黑暗时代,捷克资产阶级终于走上历史舞台,开创了本民族文化全面复兴的新时代。这一过程分为几个阶段。到 1830 年左右,民族复兴主要成功之处表现在捷克语言科学领域,出现了一些高水准的浪漫主义诗歌作品。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斯拉夫学奠基人,从事捷克古代历史、捷克和斯洛伐克语言学、文学史及词典学编著的约瑟夫·多布罗夫斯基(Josef Dobrovský, 1753—1829)。以他为代表的一辈人试图夺回白山战役后捷克民族丧失的文化地位,被人们称为“防守式”的一代,即为抢救捷克语言不致消亡而奋起的一代捷克语言学家。民族复兴第二代文人是以诗人、翻译家、语言学家、文学史家约瑟夫·容格曼(Josef Jungmann, 1773—1847)为代表的所谓“进攻式”的一辈人。除文学史外,他最伟大的著作是花费了 40 年编辑而成的五卷本的《捷德词典》。他强调,语言水准是捷克民族、文学发展中至关重要的环节。因为直至 18 世纪末,捷克人对于“祖国”、“民族”这类的词仍是概念不清的。他们说不清祖国究竟是指多民族的哈布斯堡王朝,还是指讲捷克语或斯洛伐克语的老百姓,也不清楚原籍为捷克而大部分讲着德语的贵族是否属于他们这个民族;用德语写作的捷克作家算不算捷克文学家。容格曼发展了捷克民族语言科学,收集了大量的斯拉夫词汇,创造了捷克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方面的术语。他成了捷克民族知识分子的代言人,在他周围

形成了一个诗歌与科学流派。他们中有著名的斯洛伐克籍诗人，长诗《斯拉娃之女》(*Slávy Dcera*, 1824) 的作者杨·科拉尔(Jan Kollár, 1793—1852)。他与容格曼一样，认为斯拉夫民族是一家，他们需要共同的语言。长诗中的“斯拉娃之女”也可理解为斯拉夫民族的女儿、斯拉夫女神或斯拉夫语中的“光荣”、“荣耀”等意思。全诗分为三段，分别以斯拉夫疆土上的三条著名河流为题，他们是萨拉河、拉贝河和多瑙河。诗人看到了斯拉夫民族悲哀的现实，他们生活在没有自由的世界里，尽管如此，诗人仍然憧憬着斯拉夫民族的光辉未来。他号召每一个斯拉夫人，不管是捷克人，还是斯洛伐克人，尤其是在奥地利帝国压迫下的斯拉夫民族的软弱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为改变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斯拉夫民族的命运而共同奋争。在序曲中他吟唱着：

啊，这里躺着那片土地，
在我噙着泪水的眼前，
它曾是我的摇篮，
现在却变成了民族的灵柩。^①

1. 捷克民间故事诗及浪漫主义诗歌

诗人弗朗基谢克·拉吉斯拉夫·切拉科夫斯基(Fantišek Ladislav Čelakovský, 1799—1852)为使捷克诗歌人民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也为容格曼的词典增添了不少捷克、波兰、俄罗斯等斯拉夫语言的词汇。他还是捷克民间、民俗文学收集者。切拉科夫斯基在布拉格大学学习过，他在家乡南捷克州名城布杰约维采(Česká Budějovice)担任过编辑、记者和捷克语言文学中学教师，当

① 摘译自《1785—1985 捷克文学》安托宁·姆涅什绛著，加拿大多伦多 68 出版社，1987 年。

过图书管理员。在 1819 至 1820 年期间,他在奥地利的林茨高中学习时,熟悉了歌德的作品,他深受歌德和赫尔德尔的影响,对民间歌谣及民俗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研究、收集了最有价值的斯拉夫民俗歌谣和民间智慧俗语。由他本人创作的诗歌汇集成了名为《俄罗斯歌曲回声》(*Ohlas písní ruských*)及《捷克歌曲回声》(*Ohlas písní českých*)的杂诗选集。他认为,俄罗斯民歌的特色是叙事诗及英雄史诗,而捷克民歌、民谣往往侧重于抒情、细腻的表达手法。所谓的回声式诗歌谣曲更接近人民,有情节,表达了民间诗歌的主题。切拉科夫斯基所创作的最有艺术价值的民间谣曲之一是《托曼与森林女仙》(*Tomán a lesní panna*)。这首叙事民谣唱道:

圣约翰前的夜晚,姐姐对托曼说,
 “亲爱的兄弟,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刻,
 你骑着马儿去哪里?”
 “我去林中猎人小屋,去会我的姑娘,
 要去多久可没准儿,天亮时你等着我,
 姐姐,去把那富贵的粉红色衬衫拿给我。”
 托曼骑马飞奔离去,姐姐在他身后喊道,
 “听我的话,兄弟,别走橡树林,
 从山边绕过去,别让我替你担惊受怕。”
 小伙子走上了正路。林中猎户的屋里闪着烛光,
 里面热闹非凡。托曼靠在窗下,神情沮丧。
 房间里的姑娘,笑脸相迎新女婿,
 父亲听着求婚者的甜言蜜语,母亲忙着把贵客招待。
 他们吃着,喝着,谈笑风生,和睦美满,
 谁也没去理会那窗外的马儿和人的叹息。
 已订婚的姑娘突然良心发现,
 对着妹妹耳语了几句,小妹顿时离开餐桌来到门外:

“心上人将与你分手，她已许配给了别人，
你来这儿够勤的了，今天我们有更亲近的客人，
去别处寻找幸福吧。”

托曼掉转马头，在旷野中奔驰，
他咬着牙紧锁眉头，四周的景物暗自忧伤，
已是夜半，月儿西沉，骑马人未必能找到归途，
便一头扎进了橡树林。
林涛阵阵，凉风习习，马蹄踏遍了树丛荆棘。
野鹿穿越林间空地，上面坐着森林女仙，
绿色衣裙配着乌黑卷发，帽子上的飘带闪闪发光。
奔跑中她与托曼齐头并进：“英俊小伙别悲伤，
一人离去，可有成百个来代替”，
女仙唱着歌，含情脉脉，托曼的心渐渐欣慰。
“英俊小伙你过来，我愿千百次地成全你，
如若我的脸蛋招人爱。”姑娘边唱边抱住了他，
托曼的肢体软绵绵，快乐的感觉流遍全身。
沿着河流沿着峡谷，他们奔驰着奔驰着。
“俊小伙，你属于我，跟我来，去我的窝，
在那里你会永远不想离去。”
女仙唱着，吻着他的唇，贴着他的胸。
托曼的心颤悠悠，缰绳一松，失去重心，
连人带马跌落山谷。
太阳从山边爬上来，院落响起了马蹄声，
姐姐奔向窗前，双手合十举到胸前：
“我的兄弟啊，你在何方送了命！”^①

① 译自《19—20 世纪捷克文学选集》，布拉格国家教育出版社，1980 年。

作者运用民谣三重唱的重复手法,在叙事诗中一再地吟唱着“他们吃着,喝着,谈着,唱着,奔驰着……等等,而情节则在这重复中一步步展开,并在词尾使用了捷语中特有的双音节押韵法。

斯洛伐克语言文学奠基人路德维特·司徒尔(L'udvit Štur, 1815—1856)认为,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值得骄傲的艺术成就。希腊人以雕塑为荣,罗马人以绘画为荣,日尔曼人以音乐为荣,斯拉夫人则以他们的诗歌为荣。斯洛伐克文学史家巴·约·沙法希克(Pavel Josef Šafašík, 1795—1861)指出,斯拉夫人与希腊人、罗马人和日尔曼人一样,也是欧洲文化的共同创造者。

捷克民族复兴先驱们遗憾地看到,捷克古代文学中找不到俄罗斯人所拥有的英雄叙事诗及德国人拥有的古代英雄诗作,于是他们便力图伪造这类英雄史诗,以增强民族自尊心。1817和1818年出现了两部捷克古代文学文物赝品——《王室手稿》(*Hradecký rukopis*)和《绿山手稿》(*Zelenohorský rukopis*),它们是根据虚构的发现地命名的。这些伪造的古代文学作品包括描写捷克最古老时代的叙事诗和抒情诗。后来经过语言学家和历史文学家们的研究考证,被证明为赝品。而当时它们却对民族复兴时代的捷克文学家和诗人们产生了影响,其中包括捷克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新时代诗歌奠基人卡雷尔·希内克·马哈(Karel Hynek Mácha, 1810—1836)。

出生于布拉格小城区一个小面粉商家庭的马哈曾在查理大学学过哲学和法律,他最感兴趣的专业是哲学、历史和心理学。他博览群书,通过德语和波兰语的翻译作品熟悉了席勒、斯科特、拜伦及密茨凯维奇、斯洛瓦茨基的著作,对斯拉夫学的热忱使他掌握了波兰语,阅读了波兰浪漫主义作家的原著。在浪漫主义文学熏陶下,马哈热爱大自然,热爱山川、海洋,并对古堡遗迹和墓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捷克中北部的徒步旅行使他观赏了近百座城堡及寂静的大森林。尽管他毕业后很快在利托姆日采城的公证处找到了工作,以便能在经济上自立,与未婚妻结婚。但他从未放弃过他

所热爱的文学活动和旅行,他的足迹遍及南捷克地区、奥地利、意大利的北部和威尼斯,并一一记录了旅途中的感受。对春天、爱情和美丽的捷克自然风光的赞美使他最终构思创作了捷克 19 世纪诗歌的顶峰之作,抒情叙事故事诗《五月》(*Máj*)。

夜幕笼罩,五月初一,
五月之夜,爱情的时光。
斑鸠发出求爱的啼鸣,
在那芬芳的松林里。
青苔散发着爱的气息,
参天大树为爱而叹息,
夜莺对玫瑰唱着情歌,
玫瑰报之以醉人的芳香,
荆棘掩盖着明镜般的湖水,
暗处袭来神秘的哀伤。^①

这首诗的语言是那样优美,捷克人不分男女老幼,都会把前几句背诵得滚瓜烂熟。整部作品分成四部分。前奏曲是对令人陶醉的、富于乐感和色彩的五月大自然景色的描绘。在充满生命力的大自然中,爱被唤醒了。一位叫雅尔米拉的姑娘在湖边等待着自己的情人威廉的到来。可她美好的憧憬破灭了,传来了可怕的消息,她的心上人,让人畏惧的“森林之王”威廉明天就要死去,因为他杀死了奸污雅尔米拉的人,却没有想到,死者竟是他的亲生父亲希内克。噩耗使姑娘痛不欲生,她纵身跳入湖心。在前奏曲的结尾是带有讽刺意味的对爱情主题的重复:斑鸠发出了求爱的啼鸣“雅尔米拉! 雅尔米拉! 雅尔米拉!”第二段是间奏曲,表现的是威廉被处死之前夜的反思。富有寓意的是,星空中的流星一闪即逝,

① 译自《19—20 世纪捷克文学选集》,捷克布拉格国家师范出版社,1980 年。

牢房里的死囚浮想联翩,他追忆起了自己的童年,是父亲把他逐出家门,使他被逼无奈走上了黑道;又是父亲,侮辱了自己的情人。如今,为了寻求公正,儿子却要被送上断头台。屈辱与抗争伴随着他,威廉不相信永生,认为死亡只是灵魂之梦。大自然与众神灵在等待着这位不幸者亡魂的到来。第三段也是间奏曲,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风景如画、色彩斑斓的五月的湖边。诗人非凡的绘画天才在此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多么鲜明的对比色啊,生气勃勃的大自然和就要与这美好的一切告别的死刑犯,他的辞世使全诗达到了高潮。迈着沉重步伐的威廉被押赴刑场,“森林之王”环顾四方,再一次饱览五月的大好美景。他向远去的白云呼唤:啊,白云,请您用宽阔的臂膀拥抱可爱的大地母亲,她是我的摇篮,她是我的坟墓。手起刀落,头颅在地上滚动,鲜血洒在大地上。一轮明月在夜空升起,月光给威廉灰色的面颊抹上了一层白银。穿着白色衣衫的森林之王的伙伴们默默地坐在老橡树下,威廉之死使他们悲恸不已,他们失去了自己的领袖。第四段为终曲。多少年过去了,诗人来到当年处死威廉的刑场。又是五月的黄昏,爱情的时光,诗人坐在高悬森林之王骷髅的断头台旁,他脸上的热泪已经凝固,好似湖水波光粼粼,他忧郁地缅怀自己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岁月:我的青年时代,就是这首诗——五月! 五月的黄昏好像依偎在荒芜悬崖的怀抱里,它的脸上露出淡淡的微笑,心头却充满深深的忧伤。夜幕笼罩,五月初一,五月之夜,爱情的时光,斑鸠发出求爱的啼鸣:“希内克! —— 威廉! —— 雅尔米拉!” 威廉和雅尔米拉的爱情悲剧故事表现了诗人对生活的感受,五月是迷人的,大自然是美好的,而现实却是残酷的。马哈是集音乐与绘画艺术为一体,并成功地运用于摩登诗歌语言的唯一诗人。他创作的《五月》所引起的争议、赞美和研究整整持续了一个世纪。今天,人们仍忘不了这位伟大的诗人。曾给了诗人灵感的那片湖水就在布拉格北部的贝茨杰茨古堡附近,捷克人称它为“马哈湖”,现已成为著名风景区。马哈手持鲜花的铜像如今屹立在布拉格城堡附近佩特日尼山上的林间

小路旁。

捷克当代诗人、1984 年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 (Jaroslav Seifert, 1901—1986) 在缅怀自己这位前辈爱情诗人时写出了一段精彩的散文：

“我踏着雪花，来到马哈的铜像前，他手中的花束变成了白玫瑰。那并非真实的花束是为了他那未实现的婚姻。这花他本该在教堂里献给他的新娘罗丽，可是在婚礼的前一天，人们在突然病逝的诗人墓前见到了这白花。（26 岁的马哈在婚礼前死于伤寒病。）多少次人们否认，甚至拒绝接受这座塑像，可有人说，伏尔塔瓦河水流淌着斯美塔纳想要的 F 大调交响曲，为什么我们不能容忍雕塑家米斯贝克想要的带着亲切面容的马哈塑像呢？马哈属于那些热恋中的情侣们，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每当四、五月份茉莉花飘香时节，恋人们总是在这里寻找长椅，等待夜幕的降临。他们拥抱着，据说是在夜莺的歌声伴随下亲吻。”^①塞弗尔特接着写道：

“我没有听到过夜莺的叫声，却在这里吟出了自己的第一首诗歌。如今的时代不同了，爱情也不那么脆弱了。可我要说，我们那个时代的爱情还是显得更有诗意一些。我也曾在此见过寒冬中往手指哈着气的青年男女，是啊，怎么能不摘手套拥抱接吻呢？”

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第一任总统托·加·马萨里克 (Tomáš Garrigue Masaryk, 1850—1937) 在《小民族的问题》一文中谈论历史教训时指出：开创文学革命的人是马哈，他的意义在于他带来了不同于科拉尔的新世界，科拉尔倡导斯拉夫主义，而处于同时代的马哈却关注到了道德哲学领域的问题，他的《五月》中的年轻主人公威廉是个文学中的反潮流者，他提到了身后的问题，这不仅仅是民族复兴的问题。马哈的诗友爱尔本也曾是个带有悲观情绪的诗人，但是他与马哈不同的是，他试图通过为民族文化服务的事业，寻找战胜孤独与虚无的道路。这一观念使他转向了民间诗人切拉科夫

① 凡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由作者译自原文，尚未发表。余同。

斯基。卡雷尔·雅罗米尔·爱尔本 (Karel Jaromil Erben, 1811—1870) 出生于捷克北部的米莱金, 在布拉格读完了法律专业。在大学期间, 他曾经为捷克历史学家、奥地利斯拉夫主义拥护者弗朗基谢克·帕拉茨基 (František Palacký, 1798—1876) 抄写过档案, 毕业后在布拉格档案馆工作。他甚至比切拉科夫斯基更喜欢搜集民间诗歌。但是他不同意对民歌进行模仿改造, 变为所谓的“回声” (Ohlas)。他认为作为诗人应以他本人独特的艺术手法去创作民间诗歌。他为搜集整理捷克民族诗歌谣曲花费了几十年工夫, 而他自己创作的唯一诗集是《花束集》 (Kitice 1853), 这本民间故事诗集成了捷克文学宝库中最著名、最受欢迎的读物。

所谓的民间故事诗 “Balada” 一词源于法语, 综观捷克的民间故事诗, 可发现几个特点: 1. 有一定的叙事情节 2. 铺陈演示了某种命运 3. 核心都有其转折点 4. 一般为悲剧性的结尾。爱尔本认为, 人世间一切都由不可改变的法则支配着, 只要越出了超自然力量给人们规定的界限, 就会受到惩罚, 人们之间的自然关系就会受到破坏 (如忘记关照孩子、贪财谋杀、不孝顺父母等等)。然而他又相信, 爱与宽恕的法则高于罪与罚的世界。《花束集》包括“宝库”、“新郎衫”、“午间女妖”、“水妖”、“金纺车”、“圣诞节”等十一首故事诗, 其中艺术价值最高的可算是《午间女妖》 (Polednice) 了, 这首故事诗大意如下:

长凳边依偎着孩子, 扯着嗓子哭叫。“别吵啦, 你这茨冈小儿! 天将正午, 爸爸要下工了, 你吵得午饭也煮不熟啦, 我的小祖宗。别出声! 快看这小鸭和小车, 拿去玩儿, 还有小公鸡!” 啪嗒! 玩具丢到了墙角, 哭声又起。“哭吧, 小冤家, 我去叫午妖婆来, 快来呀, 午妖婆, 把这听话的小子带走吧!”——突然, 脚步声在屋外响起, 有人悄悄推开了门, 瘦小的身材黑黝黝的脸, 拄着拐杖包着头, 肢体弯曲, 嗓音喧嚣“给我孩子!” “天哪! 饶恕我的罪孽吧!” 女人差点晕过去, 午间女妖真的来了。那身影慢慢贴近桌子, 妈妈把孩子紧搂在膝上, 吓得喘不过气来, 眼睛盯住这不速之客, 我可怜的

小宝贝儿呀！午妖越走越近，朝孩子伸出了手。妈妈紧缩着臂膀哀叫道，“上帝行行好吧！”顷刻便失去了知觉。午间的钟声响起来，一，二，三——门把响着，大门敞开，爸爸走了进来。女人躺倒在地，怀里紧抱着小宝贝。爸爸好不容易弄醒了她，那可怜的孩子，却因窒息而亡。

这首诗情节简单，文笔精炼，寥寥数语就展示出了故事的画面，故事就发生在教堂鸣钟的一瞬间。诗中戏剧性的对白占有特殊的地位。另一首名为“水妖”（*Vodník*）的故事诗则展示了人与诱人而可怕的自然力的关系。大略情节是：

黄昏的湖边杨树下坐着水妖，他在用月光线缝制第二天结婚用的鞋子。清晨，一个姑娘告别母亲，想到湖边去洗衣服。妈妈不让她去，说是夜里做了可怕的梦，虽然她已为女儿准备了镶有珍珠的白色衣裙，却认为星期五是不吉利的日子。可女儿不听话，好似有什么在吸引着她来到湖边。她刚把衣服浸在水中，小桥就断裂了。她一下子沉到了湖底。这真乐坏了绿色的水妖，他的王国里藏有无数珍宝，他却感到无限寂寞。不久，姑娘为他生养了孩子。但是她非常想念家乡。她对着孩子唱着自己的心声：她宁肯死去，埋葬在教堂后的墓地，为的是离自己的妈妈更近些。她抱怨着自己嫁错了人。于是，她乞求水妖放她回家看望妈妈。水妖同意了她的请求，条件是，不要和妈妈过于亲热，要尽快返回湖中。姑娘一到家就投入了母亲的怀抱，妈妈再也不肯放她回去。夜里水妖三次来敲她们的门。最后一次说，孩子在哭，需要妈妈回去喂奶，而母亲仍不放女儿走，让她把孙子抱回家。湖里的孩子放声大哭，那哭声使女儿心神不安。天蒙蒙亮，门前血迹斑斑。母亲打开大门，两样东西呈现在她眼前，那是孩子的头和身躯。^①

“金纺车”（*Zlatý kolovrat*）同样是个残酷的罪与罚的故事。森林边的田野上出现了一位骑黑骏马的绅士，蹄声清脆来到了一座

① 摘译自捷克初级中学《文学读本》（*Literární výchova 5*），师范出版社，1980年。

农舍前。绅士嘭嘭地敲着门说：“喂，开开门，我迷了路，给我点儿水喝。”一位少女走出来，人面桃花，倾国倾城。她端来了甘甜的井水，然后羞答答地坐到梭子边，埋头纺麻线。那绅士忘记了口渴，被姑娘的美貌惊呆了：“你若是单身，一定要嫁给我。”说着，他搂住了姑娘的腰。“别，先生，这事情我自己定不了，要等明日后娘和她的亲闺女从城里归来再作决定。”第二天，绅士又来敲门：“开开门，让我见见心上人。”房里走出了老太婆，浑身仅有皮和骨：“贵客给我们带什么来了？”“我给你家带来了变迁，我要娶你那养女为妻。”“你是谁，什么风把你吹到我们这儿来？”“我是国王，一国之主，我给你金银，只为换你那美丽的纺织女。”老太婆说：“我有个主意，把养女换成我的亲闺女，她俩长得一模一样，不差分毫。”国王不悦：“这主意不好，明天天亮，你一定要把养女送到城堡里来！”次日凌晨，老太婆唤醒养女说：“快起床吧，国王在等着你，你的眼光那么高，却没把我们放在眼里，等你到了岔路上，可别把我们忘了！”后娘拿出杀蛇的尖刀，剜出了养女的眼睛。她女儿抓起砍野兽的斧头，剁下了妹妹的四肢。还问道，把这肢体放到哪儿？老太婆说，别留在尸体边，以防有人修复它。国王没识破这场骗局，婚礼如期举行。婚后第八天，国王率兵出征，临走时对新娘说：“我若生还，我们的爱情之花将怒放，为了证实你的忠诚，在家好好纺线等着我。”与此同时，森林里那姑娘的尸身旁，走来了一位白胡子过膝的老者。他把那身躯背回了山洞，对他的马车夫小伙子说，去把那台金纺车搬来，拿到城堡去卖，不为卖钱，只换两条人腿。于是，小伙子去了城堡，皇后非常喜欢金子做成的纺车，虽然觉得这桩买卖有点奇怪，但还是以抛在仓房里的妹妹的腿换回了纺车。随后，那车夫又用金梭子和线轴换回了养女的手臂和眼睛。长胡子老神仙终于救活了被残害的姑娘。三周过去了，国王凯旋，问皇后是否纺了线。皇后忙搬出了金纺车，开始纺线，可纺车中却传出了悲哀之曲，诉说了母女俩的恶行。国王听懂了。他跳上黑骏马，奔向森林。他呼唤着：“你在哪里呀？我可爱的姑娘多妮奇卡！”终于，婚

礼再次隆重举行。花朵般的贞女与众人欢庆了整整三个星期。而那对狠心的母女呢？四只狼叼着她们那没有眼睛和四肢的躯体，奔跑在密林深处。那金纺车呢？人们再也没有见过它。^①

爱尔本在民间诗歌故事中寻找属于捷克民族特有的人物性格和人民的智慧经验。有人说，捷克民族复兴时代的文学不能与英法国家同时代文学相比，是因为捷克有自己独特的国情和历史发展背景。而爱尔本的文学创作不仅是对整个捷克民族文化复兴运动的总结，而且把它推向了高潮。

2. 民族复兴时代的小说家与文学评论家

1848年捷克民族复兴运动整个过程都围绕着一个尖锐问题，即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捷克民族与德国人的矛盾。捷克及各斯拉夫民族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法国和意大利民主革命的影响下，要求在奥地利帝国统治下的斯拉夫人也应获得平等权利，包括在语言文化领域推行斯拉夫主义。几乎所有著名的捷克作家都加入了由斯洛伐克作家路·司徒尔倡议召开的斯拉夫人会议，他们还创办了自己的刊物，1850年后出现了捷克文学著作出版热潮。

鲍日娜·聂姆佐娃(Božena Němcová, 1820—1862)是捷克19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的著名女作家。她出生于维也纳，是一个捷克女仆与一个奥地利贵族的财政家的私生女，有关她的身世在捷克文学界有许多争议。她的小名叫芭蓉卡。后来父母带着她和兄弟几人迁到捷克乡村她的外婆家居住，外婆是个普通的捷克农村妇女，学过德语，能看捷克文书籍。聂姆佐娃在外婆家只上过小学，17岁就嫁给了比她大15岁的捷克普通职员聂姆茨。她生了四个

① 摘译自捷克初级中学《文学读本》(*Literární výchova 7*)，捷克国家师范出版社，1980年。

孩子。由于丈夫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得不到上司赏识,他们经常要调换工作地点,且收入微薄。

在布拉格居住期间,聂姆佐娃结交了先进的爱国团体,她把自己所熟悉的农村的贫富差别等状况写成文章,投寄给她亲密的朋友,政治作家和编辑卡雷尔·哈夫利切克·博罗夫斯基(Karel Havlíček Borovský, 1821—1856)发表。后来,聂姆佐娃的丈夫被迫提前退休,家庭生活贫困交加,她又失去了儿子,自己的健康每况愈下,为生活所迫,她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生涯。聂姆佐娃的小说作品对捷克文学来说是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过渡。

在爱尔本和哈夫利切克等人的激励下,她创作了《民间故事与传说》(*Národní báchorky a pověsti* 1845—1847)及众多农村题材的小说。如《野姑娘芭拉》(*Divá Bára*, 1856)、《山村》(*Pohorská vesnice*, 1856)、《庄园内外》(*V zámku a v podzámci*, 1856)和《好人》(*Dobrý člověk*, 1858)等。如同诗人马哈的《五月》一样,聂姆佐娃的小说《外祖母》(*Babička*, 1855)一经发表便受到了空前的欢迎。从1855年第一次发表至今,再版了350次以上,成为捷克乃至世界文学名著之一。

小说中的主人公外祖母是个典型的捷克农村妇女。在她的身上,体现了捷克妇女,或者说是捷克民族的性格。外祖母虽未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但却从民族整体之中获得了自己的个性特征。小说没有整体一致的情节,正如副标题所说,是“农村生活画卷”。

小说第一部分讲述了外婆来到女儿家所在的捷克乡村“老漂白作坊”。她受到了四个外孙和外孙女芭蓉卡、阿戴尔卡、杨和威廉的热烈欢迎。外婆勤奋操持家务,热爱劳动,热爱大自然和周围的人们。她还承担了对孩子们的教育。她以自己对祖国、家乡和捷克人民的感情,以自己的智慧、自尊和对他人的关心,赢得了全村乃至贵族庄园的上层阶级的敬重,成为人们的楷模。第二部分讲述了农村一年四季的民俗节气、节日和农事活动,如冬季妇女制作毛线,织布,在壁炉前讲述童话,过圣尼古拉节和圣诞节的庆典

习俗。春天来临时,孩子们淹死稻草人马仁娜,给严冬和死亡送终。夏季有隆重的圣体节、圣约翰之夜、庙会、收获节日和婚礼等。这一切都通过外婆对邻里事务的关心与参与来展现。外婆处理人际关系明智、公正,特别是她为人不卑不亢的性格,赢得了庄园城堡里的公爵夫人及其养女荷尔丹斯叶小姐的好感,她两次被邀请前去庄园做客。外婆年轻时还曾与奥地利帝国的约瑟夫二世皇帝见过面,聊过天。她利用自己的影响助人为乐,帮助孩子多的困难户找到工作。由于她的阻拦,姑娘克里斯特拉的心上人雅古普没有被拉去当兵,从而挫败了写字先生对这姑娘不怀好意的企图。外婆还帮助公爵夫人的养女,因暗恋自己的画家老师而痛不欲生的荷尔丹斯叶小姐获得了母亲的允婚。在小说中描写的众多可爱的人物和故事之中贯穿着村姑维克多尔卡的爱情悲剧主题。农家女维克多尔卡是老漂白作坊远近闻名的美女,小伙子们做梦都想娶她为妻。一天,一支军队来到村里住下,一个大兵看上了她,日夜站立在她的窗外,让她坐卧不安。她想嫁人,以便逃避那双炽热的眼睛,但却已身不由己地爱上了他。终于,在大自然的帷幕下,他们幸福地结合了。不久,大兵来不及向恋人告别就随队伍开拔了。悲伤的姑娘不顾世俗去追赶寻觅情人,从此杳无音信,她从村里消失了。几个月后,当人们在村子附近的森林里见到她时,她已怀有身孕并精神错乱,后来她生下的孩子也死了。父亲在生命垂危之际希望再见女儿一面,她来了,父亲合上了双眼。她不顾乡亲们的挽留默默离开了村子,在一个风雨雷电交加之夜,在林中留下对情人和孩子的一片痴情,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这个在捷克家喻户晓的故事给予捷克当代著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塞弗尔特以灵感,他后来还写过一首名为《维克多尔卡之歌》(*Piseň o Viktorce*)的著名诗篇。对外祖母的人生哲学和对这个智慧老人的赞许是在小说的最后一幕,当为外婆送葬的钟声响起时,公爵夫人站在窗前,望着长长的抬着棺材的队伍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多么幸福的女人啊!”

1848 年的民族复兴,使捷克人在经历了 17 世纪三十年战争丧失了国家独立后又重返欧洲政治舞台。斯拉夫民族的知识分子认为,生活在奥国的斯拉夫人要求合法平等地位的时刻来临了。文学家们集体参加斯拉夫人大会,意味着捷克的斯拉夫主义已离开了纯粹的语言文学领域,而成为斯拉夫政治运动,虽之而来的是报刊出版业的繁荣发展。在捷克文学史上被称为现代新闻业奠基人的是讽刺诗人作家,《民族报》(*Národní noviny*) 创刊人,捷克历史上第一位地下刊物发行者,新闻家卡·哈夫利切克·博罗夫斯基。

博罗夫斯基出生于商人之家,在德国上高中时就开始写诗,后来受著名斯拉夫主义作家科拉尔的影响,开始学习各种斯拉夫民族语言。他曾在俄国谋到了家教的职位,在那里他出版了游记散文,而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以自己在俄国的亲身经历,抛弃了“首先做斯拉夫人,再做捷克人”的理想。他开始注视自己作为一名捷克人——一个在奥国帝国统治下的斯拉夫人的地位。他深受俄国伟大文学家果戈理作品的激励,开始从事讽刺文学的创作,写出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讽刺诗歌和散文作品。其中较为有名的是根据爱尔兰童话“长驴耳朵的国王”改编的反对集权政治的现实主义讽刺叙事诗《国王拉伏腊》(*Král Lávrá*, 1854—1870)。

诗的情节很简单,说的是爱尔兰国王拉伏腊,他本人并不坏,但是有个缺点——他一年才理发剃须一次,而给理发师的回报却是刽子手和上吊绳。这一来理发师越来越少了,他们难以反抗。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已习惯了绞架。这一次轮到了年轻的理发师库库林的头上。在他上绞架前,他那勇敢的寡妇妈妈跪倒在国王面前哭骂。国王丢了面子,并且也感到惋惜,于是要求库库林发誓不说出他在国王头发下看到的东西。这样,年轻人成了宫廷理发师。这小伙子得知的宫廷秘密使他倍感压抑。一位隐士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他对着柳树去叙说自己的烦恼,这才减轻了他的内心痛苦。因而,捷克语中的“柳树”包含“倾听者”的意思。然而,命运是逃脱不掉的。柳树边来了群乐手,一位乐师的大提琴琴弦丢了,

他从新柳枝上截了一枝作琴弦,结果他奏出的曲调盖过了所有乐手,那曲子唱着:“国王拉伏腊长着驴耳朵,他是大耳汉!”于是秘密传开了。但什么事也没发生。人们喜欢好的统治者,他们觉得长耳朵没什么不好,配着皇冠更好看,一切他们都会习惯的。由于这首讽刺诗,哈夫利切克成为不受当局欢迎的新闻记者,他们明白这里的潜台词“世上有多少这样的国王?他们会不会去追捕那把他们的长耳朵的秘密公之于众的人呢?”的真正含义。作者根据他自身的体验在最后给了读者这样的忠告:如果你的舌根痒痒,就对着柳树小声去诉说吧。

他的另一首长篇著名讽刺诗是根据俄国历史传说改编的《圣伏拉基米尔的洗礼》(*Křest svatého Vladimíra*, 1852—1855)。哈夫利切克是社会现实喜剧大师,熟悉人民的语言词汇,曾翻译过不少俄国、波兰、法国、德国的文学作品,也是位出色的文学评论家。他创办的周刊《斯拉夫人》(*Slován*, 1850—1851)只出版了一年就被禁,后来,他受到了巴赫政权当局的软禁,直到患了严重的肺结核,于1856年7月29日去世。8月1日那天他的葬礼变成了声势浩大的反抗当局的示威游行。送葬队伍中包括他的友人,著名女作家鲍·聂姆佐娃等人。

1848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后,奥地利建立起了专制制度,政府用暴力扼杀了民族运动,许多捷克政治民族活动家和作家被监禁流放,如民族剧院创立者,剧作家约瑟夫·卡耶丹·狄尔(Josef Kajetán Tyl, 1808—1856)等人,捷克的政治新闻事业也衰落了。约·卡·狄尔是捷克第一位把戏剧演出与政治结合在一起的作家,他与自己的同时代诗人马哈所不同的是,他认为,捷克艺术家的使命是要为自己的民族与政治理想服务。狄尔中学时代的老师是著名语言学家容格曼及捷克戏剧家瓦·克·克利茨佩拉(Václav Klicpera, 1792—1895),他的学生中许多人后来成为捷克文化名人,其中包括狄尔、哈莱克、聂鲁达及弗里奇等。狄尔在青年时代还曾在伟大诗人科拉尔的影响下写过诗歌,他也在流动剧团里

演过戏并当过下层军官。他的著名滑稽剧《费德罗契卡》(*Fidlovačka aneb žádný hněv a žádná rvačka*, 1834)以引人入胜的剧情向人民进行政治道德、爱国主义教育,这部批判在当时日尔曼化的布拉格城市中,因为自己属于捷克籍而感到羞耻的市侩阶层的戏于 1834 年冬上演。剧中的主人翁有布拉格皮鞋匠罗乌基尔和他的儿子,磨房帮工叶尼克,还有属于富裕阶层的油脂作坊女老板玛斯基尔科娃以及她的侄女莉杜卡。女老板竭力往富裕的德意志资产阶级群里靠拢,而阻挠侄女嫁给“粗野的捷克人的儿子”叶尼克。剧中的著名插曲《我的故乡在哪里》(*Kde domov můj*)感动了无数热爱自己家乡和民族的观众,歌中唱道:

我的故乡在哪里,在哪里?
河水潺潺流遍原野,
松涛阵阵响彻山林,
田园苗圃春花怒放,
人间天堂尽收眼底;
这就是那美丽的地方,
捷克大地,我的故乡,
捷克大地,我的故乡。

1918 年,当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诞生时,这首由弗·什克罗乌普谱曲、盲人歌手马列什演唱的民族歌曲被定为国歌,至今它仍是捷克人们最喜爱的国歌旋律。在捷克艺术影片《非凡的艾玛》(*Božská Ema*)中,就表现了捷克二战前后最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艾玛·德斯丁诺娃与广大爱国者演唱这首名曲的壮观场面。

狄尔最著名的童话剧是《吹风笛手》(或译为《斯特拉科尼采风笛手》, *Strakonický dudák*, 1847)剧情是:捷克小伙子什万达喜欢姑娘多罗特卡,姑娘也爱他,但她的父亲不愿意把女儿嫁给穷得连面包都吃不起的风笛手。于是什万达去闯天下了。在森林边他梦

见了他的妈妈仙女罗莎瓦,她热烈地盼望着她的仙女伙伴们能助自己的儿子一臂之力。于是,什万达的风笛获得了魔力,小伙子的成功超越了国境,他要取悦于邻国的一位公主珠琳卡,他的助手沃茨尔卡为了自己得好处而拚命讨好什万达,正是他差点把小伙子的前途断送了。两个月过去了,什万达仍未回家。他的心上人多罗特卡姑娘带上老提琴手卡拉夫纳去寻找他,他们的足迹紧随仙女罗莎瓦的魔力指引,当他们找到什万达时,他已身无分文,虽然他曾挣得过足够的钱财,但是钱都花在路上。当什万达来到公主珠琳卡的城堡演奏时,公主兴奋不已,要嫁给这个天才的小伙子。父王对女儿唯命是从,但由于助手沃茨尔卡的帮倒忙,小伙子差点陷入金笼子。此刻,勇敢的多罗特卡和老琴师来到城堡,遭到卫兵的拦截,什万达也没有前来帮忙。后来,在公主的未婚夫阿拉米尔的策划下,什万达终陷牢狱。然而,爱的力量能粉碎地狱的煎熬,罗莎瓦仙女出现在儿子面前,救他出了苦海,与此同时她自己却变为妖女。好心的琴师卡拉夫纳重归故里,他的老婆对他不屑一顾,当他袋里的金钱丁当作响时,他与全家又欢聚一堂了。而什万达却受到冷遇,他的姑娘道:你还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我马上死去,你也会无动于衷的。当小伙子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的解释和对姑娘规劝都无效后就报复说:“我还巴不得去别处放纵一下呢……”于是,不幸的母亲又苦苦哀求纯洁而骄傲的姑娘,告诉她什万达已大祸临头,半夜里,众女妖将以上帝的名义处置他。姑娘终于挺身而出,把风笛手从死亡的车轮下拉了回来。与此同时,贪婪的助手沃茨尔卡却趁机盗走了已失去魔力的风笛。什万达、多罗特卡和罗莎瓦紧紧拥抱在一起,他们的亲情感动了仙女皇后,她解除了对罗莎瓦施加的魔法。

3. 民族复兴时代的年轻作家及《五月》丛刊

1859年,奥地利在同意大利的战争中受到挫败,这一局面迫使

哈布斯堡王朝向国内资产阶级作出政治让步。曾坚持民族复兴进步思想的捷克青年一代诗人维杰斯拉夫·哈莱克(Vítězslav Halek, 1835—1874), 他的好友杨·聂鲁达(Jan Neruda, 1834—1891)及其女友、小说家卡罗林娜·斯维雅特拉(Karolina Světlá, 1830—1899)、音乐家贝特日赫·斯美塔纳(Bedřich Smetana, 1824—1884)在老一辈著名作家爱尔本、萨宾纳、聂姆佐娃等人的影响下, 于 1858 年创办了《五月》(*almanách Máj*)文艺丛刊。“五月”这一名称是为了纪念诗人马哈在《五月》诗歌里所表现出的社会叛逆精神。这些曾经是民族复兴运动的同情者和参与者的年轻诗人、文学戏剧家们构成了“五月”文学流派, 他们与前辈们的不同之处是推崇世界主义, 即不仅仅限于重复传统, 固守本民族的民间文学模式。当然, 他们也非常尊重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 但他们要求更广泛地了解欧洲文化, 希望将捷克文学提高到世界水平。他们中的核心人物之一就是诗人、小说家、新闻记者、杂文作家及文艺批评家杨·聂鲁达。

杨·聂鲁达出生于布拉格小城区一个退伍军人家庭。童年是在如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马刺街度过的。小城区的居民大部分是从捷克乡村迁来的中下层买卖人或小店铺主, 由于与外界隔绝, 他们过着田园诗般的小市民生活。童年的生活给予聂鲁达不可磨灭的印象, 这一切都包括在他的由 13 篇故事组成的短篇小说集《小城故事》(*Povídky Malostranské*, 1878)之中。聂鲁达在小城区一直生活到 1870 年, 是这些故事的见证人。他以独特的布拉格小城区地方色彩, 形象地描绘了小市民阶层人物, 反映了作者力图把捷克人从小市民偏见中解放出来的民主主义思想。他笔下的人物颇有些像鲁迅文学作品中的人物, 这本书被列入捷克 19 世纪小说创作之冠, 被译成了多种外国语言发表。

其中第一篇《寂静住宅里的一星期》(*Týden v tichém domě*)是中篇小说, 讲述的是房东埃勃尔一家尽显贵族气派, 但是却在邻人面前掩饰着他们以缝补为生的真实情况。他们千方百计地要把女

儿嫁给有钱人,却枉费了心机。他们对“朋友”来访的态度是只要大门一关,便极尽造谣诽谤之能事。而对于女佣人巴伏洛娃则是居高临下,在给女主人送葬时,房东太太不仅侵占了本该属于老太太的座位,还尖刻地说:“我总归还是个上层市民吧?!”为了向上层社会靠拢,他们甚至鄙视自己的母语。局长先生召集机关职员训话时说:“你们写的公文给我们局在上级机关面前带来了坏名声,你们根本没掌握德文,我以本局名义禁止任何人在局里讲捷克话,奉劝各位努力提高文采,没有文采是无法指望提升的。”于是,全机关出现了无比紧张的活动,人人都千方百计给自己找一份德语材料,谁家里藏有一份《波希米亚》旧杂志,就会受到另眼看待,人们不再用捷克话交谈,除非两人有深交。一位捷克职员对同事说,“我女儿走在街上无论如何不肯讲捷克话。我有时疏忽,在街上对她讲了个把捷克字眼,她马上红了脸对我说:“瞧你,爸爸,你真是一点也不注意!”

在《三枝百合花》(*U tři lilií*)里,作者以第一人称描写了他在酒馆里遇到一个妙龄少女,她一场接一场地跳着舞,有着苗条的、丰满的、可“点燃你欲望之火的线条”,美丽的眼睛神秘莫测。而当她得知她的妈妈“偏偏在这个时候死了”时,仅仅回家呆了15分钟,就回来邀作者接着跳舞。聂鲁达写道:“我们的头顶上雷声滚滚,我们周围的人就像从墓穴里爬出来在咆哮……,我感到了她那柔软的身子、灼热的呼吸,我真想把她身上的罪恶灵魂吸食干净。”

《害人郎中》的故事讲述一位医术高明、性格古怪的医生阻止了给一位假死的董事先生下葬,从而挽救了他的性命,由此却暴露了他周围的芸芸众生,包括他夫人在内的伪善的真面目。

《水鬼》(*Hastrman*)的故事把人们引入情感世界。退休老头里巴日先生有一个有意思的名字(捷克文为 *Rybář*,意思是“渔夫”)。他常穿一身绿色的燕尾服,一遇到外国人从小城区去布拉格城堡眺望台浏览美丽风光时,总是站在旁边,吹一声口哨说:“海呀,我们怎么没住在海边呢?”因此被小城区的人誉为“水鬼”。他

自认为很富有。当外国人在圣瓦茨拉夫教堂里对镶嵌在墙壁上的捷克宝石赞叹不已时,他总是忍不住在一边儿说:“我是这么看的,在我们捷克这地方,牧羊人常常用宝石砍羊群,而那石头的价格比整整一群羊都要贵!”而实际上他一生收藏的宝石不过是些一文不值的“彩色石头”。当他最终得知真相后,忽然觉得自己分文不值,痛苦地把宝石抛出窗外。早知真情的晚辈、善良的沙依沃尔先生却平静地说:“这些石头对我们和您来说都是有价值的,谁能说您不是我们家的无价之宝呢?”老人的嘴哆嗦着,眼眶里有股难言的压迫感,他朝窗外望去,什么物体也看不清了,一切都闪烁着金刚砂般的光彩,那光芒朝窗前涌来,朝他的眼里涌来。海,海啊!小说的精彩结尾引起了读者的共鸣。

聂鲁达的诗歌被捷克著名文学评论家弗·克萨维尔·沙尔达(Šalda František Xaver, 1867—1937)称为“我们当代诗歌的支柱”。在他被誉为诗人之前,他的诗歌就广为流传了。他的第一部诗集是1858年出版的《墓地之花》(*Hřbitovní kvítí*)。在诗里,一位衰老的妓女在坟墓前哭诉着自己死去的孩子。表现了伴随人们一生、直至坟墓的社会差别。诗人清醒地认识到,是什么毁灭了生活,把世界变为坟墓。聂鲁达诗歌创作的第二时期是从1878年发表的诗集《宇宙之歌》(*Písň kosmické*)开始的。与前一阶段诗歌中表现社会阴暗面不同,这一集诗歌展示了符合当代人经历的生活以及世界的光明前景。这些作品把宇宙的高尚主题从神话、对上帝的信奉中引导到现代科学领域。在对当代科学成果的沉思中有怀疑,也有对人类未来的美好信念。《宇宙之歌》开创了作者的创作成熟之路。1883年他又发表了《民间故事诗与浪漫曲》(*Balady a romance*)和《平凡的主题》(*Prosté motivy*)。这是带有悲剧或喜剧性结尾的叙事诗。题材是以民间艺术形式表现的圣经故事、传说和历史逸事。诗人利用这些为人们熟知的传统题材,从生活普遍现象的各个方面深入到本质。在他的悲剧诗中没有悲惨的宿命论,悲剧常用喜剧形式表现,极具社会性。《平凡的主题》在一定程

度上为作者的“私人日记诗”。它按一年四季分为四部分,描写了无可挽回的人生之路。万物复苏的春光唤起了诗人的欢乐,他品尝了夏季的宁静,过渡到秋天的多愁善感和对青年时代、故友的凄凉回忆,最后是对逝去的人生的无望的怀念。在诗人去世后的1896年,他的未完成诗作《耶稣受难日/礼拜五之歌》(*Zpěvy páteční*)由捷克著名诗人伏尔赫利茨基整理出版。聂鲁达把复活节前的星期五这一基督教耶稣受难的象征用来比喻整个捷克民族。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就如同历史上白山战役后的捷克民族的遭遇,没有痛苦的受难日,便不可能迎来整个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复活。礼拜五过后就是复活日,诗人以此赋予了民族更美好的未来。与马哈相比,聂鲁达是乐观的,当马哈《五月》中的主人公临刑前仰望满天星辰时哀叹道:“啊,只有大地是我的家。”而聂鲁达却高歌道:“我们来了,大地母亲,但是对不起,对我们来说你太小了,世界是位于坟墓之上的。”聂鲁达的许多作品都属捷克19世纪文学的奠基之作,他还开创了杂文这种新的文学艺术形式。他的非韵文作品与他的记者生涯紧密相连,他还是捷克批判现实主义理论、文学批评和艺术的先驱,是捷克报刊写作之父,他的全部作品被誉为19世纪捷克文学艺术的百科全书。

聂鲁达终生的女友和恋人,同属“五月派”的作家卡罗琳娜·斯维雅特拉主要从事妇女题材的文学创作,在聂姆佐娃的影响下,她成为捷克小说、特别是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奠基人之一,因而奠定了她在捷克文学史中的重要位置。她的著名小说有《小黑彼得》(*Černý Petříček*, 1871)、《农村小说》(*Vesnický román*, 1867)及《溪边十字架》(*Kříž u potoka*, 1868)。后者虽为农村题材作品,但作者通过生动的心理刻画及曲折的情节,使民族复兴时代的文学作品同样达到了同时代西欧文学中那种引人入胜的效果。《溪边十字架》的故事从一个农村磨房主的去世开始。葬礼过后,磨房主的遗孀收养了孤女爱娃,并根据丈夫遗愿嫁给了他们的老雇工。爱娃是个文静孤独的女孩,喜欢独自坐在一座石碑前,久而久之她

得知这里曾发生过双重血案。一天晚上,养母给她讲述了波多茨基家族的往事。这个家族住在山庄里,长子爱上了磨房主之女。但小伙子被迫去服兵役,于是姑娘爱上了他的弟弟。哥哥复员回家得知真情,在痛苦绝望中自杀了。但家族的悲剧并未结束。这位名叫约莎的姑娘不得不嫁给了波多茨基家族中的弗朗基克。弗为了获得她的爱,竟用神药将她迷惑,使她怀孕生下了孩子,当她神智清醒后,拒不接受这孩子,诅咒了整个家族,自尽身亡。她被秘密葬在小溪旁,这就是溪边十字架的来历。爱娃为这一故事吸引,来到了波多茨基家族所在的庄园,并与这被诅咒的家族中的年轻一代三兄弟之中的什捷潘邂逅。为了逃脱婚姻厄运,三兄弟之中一人在他乡成亲,大哥阿姆布罗什立誓过独身生活。爱娃却接受了什捷潘的求婚。不仅是为了爱情,而且是要向命运挑战。婚后数月的幸福过后,什捷潘开始变了。他不喜欢老婆在精神道德方面都占上风,于是开始酗酒并和别的女人来往。大哥意识到了他们不幸的夫妻生活,逐渐地接近了爱娃和孩子。但是爱娃拒绝离婚再嫁,阿姆布罗什只得携带属于自己的一份家业离开了家。什捷潘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中打伤了妻子,逃到情人那里去了。爱娃跟踪而来,什捷潘躲在阁楼上听到了两个女人的谈话,终于醒悟并回到了妻子身边。眼看他有望被选为乡代表,富人们却阴谋害他。在关键时刻,返乡的大哥给他解了围,却又在混战中丧生,他以死拯救了爱娃的婚姻,阻止了家族婚姻厄运的重演。

捷克民族复兴运动的特色之一是涌现出了众多的女小说家。这与西欧国家同时代情况相似。19世纪下半叶除了聂姆佐娃、斯维雅特拉外,较有影响的女作家还有泰莱萨·诺瓦科娃(Tereza Nováková, 1853—1912)。她的母亲是德国人,父亲是捷克人,她的外语知识使她熟悉了欧洲文学传统,她也参加了布拉格的妇女解放运动。她的小说主要描写捷克东部地区人民的生活,例如《杨·依列克》(*Jan Jílek*, 1904),小说主人公摆脱了捷克兄弟会宗教传统和福音教派的宗教信仰而成长为社会主义者。以及《里布罗庄园》

(*Na librově gruntě*, 1907), 描写 1848 年的革命思想和行动是如何对捷克东部农民产生影响的。

4. 民族歌剧与历史戏剧

布拉格妇女解放运动先驱及女性报刊编辑、女诗人和作家埃丽什卡·克拉什诺霍尔斯卡(Eliška Krásnohorská, 1847—1926)曾为创办捷克乃至奥地利第一所女子高中捐款,她还为妇女能进入查理大学学习作出了贡献。她涉足文坛是以写脍炙人口的抒情诗为开端的,而真正使她成名的作品是她为捷克最伟大的民族音乐家贝德希赫·斯美塔纳(Bedřich Smetana, 1824—1884)的歌剧创作的剧本《吻》(*Hubička*, 1876)、《秘密》(*Tajemství*, 1879)和《鬼墙》(*Čertova stěna*)等。埃丽什卡的哥哥是斯美塔纳音乐学校的教师,他把妹妹引上了文学和音乐之路。她对斯美塔纳非常崇敬,两人合作创作了四部歌剧。《吻》是她建议根据斯维雅特拉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歌剧,斯美塔纳被这位年轻的剧作家优美的、富于乐感的诗句所打动,产生了灵感,并迅速谱了曲。

《吻》是捷克家喻户晓的农村题材歌剧,讲的是一对性情倔犟的年轻恋人鲁卡什与万杜尔卡的故事,被认为是反映了典型的捷克青年男女的个性。在民族复兴时代,捷克许多文学家都致力于乡土文学和农村小说的创作,以此来与城市里的某些日尔曼化倾向抗争。在这部戏里,主人公万杜尔卡的父亲对这对热恋着的男女说:“你们俩根本不般配!你们都很倔强,任何人也不能改变你们!”事实证明父亲言之有理。当小伙子鲁卡什想要吻万杜尔卡时,情人之间便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姑娘出于对鲁卡什已故前妻的尊重,坚持要在婚礼后正式成为鲁卡什妻子时才接受小伙子的亲吻。而火爆脾气的鲁卡什被激怒了,他说:“世上的姑娘多得很,她们的吻甜似蜜!”他开始嘲笑自己的恋人,并尽情表演,想让姑娘看看,他要实现亲吻的愿望是多么不费吹灰之力。受到羞辱和伤

害的万杜尔卡不想再成为那些幸灾乐祸的邻居们的笑料,于是就跑到自己的姑姑那里去了。姑姑马尔玳劝说姑娘,让她与鲁卡什和好。这话万杜尔卡不想听,可她想不到,小伙子已经后悔了。他把全村人都请来作见证人,看他怎样向姑娘道歉。万杜尔卡被鲁卡什对她的恭敬和深情深深感动,她用心声咏叹道:“那初恋的时刻啊,带着美好的情感又回到了我的身边!”由于这对情人都想向对方认错,又差点造成新的争吵。但结局是美满的,真挚的爱情胜利了,这可以从恋人们那热烈衷情的亲吻中得到证实。

捷克民族复兴高潮的标志是布拉格民族剧院的兴建。这座雄伟壮观的建筑物是世界上唯一完全靠人民自愿捐款而造成的。1848年之前,捷克爱国人士和渴望发扬民族精神的广大群众在捷克著名戏剧家约·卡·狄尔等人的努力倡导下,盼望拥有属于自己的剧院。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工作,1868年举行了布拉格民族剧院奠基典礼。剧院于1881年竣工,可惜不久又被大火焚毁。经再次进行全民募捐,终于在1883年,在伏尔塔瓦河畔落成了一座文艺复兴式的大剧院,舞台的幕帷上方铭刻着“民族,为自己”(Národ sobě)的标语。揭幕式上成功地演出了捷克著名音乐家斯美塔纳的歌剧《丽布舍》(*Libuše*)。民族剧院造就了一批捷克乃至全世界最著名的音乐家(斯美塔纳、德沃夏克、杨纳切克等)、文学戏剧家(萨宾纳、伏尔赫利茨基、克拉什诺霍尔斯卡等)及文学批评家(聂鲁达、哈莱克等)。民族剧院的建立迎来了捷克民族戏剧繁荣的黄金时代。

《被出卖的新嫁娘》(*Prodaná nevěsta*)是斯美塔纳与萨宾纳合作创作的著名歌剧。贝德希赫·斯美塔纳从小就表现出了非凡的音乐天才,7岁时便在他出生的城市利托米舍的高中进行独奏演出。高中毕业后,他来到布拉格潜心学习音乐。1856年他成为瑞典歌德堡爱乐交响乐团的经理,他先后在德国、荷兰等地深造,1862年回到祖国时,已成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具有全面艺术才能的钢琴家、指挥家和作曲家。他开办了音乐学校,指挥著名乐队,从

事音乐评论工作,并开始构思独具捷克民族特色的歌剧,以丰富捷克的音乐文化。当时捷克乐坛虽不乏艺术价值较高的作品,但大多为欧洲发达国家时代歌剧的翻版。创作之路是艰难的,他抛弃了瓦格纳式的所谓“先锋派”模式,受民族歌曲音乐的鼓舞,创作出了第一批捷克民族自己的歌剧。

斯美塔纳歌剧的词本合作者卡雷尔·萨宾纳(Karel Sabina, 1813—1872),是青年诗人社团《五月》丛刊的重要成员之一,也是新闻记者和小说家。他与聂鲁达、哈莱克等人共同为捷克民族文学与欧洲文化相结合做出了贡献。为了追求革命民主主义理想,萨宾纳曾被当局判处死刑。当歌剧《被出卖的新嫁娘》上演时,当局禁止在节目单上写上他的名字,可这丝毫未影响这部歌剧成为捷克音乐艺术史上不朽的杰作。这部歌剧表现的仍是民族复兴时代传统的农村婚姻故事:

有个名叫格鲁什纳的庄户人,因为庄稼歉收,需要一笔额外的支出。于是他向熟人米哈借了一大笔钱。由于他不想马上偿还这笔债务,就将自己的女儿马珊卡许诺给了米哈的儿子。许多年过去了,马珊卡长成了美丽聪明的大姑娘,由于对父亲的许诺一无所知,她爱上了一位在庄园做雇工的年轻人。据说这小伙子来自摩拉维亚高山地区,人们都管这个魁梧健壮、彬彬有礼又和蔼可亲的小伙子叫“山里人叶尼克”。这对年轻人之间很快就燃起了爱情的火花,他们盼望着能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热闹的庙会来到了,村民们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而马珊卡却六神无主,因为她从母亲那里得知,米哈和他的儿子将来参加庙会,而他的儿子将是自己的未婚夫。姑娘找到叶尼克倾诉自己的痛苦,同时考验他对爱情的忠诚。小伙子也陈述了自己的身世,原来他是不堪忍受后娘的刁难而离家出走的。这对恋人海誓山盟后又马上分开,为的是不让马珊卡父母看到他们在一起。马珊卡的父母与媒人来到庙会上,媒人向他们夸耀米哈的儿子如何漂亮、灵巧。格鲁什纳想起米哈有两个儿子,不知媒人说的是哪一个。媒人保证,决不是离家出走的“流

浪汉”大儿子,而是小儿子瓦谢克。而此刻,又笨又傻的瓦谢克在酒馆里被聪明的马珊卡吓唬得答应放弃婚约。媒人也找到了叶尼克,劝他放弃马珊卡,并许诺给他 300 金币的赔偿费。当叶尼克听说,马珊卡只能嫁给米哈的儿子,以抵消两家的债务时,小伙子带着狡黠的目光在让出新娘的协议书上签了字。马珊卡听说后,伤心地痛骂叶尼克竟将她卖了 300 块钱。小伙子却深情地对她说,米哈的儿子是爱你的,你将得到幸福。这时,米哈两口子来了,他们看到了非常熟悉却又不想相见的大儿子叶尼克。原来后娘把叶尼克逐出家门,为的是让小儿子瓦谢克成为家产的唯一继承人。由于婚约上并未写明马珊卡将嫁给米哈的哪一个儿子,姑娘当然选择了叶尼克。这样一来,叶尼克幸福地娶了心上人。按照婚约,格鲁什纳家的欠款也一笔勾销了。这时,披着熊皮、跟着马戏团演小丑的傻乎乎的瓦谢克引起了孩子们的哄笑。看着他那幼稚可笑和不争气的样子,米哈老头终于同意立即为大儿子叶尼克举办婚事。

由斯美塔纳和捷克著名剧作家卡雷尔·萨宾纳根据捷克民族复兴时代的另一著名剧作家狄尔的同名历史小说改编的歌剧《捷克国土上的布兰尼博尔人》(*Braniboři v Čechách*),是捷克民族剧院的传统历史题材剧目。它也是斯美塔纳创作的第一部歌剧,于 1866 年在捷克公演。它那富于戏剧色彩的音乐至今仍为捷克人津津乐道。这部著名历史剧讲述了 13 世纪捷克国土上发生的一段往事。当时,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布兰尼博尔人在捷克国土上的虐行和捷克人的爱国热情在捷克历史中写下了悲喜交集的一页。捷克历史上 1278 至 1281 年间是多灾多难的年代。捷克公国最强有力的统治者普舍米斯尔·奥塔卡(Přemysl Otakar,于 1253 至 1278 年执政,他兼并了奥地利等国,被德意志人称为鄂图凯二世,他使王国的主权一直延伸到亚德里亚海岸。)在战斗中阵亡。而他唯一的儿子瓦茨拉夫三世当时只有 7 岁。于是,国王的侄子,瓦茨拉夫的叔叔,布兰尼博尔王室的代表奥塔·德

罗希根据当时罗马帝国皇帝的旨意,获得了捷克王朝统治五年的权利。奥塔·德罗希曾把瓦茨拉夫三世作为人质带到了他的领地布兰尼博尔斯科(大约在当今德国境内的勃兰登堡)。1306年,瓦茨拉夫三世被杀害,他的死使普舍米斯尔王朝绝嗣。普舍米斯尔王朝的最后统治者曾把富庶的艰苦国土建设为中欧地区最强大的国家,而布兰尼博尔人却使捷克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1310年,出身于卢森堡家族的捷克国王约翰娶了捷克的艾莉什卡·普舍米斯罗夫娜为妻,于是捷克王位转到卢森堡王朝的统治下。约翰和艾莉什卡·普舍米斯罗夫娜的儿子查理四世重新巩固了风雨飘摇的统治,使捷克成为强大的君主国家。他本人也获得了罗马帝国皇帝的头衔。在他执政期间(1346—1378),下卢齐支、西里西亚的大部分领土和布兰尼博尔斯科(德国境内的勃兰登堡州)都并入了捷克的领土。歌剧的剧情梗概是这样的:

第一幕:

捷克布拉格的市长奥尔布拉莫维齐在郊区有座庄园,那里已成为布兰尼博尔人巧取豪夺的场所。市长的朋友,贵族骑士罗季仓斯基来向他禀报布兰尼博尔人的暴行,请求市长采取果断的措施,制止他们的行为。而默守陈规的奥尔布拉莫维齐市长却下不了决心。这时,一个年轻的布拉格人尤诺什飞马来报,布拉格城里发生了暴乱,布兰尼博尔人占领了整个城市,并且掠走了小王子瓦茨拉夫和他的母亲。市长一听,感到事态严重,于是他命令备马,立即从庄园出发,赶往布拉格解救危难。

市长走后,农庄沉寂下来。另一名布拉格贵族子弟陶森马克又潜入了这座庄园。他对城里街道上发生的一切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对于捷克人与布兰尼博尔人之间的冲突他也漠不关心。而真正吸引他的,是美丽的市长千金卢狄莎。市长有三个年轻的、美若天仙的女儿,分别名叫卢狄莎、沃契卡和杰卡娜。卢狄莎排行老大,曾被父亲许诺嫁给布拉格望族陶森马克家的年轻后代。但是,市长的这位千金对陶森马克的大献殷勤不屑一顾,姑娘的心上人

是刚刚来过的布拉格普通市民子弟尤诺什。小伙子今天都没有来得及跟她打个招呼，姑娘心烦意乱地叹气道：都是这倒霉的时世，没有战争和争权夺利的世界该是多美好啊！姑娘的冷淡态度使陶森马克很恼火。既然软的不行，那么他就开始考虑来硬的了。此刻布兰尼博尔军队正在向毫无戒备的庄园袭来。他们一路上无恶不作。而陶森马克却暗地里与敌人的将领瓦尔内曼商量好，他们将共同采取行动，掠走市长千金卢狄莎和她的两个妹妹。

布拉格街道上的火把汇成了一片火海，人们朝着火光涌来，人群呼喊：“我们已不再是城市贫民，我们的庄严时刻到来了！布拉格不再有乞丐，大家人人平等，无论他是平民百姓，还是贵族老爷。”民众起义队伍的领头人是曾经当过农奴、后来逃跑了的乞丐依拉。城市贫民的起义军开始与布兰尼博尔军短兵相接，敌军还押解着市长的女儿们。依拉奋力搏斗，想解救姑娘们，他终于成功了。可他还没来得及保护住姑娘们，她们就被另一帮匪军截获并带走了。布拉格人的叛徒陶森马克趁着混乱，出于报复心理，当场指责是依拉把市长的女儿从庄园拐走了。于是不明真相的众人把依拉带上了法庭。

第二幕：

眼前的废墟在冒着浓烟，乡下的人们带着自己微薄的财产，赶着牲口，逃往森林。这些背井离乡的人们也说不清有多少人在父辈留下的水井旁洗去了满面的泪水，众人那满怀悲愤的祷告声不绝于耳：“上帝啊，我们在尘世间向您叩拜，把我们从兵荒马乱中拯救出来吧！把我们从兵匪中解救出来吧！”

此刻，敌军将领瓦尔内曼一行截住了正在逃亡的村民。他们把市长的女儿们监禁在荒废的农舍里，并差遣村里的一个老头去给市长报信，让他出钱赎回自己的女儿。突然，远方传来消息，捷克王储瓦茨拉夫的监护人德国国王下令，所有外国人在三天之内撤出捷克。混乱中，一群起义者和他们的代言人登高疾呼：“捷克国土上的外国人呆不长了，布兰尼博尔军三天内就会全部撤退

了!”人心振奋,人们纵情欢呼起来。

在法庭上,布拉格豪门子弟陶森马克赢得了市长的信任,他振振有辞地指控起义者的首领“乞丐王”依拉的罪行。终于,依拉因拐卖妇女罪被判死刑。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布拉格年轻市民尤诺什拯救了依拉的性命,他以事实证明了谁是真正的拐骗者。法庭上唇枪舌战刚一结束,勇敢的尤诺什又只身潜入布兰尼博尔军的营地,偷偷来到卢狄莎的囚牢外边。他悄声安慰着姑娘:“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我将永远是你的卫士!”

第三幕:

在法庭上遭到失败的陶森马克又来拉拢布兰尼博尔军营地的将领。他想以 300 金币为自己买下卢狄莎,还巴望着姑娘到手后与撤退的布兰尼博尔军一起离开捷克国土。而布兰尼博尔军头领瓦尔内曼显然看不起这个小人,他一口回绝了陶森马克要带走三个姑娘并跟他们一起撤离的请求。叛国者终于绝望了,他穷途末路,不得不只身逃命。众人从四面八方朝布兰尼博尔军营包抄过来,他们解救了依拉和尤诺什。尽管天黑路险,依拉还是抓到了叛徒陶森马克,把他送上了审判台。

卢狄莎和她的两个妹妹沃契卡和杰卡娜终于获得了自由,她们的父亲,布拉格市长走上前来,怀着内疚向依拉和尤诺什表示谢意。依拉恢复了名誉,得到了公正的裁决,他可以自由、安逸地在市长的农庄里生活。

捷克国土上的布兰尼博尔人终于退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国家,民众沸腾了,他们欢呼雀跃着:“幸福美满的日子又回来了,祖国捷克万岁!真理万岁!我们国土的捍卫者万岁!”

在捷克戏剧发展史中,以捷克民族语言演出的歌剧,无论讲述的是什麼故事,总是围绕着这样的主题:爱国主义和人类之爱。

《塔里波尔》(*Dalibor*)是斯美塔纳创作的第三部著名歌剧。编剧是约瑟夫·文兹希(Josef Wenzig, 1807—1876)。文兹希出身于布拉格的德国军人家庭,曾在德国学校读书,后又在一个豪门贵族

家庭任家庭教师。26岁时就在中学里任德语及物理高级教师,并广泛结交了捷克文化名人。1848年捷克民族复兴运动中被选人民族委员会,为争取捷语与德语在捷克中学里享有平等地位而斗争,并成为第一所捷克理科职业中学的校长。他还为捷克第一所女子、高等学校的建立和职业高中的建立作出了贡献。他写过歌颂捷克胡斯战争民族英雄杰什卡的诗歌,并创作了歌剧《塔里波尔》的剧本。他是受人爱戴的讲德语的捷克爱国者。

歌剧的主人公是捷克历史上一位著名人物,他是来自科佐耶达家族的骑士,曾于1497年被囚禁在布拉格城堡的一座塔楼中。从那时起直至今日,那座塔楼一直被人们称为塔里波尔。有关这位受百姓爱戴的骑士的传说,反映了中世纪封建时代农奴与封建贵族的冲突以及农奴的暴动。由捷克民族复兴时代的著名音乐家斯美塔纳及当时的政治文化活动家约瑟夫·文兹希根据史实改编创作的《塔里波尔》,并未把死去的英雄描述为一个王权的牺牲品。故事中使布拉格穷苦百姓为之振奋的是塔里波尔的小提琴声,它表达了为人民的权利不屈不挠进行奋斗的英雄心声。直至今日,捷语中还保留着出自这一典故的谚语“困境教会了塔里波尔拉小提琴”。歌剧《塔里波尔》于1868年5月16日捷克民族剧院奠基那天,由斯美塔纳指挥首演。1949年又成为捷克唱片工业国有化后制成的第一部歌剧全剧唱盘。

《塔里波尔》的故事发生在15世纪。一天,在布拉格城堡,一场对“反对国家的叛乱者”的审判就要开始了。在紧张的气氛中,人们注视着卫兵、法官、上层贵族以及原告的到来,最后驾临的是雅各隆王朝二世弗拉基斯拉夫国王本人。国王亲临听证,可见这场审判的重要。首先传唤的是原告——利托姆涅什采城附近的布劳斯科维茨基家族年轻主人的妹妹米拉达,她的哥哥在与邻居贵族家族的骑士塔里波尔的打斗中,被塔里波尔杀死了。年轻美貌的女子米拉达声泪俱下的控诉,引起公众的广泛同情,被告的命运更趋险恶。这时,被告塔里波尔骑士迈着雄健的步伐来到了国王

面前。这位英俊潇洒的年轻人挺立在国王面前，直言不讳地承认，是的，是他杀死了布劳斯考维茨基。这是为了给他的朋友，无辜死去的穷苦乐师兹丹涅克报仇雪耻。这叫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年轻的骑士接着慷慨陈词道，如若有一天他能挣脱锁链，还要前往利托姆涅什采城，继续为受贵族老爷剥削压迫的农奴们复仇。这一番表白等于塔里波尔自己替自己宣判了终审判决——犯上作乱，无期徒刑。米拉达旁听了全部审讯过程，她为被告的为人和气概深深打动。仇恨在年轻姑娘的心中逐渐化为对被告的爱慕之情。她跪倒在国王面前，恳求赦免被告并撤诉，然而却遭到了拒绝。但使她感到欣慰的是，人群里一位陌生的姑娘告诉她说，塔里波尔的忠实追随者们正在准备营救他。那位姑娘叫依特卡，是塔里波尔骑士的养女。

在布拉格老城区的一家酒店里，聚集着以维特克为首的武装的人群，他们焦急地等待着有关塔里波尔的消息。这时，维特克的女友，可爱的依特卡姑娘带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塔里波尔的原告米拉达也加入了他们营救队伍。这位贵族小姐化装成一个民间流浪乐师，潜入了塔里波尔被囚的监牢。守卫在这里的老狱卒贝纳什欣然接受了这位不知名的“小伙子”作帮手。老头儿一个人长久以来很是寂寞，腿脚也不灵便，他欢迎有人来给他做伴。这老头儿心眼儿不错，为了了却囚犯的心愿，他派遣“民间乐师小伙子”米拉达去旧货店为那可怜人去买一把小提琴。这正是米拉达盼望已久的时刻，她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进了牢房，默默地亲手向塔里波尔奉上了小提琴。塔里波尔喜出望外地抓起琴，为死去的朋友兹丹涅克奏起了安魂曲。“你想伴着泪水去死吗？别伤感了，骑士，想想怎么投奔自由吧！”米拉达说着，递上了绳索和锉刀。直到此刻，塔里波尔才认出了米拉达，明白了姑娘的来意。米拉达的爱情表白打动了勇士的心，他虽杀死了这位小姐的哥哥，现在却立誓要成为姑娘的兄弟和朋友，总之，成为她的一切。此刻，这一对冤家对头以热烈的拥抱化干戈为玉帛。

夜里,国王弗拉基斯拉夫召开了紧急会议。贵族们得知,塔里波尔派起义军兵临城下,一位陌生人自称为囚犯的朋友潜入牢房贿赂看守,而后神秘地消失了。法官们决定,立即处死塔里波尔。而国王却在犹豫,因为这不符合他的个性。但法官们认为,塔里波尔不死,整个国家就不会太平,他必须于当天夜里就死。在强大的压力下,国王终于宣判了死刑并且宣布立即执行。牢房里,塔里波尔正在加紧准备越狱。他已锉断了铁窗栏,系好了绳索,自由在向他召唤。他拿起了小提琴,为的是奏出事先约定的信号曲。可突然,琴弦断了,勇士惊呆了。此刻,脚步声临近了,城堡的首领前来宣旨。塔里波尔不得不认命了。在这世界上,他已体验了友谊与爱情,他不畏惧死亡,在战场上他曾持刀跃马,身经百战,此刻,他却宁愿战死沙场…… 米拉达正夹杂在塔里波尔派斗士们的行列中,埋伏在城堡底下的壕沟旁。死亡般寂静的夜空中突然传来了丧钟声,城堡中走出了在刽子手簇拥下的塔里波尔,姑娘明白,一切都落空了。“冲呀!”她喊着,紧握宝剑带头冲向卫兵。短兵相接,一场恶战。米拉达不久便受了致命伤,塔里波尔挣脱了卫兵,冲出重围,抱起了米拉达。他们还未来得及说上几句话,他的心上人就停止了呼吸。痛苦与愤怒占据了勇士的心,他浴血奋战。在寡不敌众时,昂首挺胸冲向敌方卫队长的利剑。他留下的遗言是:死亡是我的幸福所在,那里有我的战友兹丹涅克和我的米拉达。

根据捷克现实主义作家阿洛依斯·姆尔什基克(Alois Mrštík, 1861—1925)和威廉·姆尔什基克(Vilém Mrštík, 1863—1912)兄弟合写的剧作《玛丽莎》(Marryša)改编的同名歌剧,也是19世纪捷克民族剧院建立时期的传统剧目之一。

玛丽莎是富农利萨尔的女儿,她爱上了英俊可亲、朝气蓬勃的雇农的儿子弗兰采克。小伙子那贫穷的母亲根本不敢高攀富家小姐,所以玛丽莎必须另择佳婿。姑娘的父亲、母亲及亲朋好友都劝她嫁给磨房主瓦伏拉,认为这桩婚姻才是门当户对。瓦伏拉是个鳏夫,还有三个儿子,在村里名声并不好,只是很富有。玛丽莎坚

决反对这桩婚事。可是,当她的心上人弗兰采克被拉去当兵后,迫于压力和威胁,她不得不舍弃自己的爱情,嫁给了瓦伏拉。俗话说,旧情难忘,弗兰采克退役后回到家乡,又来磨房与她幽会。瓦伏拉发现后,妒火中烧,便开始折磨自己的妻子。夫妇间不断地吵闹打架。可玛丽莎又不肯与弗兰采克私奔,她认为自己是不幸的女人,但却不能做坏女人。后来瓦伏拉朝弗兰采克开了枪,出于对情人的担心,不幸的玛丽莎走投无路,终于给丈夫下了毒。瓦伏拉在最后一刻希望与妻子和解,但为时已晚。

作者通过这一来自捷克乡间的真实、冷酷的故事反映了当时捷克农村买卖婚姻的不幸,以及在资本主义影响下的道德危机,同时歌颂了农村女性玛丽莎美好、强烈的爱情追求。虽然此类故事的发生已事隔多年,但它的悲剧结局一直强烈地震撼着捷克观众的心。

民族复兴时代女作家聂姆佐娃写了一篇有关一个奇特的农村姑娘的童话。这个名叫卡佳的女子不信鬼和地狱的存在,并与羊倌一起愚弄了魔鬼,拯救了庄园里的公爵。后来,在鬼王的帮助下,牧羊人小伙子成了新庄园的主人。这个故事后来在捷克家喻户晓,还要归功于安托宁·德沃夏克根据这一童话改编的同名歌剧《魔鬼与卡佳》(*Čert a Káča*)。这是德沃夏克在美国纽约侨居三年回到祖国后创作的第一部独具捷克风情的作品。到20世纪70年代,这部歌剧已上演过六百多场。

《魔鬼与卡佳》的成功,使德沃夏克还想再写一部童话题材的歌剧。《水仙女》(*Rusalka*)是捷克著名作曲家安托宁·德沃夏克(Antonín Dvořák, 1841—1904)最著名的歌剧之一。文艺复兴时代使这位享誉全世界的音乐家沉醉在以童话和叙事诗为主题的音乐创作中。而水仙女的故事又与关于地狱的幽默喜剧十分不同。这不能算是捷克童话。捷克民间传说中常出现“水鬼”的形象,这种“水鬼”或“湖怪”往往是随时想害人的精灵。而《水仙女》的脚本作者雅罗斯拉夫·克瓦皮尔(Jaroslav Kvapil, 1868—1928)创作的剧中

人物“水鬼”却是位善良的父亲。在创作中,他从安徒生的作品和古日尔曼文学中得到了启发,不仅使剧本具有诗歌般的语言和意境,而且剧中人物具备了深刻的捷克民族特性。克瓦皮尔向德沃夏克推荐自己的剧本时,年仅 32 岁。克瓦皮尔最初是以《民族报》的编辑身份在捷克闻名的,曾发表了一系列的诗集和剧作,其中有《鬼火》和童话剧《蒲公英公主》(*Princezna Pampeliška*, 1897)。作为诗人、戏剧家,他深受当时捷克文坛上“卢米尔”社团的影响,希望将捷克文学乃至文化提高到世界水平,并显示出其独特性。他后来担任了捷克民族剧院话剧团团长。由于他的功劳,许多世界戏剧大师,如易卜生、契诃夫和高尔基的名著都出现在捷克舞台上。德沃夏克以深厚的感情为克瓦皮尔的剧本谱了曲,在创作中发挥了他的全部音乐才能,从而产生了一部发人深省、扣人心弦的类似安徒生《海的女儿》的捷克童话剧作品《水仙女》。它与斯美塔纳的《被出卖的新嫁娘》齐名,代表了捷克歌剧创作的顶峰,在国际上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水仙女》故事梗概是:森林深处有个湖,皎洁的月光直射到湖底。那里居住着一位心地善良的老水鬼,他浑身長满了绿草,指间还长着蛙蹼。只有在夜晚他才游到岸边,听他的女儿水仙女的歌唱。水仙女们生活得很愉快,其中一位非常漂亮,但是和她的姐妹们一样,她没有腿,腰部以下披着鱼鳞。与众不同的是,她有一双晶莹、清澈、美丽的眼睛。连日来,她闷闷不乐,老水鬼感到奇怪。水仙女告诉他,她渴望变成人,能够亲身体会人类的爱情,在明媚的阳光下生活,最终死去。这话使老水鬼大吃一惊。水仙女这时才承认,她已经多次像水波一样,把一个王子拥抱在臂弯里飘荡,她希望王子能看见并爱上她,希望拥有和他一样的灵魂。水鬼父亲认为女儿无可救药了,他让女儿去求助于巫婆。水仙女坐在岸边,出神地凝望着微笑的月亮,吟唱着悠扬的月亮颂歌:“啊,月儿,你在那么遥远的地方看着我们,能否告诉我,我的王子在何方?”湖边的茅屋里住着又老又丑的巫婆,她在熬制着一种奇怪的草药。

她听了水仙女的想法后阴险地大笑道：“想得到人类的爱情，你可真蠢。不过，你若把自己美丽的水衣和迷人的嗓音给我，我会帮你的。如果你变成了人，会成为哑巴，倘若再想恢复原身，将处于魔力的控制下，你的爱还会杀死你心爱的人。假如你得不到他真诚永久的爱，你便永远不能回到姐妹们的身边。”水仙女坚信她的爱能粉碎一切魔力。于是，她喝下了草药，一阵剧痛使她失去了知觉。晨曦消失在金色的阳光里，年轻的王子从不远的城堡里和朋友出来打猎，奇怪的魔力驱使他来到湖边，并渴望独自一人留在那里。水仙女从林中茅屋走了出来，王子立即被她吸引。他迎上前去，温柔地询问她是谁，为什么像幻影似的天天把他引到这里。而她只能用真诚的目光默默地望着他。王子把她带回了城堡，希望用亲吻唤起她热烈的爱，可水仙女的拥抱使他感到寒冷。在准备婚礼时，众多的宾客之中有位美丽的异国公主，她使王子忘记了自己的新娘。孤独的姑娘来到城堡花园的鱼塘边，她告诉父亲，一切都完了。这时，王子搂着异国公主走来，当可怜的水仙女走近他时，他竟粗暴地推开了她。顷刻间，水鬼从鱼塘里挺身而出，抱起女儿，消失在水中。看到这情景，无情的公主抛弃了王子。王子从林中追到湖边，一边起誓，一边哀求着，直到水仙女从浪花里浮现出来。她责备王子的负心，并警告他必须忘掉她，否则他就会死去。王子恳求说，他情愿死在水仙女怀里，只要她能原谅他的背叛。在王子的请求下，水仙女终于拥抱着他并亲吻了他。王子在得到谅解后，幸福地在她的怀里停止了呼吸。

德沃夏克的另一部喜歌剧《国王与烧炭人》(*Král a uhlíř*, 1874)，取材于捷克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间木偶戏。它讲述的是：国王马蒂亚什在捷克西部森林地区狩猎时迷路，遇到了林区一户烧炭人和他们美丽的女儿丽杜什卡，以及她那好嫉妒的情人耶尼克，从而引出了一段错综复杂的幽默情节剧。对于本剧的作曲家德沃夏克来说，故乡美丽的大森林和普普通通的烧炭人，比起那些英国贵族式的骑士传奇故事和人物更令他感到亲切。

这一时期捷克政治生活发生急剧变化。以政治家帕拉茨基为首的老捷克党人代表捷克资产阶级利益,要求与维也纳和解。少壮捷克党人则更注重农民、工匠们及知识分子的利益。资产阶级政治家托·加·马萨利克反对奥地利镇压斯拉夫各族人民和教会权利至上的政策,在知识分子中创立了进步党。文学界也出现了不少社团,包括“卢米尔”(Lumír)和“鲁赫”(Ruch)流派。“卢米尔”是1873年由聂鲁达和诗人哈莱克创立的诗社,后来由作家约·瓦·斯拉戴克(Josef Václav Sládek, 1845—1912)领导,最初的成员都是“五月派”作家。后来诗人伏尔赫利茨基和尤·泽耶尔(Julius Zeyer, 1841—1901)也加入了这一团体,他们都曾为1868年布拉格民族剧院的奠基挥笔赋诗。

“鲁赫”社团另一诗人团体,斯拉戴克是这一团体刊物的主编。主要成员有诗人、作家斯·捷赫等。

这两个文学团体之间,没有明显的本质区别。他们都以诗歌创作为主。相比之下,“鲁赫”派更强调胡斯运动的革命传统,而“卢米尔”派的纲领是不回避国外的文学思想流派,使捷克的文学与文化能与世界其他民族如拉丁、日尔曼的文学相媲美。

雅罗斯拉夫·伏尔赫利茨基是“卢米尔”派的代表诗人、作家。与其他民族复兴时代的作家不同的是,他和马哈一样,力图使诗歌成为最完美的文学形式。追求艺术完美成为他的创作动力。他尤其欣赏本民族的浪漫主义文学。为了庆祝布拉格民族剧院的落成,他创作了一系列剧作,其中最有名的是《查理堡之夜》(*Noc na Karlštejně*, 1884)。

这部戏现在已成为捷克的传统保留剧目,至今在每年夏季,还经常在离布拉格不远的查理四世居住过的城堡上演。这故事发生在建于14世纪的查理四世的城堡。捷克历史上著名的开明君主,捷克国王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四世整日忙于欧洲政务,空闲时总是前往他最喜爱的查理堡作短暂休息,因为那里是他精神生活的所谓“灵魂的住所”。1363年6月里的一天,他又来到这座隐

居城堡。可这次他却没有得到安宁。在他的随行人员中有布拉格大主教和查理堡的客人——伦巴第大公彼得,还有违反了查理皇帝所颁布的“女人不得进入城堡”禁令,女扮男装,秘密潜入城堡的两位女宾——王后伊丽莎白及其女伴阿兰卡。她们俩都是为爱情而来。阿兰卡是来会自己的心上人——皇家侍从官贝什克,而伊丽莎白则是出于对丈夫感情生活的嫉妒而来。她们的冒险行径被主教大人阿尔诺什特发现,并得到了他的谅解。他向她们许诺说,如若这两位女子听从他的话,他会帮助她们实现各自的愿望。

伦巴第大公在城堡中偶然听到了女人的说话声,于是他嘲笑捷克人的虚伪,因为在他们的国度里,“爱情是公开的事情”。忠实的侍从贝什克伯爵一口否认了这公开的诽谤。可当伪装成侍卫官的阿兰卡贴近他身边时,他惊愕不已。姑娘约他晚上去幽会,他无法拒绝。他恳请主教大人换别的侍从去为国王站岗。于是,主教挑选了另一位“侍从”伊丽莎白。这就为国王查理四世所钟爱的妻子伊丽莎白提供了探究丈夫的“双重生活”——政治抱负与个人感情隐私的机会。

入夜,伊丽莎白在国王的寝宫外听到了丈夫出自内心的爱情表白,原来,查理修筑这座城堡不仅是为了保存王室珍宝,而且还在这里做祈祷和休息。在做祈祷时,他不希望被打搅,所以才颁布了“女人不得进入城堡”的法规。伦巴第大公曾劝说国王把意大利变为自己的长期居住地,而查理发誓,要使捷克成为欧洲神圣罗马帝国的中心。王后得知这一切后,为自己的行为羞愧。在与伦巴第大公的争议中,国王的“侍从”暴露了真面目。最后,违反禁令的王后得到了原谅。而对于真正的侍卫官的惩罚是,他必须和心爱的姑娘结婚。自此,雄伟庄严的查理堡又恢复了平静。

除了这一在捷克家喻户晓的故事外,伏尔赫利茨基还写了大量抒情的爱国主义主题的诗篇,如《伟人祠》、《我的祖国》等,以史实为题材的叙事、故事诗《人类史诗片段》(*Zlomky epopeje*)、《农家故事诗》(*Selské balady*, 1885)等。

捷克妇女解放运动先驱,女作家加布丽耶拉·布雷索娃(Gabriela Preissová, 1862—1946)的短篇小说集《长工与农场主之女》(*Čeleťín a dcera ze statku*)是她的处女作。仅从标题上就可以看出,作者是从自己熟悉的农村生活中挖掘创作题材的。在她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中,流露出捷克民族复兴时代还属于先锋派的自然主义倾向。布雷索娃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大多是坚强有个性的正面形象,而男主人公往往是自私的、不道德的、消极的反面形象。布雷索娃创作了充分体现女权思想的文学作品和戏剧,成为继民族复兴时代女作家聂姆佐娃、埃丽什卡·克拉什诺霍尔斯卡等之后的又一位杰出女作家。她根据《长工与农场主之女》改编成三幕歌剧《养女》(*Její Pastorkyňa*, 1890),经捷克著名音乐大师列奥什·杨纳切克(Leoš Janáček, 1854—1928)谱曲后,成为捷克及世界歌剧舞台上的传统剧目。《养女》的故事梗概如下:

美丽温柔的姑娘叶努芙是农村教堂女祭司布里依娃的养女。这母女俩性格各异。布里依娃的前夫是个挥霍无度的磨房主。他临死时,未给亲生女儿和他的续弦老婆留下一文钱。他的遗孀收养了叶努芙。为了生计布里依娃奔走于乡邻之间,收购黄油、鸡蛋、奶酪,拿到城里去卖,换回乡下所需要的东西。她以艰苦的货郎生涯赢得了众人的信任。终于,她购置了溪边的一座房子,学会了用草药治病,她常在夜里为重病人出诊,赢得了牧师的好感,委托她看管教堂,帮助主持葬礼。她忠于职守,严于律己,乡亲们对她都又敬又畏。

叶努芙有两个堂兄弟,老实忠厚的哥哥拉查和风流倜傥的弟弟什特瓦。拉查当兵复员后发现弟弟继承了父亲的性格弱点,他热衷于夜生活,把钱币抛给乐师,而把磨房的事全扔给哥哥和一个老头儿照管。干重活拉查不在乎,可当他看到弟弟赢得了叶努芙的芳心时,心里很不是滋味。这天晚上,姑娘在磨房边焦急地等待着什特瓦。她担心他被拉去当兵。当初,她和什特瓦定下终身时,未能把握住自己,怀了身孕,到冬天就要临产了。她的心事无人知

晓。如果什特瓦去当兵了,乡亲们和严厉的母亲会怎么对待她呢?远处乐队的嘈杂声惊醒了她的噩梦。只见什特瓦醉醺醺、跌跌撞撞地走来,说:“我不用去当兵了,咱们可以在乐队的陪伴下去结婚了。”这时,教堂女祭司布里依娃喊了起来:“难道你一辈子都想这么走路吗?你扔钱,难道还要让叶努芙去挣吗!为了她的感情我一直沉默着,今天我再也不能沉默下去了。你们都还年轻,一年之后再结婚也不迟!”叶努芙顿时脸色惨白,她抱住什特瓦求他别生气。而什特瓦答道:“放心吧,为了你漂亮的脸蛋我也会娶你的,你是全村最漂亮的姑娘了。”这话深深刺痛了躲在一旁的哥哥拉查。他气昏了头,一步冲向毫无戒备的姑娘,手持尖刀划过她那细嫩的脸颊。鲜血顿时流了下来。见到血,他才为自己的举动惊呆了,可是后悔已来不及了。拉查对什特瓦最了解。不出他所料,姑娘脸上的伤虽愈合很快,但什特瓦不再对脸上有疤痕的姑娘感兴趣。几个月过去了,他再也不提婚姻大事。叶努芙眼睛里日益露出悲伤,万念俱灰的她服了毒。多亏母亲对养女的行为早有警觉,她才免于一死。这时,女儿不得不跪下来,道出了自己腹中有孕的真情,这让一向骄傲的母亲气得发疯。出于对自己声誉的考虑,她对乡亲们谎称,要送养女去维也纳闯天下。实际上,她把女儿暗藏在密室里。冬天来临时,女儿产下了一个男婴。健壮的孩子给母亲带来了欢乐,也给外婆带来了烦恼。她不得不去请求什特瓦,求他至少再补办一个婚礼,但遭到了拒绝。什特瓦已允诺要娶村长的女儿卡罗尔卡为妻。当母女俩陷入困境时,拉查出现了。他真诚地向叶努芙求婚。但在与未来的岳母私下谈话时,他得知了叶努芙的秘密。“莫非要把叶努芙连同那个逆子的后代一同娶回家吗?”他低语起来。女祭司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她安慰小伙子拉查说,叶努芙的私生子昨天已死去,并且由她悄悄安葬了。“倘若这样,对于她的失身我也就不在乎了。”拉查走后,疯狂的女祭司趁着叶努芙发高烧时把婴儿包好,冲入严寒的冬夜。当可怜的姑娘醒来时,得知小生命已离开了人间,而无情的什特瓦又与卡罗尔卡定

了婚,她再也无法拒绝拉查的求爱了。

冰雪开始消融时,叶努芙披上了婚纱。当精气神已大不如从前的女祭司为新人们祝福时,门外传来了兵士们的喊声。人们在池塘的冰层下发现了一个裹在襁褓里的死婴。当叶努芙看到那捆绑襁褓的带子时,不由得惊叫起来:“那是我的孩子!”人们被激怒了。多么狠心的女人,竟然把亲生儿子给溺死了,她要受惩罚。身心交瘁的女祭司奋力支撑起身体,向众人承认,一切都是她干的。此刻这个老太婆的身心已全部崩溃了。女儿终于理解了她的苦衷。兵士们带走了女祭司,什特瓦也得到了报应,卡罗尔卡也抛弃了他。此刻,拉查坚定地挺立在叶努芙身旁,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歌剧《艾娃》是根据加布丽耶拉·布雷索娃的剧作《女仆管家》(*Gazdina roba*)由捷克著名音乐家博胡斯拉夫·弗尔斯特(Bohuslav Foerster, 1859—1951)改编并且谱曲创作的。弗尔斯特以其独特多变的音乐和歌剧作品,跻身于捷克最著名的音乐家行列。在孩提时代,他就经常在布拉格街头与著名历史小说家弗·帕拉茨基相会。他也是斯美塔纳家的常客。他的朋友中有诗人雅·伏尔赫利茨基、斯拉德克、音乐家德沃夏克和菲比克等捷克文化名流,他也结交了包括柴科夫斯基在内的不少世界著名音乐人士,他那纯捷克文化特色的作品最终使他获得了“民族艺术家”的称号。他一生创作了六部歌剧。《艾娃》的故事是这样的:

很久以前的一个夏天,一个叫米古尔采的村镇正在举办杀猪祭宴席。这个村镇以独特秀丽的山川和成群的身着色彩斑斓的民族刺绣服装的村民引人注目。人们的服饰都来自这里的巧手缝衣女艾娃,此外,村里的缝皮匠萨姆科也是功不可没。

艾娃是个身材窈窕、个子瘦高的姑娘,她那一双深邃的黑眼睛透露着倔强个性和聪明伶俐。尽管她终日操劳,衣着不讲究,但是所有的姑娘都妒忌地议论说,她身上的一切都那么得体,恰到好处。虔诚的天主教徒,皮匠萨姆科注视她的目光像是在欣赏一幅

圣像。他已不那么年轻了。由于腿有点瘸，一直未曾娶妻。但是他是个有本事的男子汉，继承了父母的房产，还购置了一些田产。不少姑娘垂青于他。可他的眼睛里却只有艾娃。

而艾娃已经有了心上人，那便是大庄园主麦什雅尼家的少爷曼内克。他每晚都站在姑娘的窗下。村里人都知道这个秘密。在今天的宴席上，曼内克被选为晚会主持人之一。尽管艾娃的眼睛乞盼着他请她跳舞，可他的身份使他没有机会挨到她身边。曼内克的傲慢的富婆母亲仍在巴望着扩充自己的家产，她怎能容忍一个穷缝衣女作媳妇呢？她早给儿子相中了富家小姐马丽莎。此刻，那小姐正站在曼内克身边，傲视着艾娃。艾娃痛苦地埋怨着外表强壮、内心懦弱的曼内克。村里人曾给他们算过卦说，只要曼内克听他母亲的安排，他就永远不会娶艾娃为妻。为此艾娃整夜地哭泣，白天却在人们面前装得若无其事。这天晚上，她实在受不了马丽莎的挑战，逃出了人群。

曼内克性格懦弱，但他从内心是喜欢艾娃的。却又不敢违抗母命。妈妈说了，如果他娶了富家女马丽莎，他将会得到父亲留下的遗产，否则那遗产将被他们家的女婿们分去。此刻，他不顾自己主持人的身份，跟随着伤心的艾娃跑了出来。姑娘犹豫地跟在他身后回了家。而已觉察到儿子行踪的老太婆见到他身后的姑娘不是被自己选中的媳妇马丽莎时，便指着艾娃破口大骂：“不要脸的穷裁缝娘儿们，你想让我儿子跟你去讨饭吗？你这个信路德教的异教徒！”

“住嘴！”姑娘身后突然响起了皮匠萨姆科的喊声，他赶来声援艾娃了。“你真不害臊，少侮辱别人吧。走，艾娃，咱们别理她！”说着他拉起了姑娘的手，离开了利令智昏的老太婆。他悄声对姑娘耳语道：“听我说，这小子一辈子也不会娶你的，你还跟他瞎泡什么。要不是我的腿有点毛病，我会豁上命为你和他决斗的。”艾娃被这番话打动了：“你若真想娶我，那我就嫁给你，我们圣诞节后就结婚，我先把手里的活计做完。”萨姆科喜出望外地和姑娘商量他

们未来的生活和婚期。

夜深了,曼内克悄然挨到艾娃的窗下,轻声呼唤着她的名字。“回家去吧,你这妈妈的宝贝儿,去娶马丽莎吧,别再惦记我了。我和萨姆科在一起会幸福的,也祝愿你们幸福。再见!”艾娃冷冷地说道。受到莫大打击的年轻人疯了似的跑出村外。

四年后,艾娃夫妇有了女儿。曼内克娶了马丽莎后也生了两个孩子。日子虽然过得不坏,可旧情永远抹不掉。终于,曼内克把生计留给母亲和妻子照料,只身去维也纳开工厂。他签了约,带上200名工人上路了。

此刻,萨姆科一家却遭遇了不幸,他们的女儿生病了,信奉天主教的丈夫没有及时去城里请大夫,因为他认为那个医生和离了婚的女人结婚就是生活在邪恶之中。结果,孩子死了。艾娃用看刽子手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丈夫,她无法忍受他的亲吻抚爱,终日去墓地哭泣。直到这时,她才发现自己至死也不能从心里抹去曼内克的影子。她愈发与丈夫生分了。她看不惯他的一切,夫妻俩真是同床异梦。

转年春天,夫妇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在村长家的婚宴上,当曼内克的母亲又在夸赞她儿子的美满婚姻时,艾娃产生了报复心理。她不时地朝赶来参加婚宴的曼内克暗送秋波。这一下子使小伙子旧情复燃。他不顾一旁的母亲、妻子和乡亲,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几个金币抛向乐队,一把搂过艾娃,跳起了狂热的恋人舞。不久他们就分开了,但是曼内克早已抓住时机与艾娃约定了第二天的幽会。当晚,这对情人回家后都各自遭到了辱骂,这使他们的欲火更旺。

趁萨姆科出门去赶集,曼内克怀着躁动的心来到艾娃的窗下。等萨姆科的马车一走,他就从艾娃的窗户一跃而入,艾娃被曼内克的爱的表白打动了。曼内克说:“亲爱的,我们别再相互折磨了。听说,城里人是可以离婚的,我们一起去维也纳吧,你去那里当我的管家,我和律师谈谈,我们结婚吧!”而艾娃却痛苦地说:“我不

能,村里人不会饶过我的,今后我无颜再见父老乡亲了。”

突然,艾娃见到门前闪出了萨姆科的身影,原来他在路上意识到了将要发生的事,于是他丢掉拉货车,径直回家了,曼内克赶紧跳出了窗户。当艾娃开诚布公地告诉丈夫来人正是曼内克时,这个一贯温尔文雅的男人朝妻子举起了棍棒。或许这更促成了艾娃离家出走的决心,她寄希望于奥地利的法律,允许她与丈夫离婚嫁给曼内克。

不久,艾娃成了多瑙河畔一家企业的女管家。她的生意兴隆,雇佣了不少农工。而曼内克一直小心翼翼地警惕着,绝不能让自己的故乡人进工厂来。尽管如此,人们还是知晓了他们主人的“女仆管家”的身世。村里人也追寻到了他们的行踪。首先是马丽莎写来了谴责信。接着她婆婆又在收获节开始那天追到城里,哭求曼内克,要他回家。曼内克只想敷衍过关。而母亲瞄了艾娃一眼后,立即掏出了一封命令曼内克返乡的官府公文。曼内克辩解说自己和艾娃都将分别离婚。而当艾娃把这当成正事与他商量时,他却犹豫不决地说:“离婚手续可能要拖上好几年,那要花费好多钱,不如我先回家看望一下老婆孩子,劝众人不要随便转播谣言。至于你嘛,艾娃,就留下继续给我当管家好了,我会付钱给你的。”艾娃愤怒了:“什么管家,分明是女仆管家,这就是人们给我的绰号。我盼望能成为你的正式妻子,好在人们面前挺起胸来,你听明白了吗?曼内克!”尽管曼内克对她又是亲吻,又是搂抱,而艾娃在他的甜言蜜语中愈加伤感,她想起了自己死去的父母和女儿,他们在她的梦境里不停地向她召唤。

终于,曼内克离去了,只剩下她形单影只。她的思想凝固了,她像一尊石像呆呆地伫立在宽阔奔腾的多瑙河边。一个念头不断回旋在她的脑畔,融入到那波涛中去吧,在那里将会得到永久的安宁。她疾步走向岸边,只停留了片刻,然后纵身跳入浑浊的急流。浪头打来,淹没了她的身躯。她再也听不到曼内克绝望的呼唤了。

有关捷克著名音乐家列奥什·杨纳切克的生平故事,以及他创

作这部描写家乡的歌剧的过程,捷克曾于本世纪 80 年代拍摄了一部艺术性很高的音乐故事片,并在中国上映过。目前,在捷克第二大城市布尔诺,还有一所以杨纳切克命名的高等音乐学院。

处于欧洲十字路口的捷克的历史波澜壮阔,丰富多采。而把毕生贡献给捷克历史文学的最著名小说家,当首推阿洛依斯·依拉塞克(Alois Jirásek, 1851—1930)。依拉塞克出生于面包师家庭,曾在德语中学读书,后转入捷克的高中学校学习,之后又在布拉格大学学习历史,毕业后当了历史教师。在大学期间他就开始在诗人聂鲁达和哈莱克的影响下写诗,但不太成功。而他发表的第一批小说却使他出了名。其中以《哲学生纪事》(*Filozofická historie*, 1878)最有名。小说描写的是 1848 年前后,捷克北部城市利托米什尔高中的文科学生们的生活。

这所高中里有三百多名准备考大学的哲学文科专业学生。即将在小城里举办的传统毕业舞会是学生们的庆典聚会,使整个城镇都沸腾了。1847 年,教会曾三次禁止学生们的活动,遭到了学生们的激烈反抗。他们的背后有那些从前只关心女红,而现在变成了女爱国者的城市小姐们的支持。爱丽斯女士家有五十多名学生房客,有性格开朗的弗里波特、沉默寡言的瓦弗日纳、不走运的什彼纳和自私的泽兰卡。小伙子们不顾禁令,大胆地举办了学生的五月庆典活动,在这些日子里,弗里波特爱上了房东女儿马琳卡。瓦弗日纳与捷克文书籍的忠实女读者兰卡堕入了情网,兰卡的叔叔是个职员,他娶了一个德国老婆,女儿叫罗蒂。五月庆典活动相当成功,活动结束后,大家都担心会遭报复。神学教授和明智的伯爵夫人都出面替学生说话。结果,毕业考试大家都顺利地通过了,只有总不走运的什彼纳落榜。而他又不幸爱上了马琳卡,最终不得已进了修道院。

当 1848 年民族的春天来临时,弗里波特和瓦弗日纳都被选为学生军团的领袖。他们扛着姑娘们制做的要求自由、平等的旗帜、标语上街游行。连伯爵夫人也组织起了卫队。但是,他们并未去

援助布拉格的革命行动,只有学生领袖和积极分子们相聚在战壕里。他们的战友什彼纳牺牲了。后来他们逃出了布拉格,利托米什尔城的文科高中被当局关闭了。小说的结尾,瓦弗日纳成了医生,娶了兰卡。弗里波特和马琳卡务农去了。傲气十足的罗蒂成了老姑娘。自私的泽兰卡来信时竟没有贴邮票。

依拉塞克最长的五部曲历史小说《弗·勒·维克》(*F·L·Věk*, 1888—1906)反映了 1720 至 1850 年间的捷克民族复兴的历史。书中的主人公是多布罗一个商人的儿子。他在捷克农村废除了农奴制后,来到了严重德国化的城市布拉格,他从邻居——一位福音派新教徒那里学到了宽容思想,还在修道院里读到一些禁书,并在那里见到了当时执政的哈布斯堡约瑟夫二世皇帝。皇帝赐给了小伙子奖学金。在一个美丽的贵族哑女家中,他还认识了当家教的莫扎特。在哑女的男友,天才的民族斗士塔姆影响下,他熟悉了捷克民族戏剧和捷文刊物《捷克远征》,为此他荒废了学业。后来,他又师从于一位无限热爱祖国历史的勇敢的维特拉教授。最后,父亲又让他去经商。

在哈布斯堡家族的利奥波德二世(1790—1792 在位)加冕为国王后,维克认识了他未来的妻子马琳卡。拿破仑战争开始了。贫困交加中传播着法国的启蒙主义思想,俄国军队在捷克领土的滞留又带来了“斯拉夫人的团结才是民族的未来”的理想观念。维克也在借阅书籍,传播先进观点。贵族哑女与一名男演员的桃色事件致使其男友,爱国者塔姆沉沦了。1800 年的一场大火烧毁了维克家的财产。11 年后,当他重又开始积累财富时,因为正赶上奥地利帝国的战乱,而破产。

新一代民族复兴战士又成长起来了。他们中有不时举办讲座的忘我的约·容格曼、在大学里讲授捷克语言文学的杨·内耶德利教授、《捷克远征》杂志主编杨·希伯等,维克的儿子瓦·伏拉基米尔成了律师。

依拉塞克在小说的结尾,赋予了民族以光明的前程:传来了振

奋人心的消息,在中学里,除了德语外,将正式使用捷克语。编辑希伯说,“这可真是好消息,捷克之蜡烛还没燃尽,而它将永远不会被吹灭了。”

依拉塞克也是位多产的剧作家。作品中可与斯美塔纳的歌剧《被出卖的新嫁娘》及德沃夏克的《水仙女》相媲美的当数童话剧《灯笼》(*Lucerna*, 1905)。

这个故事反映了捷克古老乡村的一种特殊的封建习俗,即在达官贵族老爷夜间外出归来时,服劳役者要随时为他们点灯照明,陪送他们回府。故事中的提灯,象征着失去自由和受奴役,而菩提树则象征着人民的反抗力量及他们的希望。剧中的主人公是年轻、正直、英俊的磨房主利波尔。他默默爱着自己的养女哈尼契卡。他们与利波尔的祖母一家住在森林边的磨房里。林边还有个水鬼米哈依,他举止轻浮,对哈尼契卡垂涎已久。

一天,城堡之主公爵夫人回来了。利波尔应去迎接她,并根据要求把哈尼契卡送到城堡去帮工。但利波尔不愿去陪同对他有好感的公爵夫人,只希望可以早些从这劳役中解脱出来。但村里学校的助教扎依切克却有不同观点。他想成为一名乐师,所以巴不得去见公爵夫人,求她给他一个进名牌学校深造的机会。当利波尔伴随公爵夫人走过沼泽地时,她要尽了调情卖俏的花招。城堡的家丁们趁磨房主不在家,要砍断古老的菩提树,把哈尼契卡带走。而水鬼米哈依的出现,吓得他们夺路而逃。学校助教扎依切克和姑娘在林中草场相遇,她一听到家丁们的动静,马上躲进了菩提树的树干里。扎依切克被俘,但他拒绝出卖姑娘,并决心用自己的胸膛去捍卫菩提树。此刻,利波尔和乡亲们赶来了。肉搏战还未发生,菩提树却突然变得枝繁叶茂,从树里走出了哈尼契卡。公爵夫人赶来,命令家丁们回府,她对砍倒菩提树之事并不知情。为了表示和解,她砸碎了那盏邪恶的灯笼,磨房主的苦役也就此结束了。从这一故事中,读者可以体会到捷克人对菩提树的感情,怪不得有人称菩提树为捷克的国树。

四、20 世纪初的捷克文学

1. 20 世纪初的著名作家及作品

处于世纪之交的欧洲文学界,各种思潮流派层出不穷,如:颓废派、世纪末派、文学上的装饰派、现代派、象征主义、新浪漫主义等等,这些文学艺术流派也反映了政治哲学领域的时代潮流。伴随着战争的叫嚣,反战、自由主义及无政府主义思潮席卷了捷克不少刊物杂志,统治着论坛俱乐部、文学咖啡馆及小舞台剧场。捷克的波希米亚学者,即捷克语言文学工作者们组为捷克都城布拉格的新兴文学社会团体。他们团结在他们的文学启蒙老师,文学杂志编辑,新闻记者和捷克新时代诗歌奠基人斯·科·诺依曼(Stanislav Kostka Neumann, 1875—1947)的周围,进行新时代文学的探讨研究和创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大多数捷克文学家都参加了这一团体,战后他们又都分道扬镳了。反战及无政府主义倾向在当时相当一部分文学家的作品中显露出来,其中小说家什拉麦克、哈谢克及诗人卡·托曼等人的作品最富代表性。

伏拉尼亚·什拉麦克(Fraňa Šrámek, 1877—1952)出生于捷克小城镇索博特卡。他学过法律,对政治感兴趣,当局对他的反战思想的惩罚是让他去服兵役、坐牢。一战期间,他辗转于各个战场和

战地医院。二战前夕,他决定,只要纳粹分子不离开他的祖国,他将不走出他在布拉格的家。于是,直到1945年的5月,他才头一次在街头见到了希特勒军队的俘虏们。他的创作受到了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强烈冲击。

《银风》(*Stříbrný vítr*, 1910—1921)是他的自传体小说,倍受捷克年轻人推崇,使他一举成名。小说的题材是作者最喜爱的“青年学生成长过程中经历的复杂感情故事”。这部描写大自然、豆蔻年华及性爱的小说作品后来被拍成了电影。类似的题材还有剧作《河上明月》(*Měsíc nad řekou*, 1922),也是最受观众欢迎的保留剧目之一。在这些文学作品中,作者以非传统形式的表现主义手法反映了代沟问题,老一辈人看到年轻一代正以不同的方式经受着他们经历过的生活忧患。什拉麦克认为,在伪善的社会里,成长的时期并不令人愉快,它是痛苦的、艰难的,因此成年人对青春期的年轻人应持温和体谅态度。作者的这一观念也反映在他的另一剧作《夏天》(*Léto*, 1915)中。

《夏天》的剧情梗概是:女作家瓦尔查·贝鲁多娃和丈夫一起在家乡度假。丈夫托马什对妻子的感情波动毫无觉察。瓦尔查期盼着暗恋她多年的诗人赫沃依卡的到来。与此同时,这位女作家也吸引了她丈夫的侄子,高中学生叶尼克的注意。他对这位充满魅力的婶婶着了迷,以至拒绝了早已爱上他的农村姑娘斯塔查。叶尼克因爱而燃烧的情感惹恼了瓦尔查,她决定离开丈夫跟随诗人而去。丈夫托和善而会处世的霍拉牧师进行调解,而牧师却劝他听天由命。这位年轻时也曾遭遇过激情的牧师理解小伙子叶尼克由于女作家的走而引起的内心创伤。他以宽容的仁爱之心和自己的人生经验去抚慰年轻人的心灵。农村姑娘斯塔查担心情绪激动的小伙子会想不开而投入水底,夜里,叶尼克奔向大草原,在那里与姑娘相遇了,他终于从对瓦尔查夫人的感情中解脱出来,而移情于真诚的姑娘。

人物对话里的情感与大自然气息的和谐,以及独特的诗歌般

的语言是此剧的独到之处。作者描绘了人与自然间的神秘力量,这力量赋予生活以激情,而主要表现于青年时代。作者还把握住了最细腻的感情活动,表现生活和爱情的欢乐。此外,什拉麦克的小说《身躯》(*Tělo*, 1919)则反映了一战后笼罩捷克文坛的维它主义和存在主义的乐观情绪。什拉麦克的反战及无政府主义立场还反映在他早期的诗作《蓝与红》(*Modrý a rudý*)之中。这首诗表达了“我们不想玩打仗,不去开枪射击”的年轻一代抵制兵役和战争的情绪,猛烈抨击了奥地利的军国主义和教权主义,诗中的蓝色象征后备兵,红色象征无政府主义者。

以小说《好兵帅克》(*Osudy dobrého vojáka Švejka za světové války*, 1921—1923)闻名天下的捷克作家雅罗斯拉夫·哈谢克(Jaroslav Hašek, 1883—1923)也属于20世纪初无政府思潮影响下的波希米亚文人团体中的一员。

这位世界闻名的幽默讽刺文学大师毕业于商业学院,却走上了艰辛的文学之路。最初,他写过一些讽刺幽默故事,并给报刊投稿。曾在银行做职员,还经营过卖狗的生意,一战爆发后,他于1915年应征入伍,后投奔了俄军,曾参加过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哈谢克的个性与众不同,天生幽默好动,过着放荡不羁的酒馆文人生活。他以嘲笑资产阶级市侩为乐趣,发起组织了一个叫做“法律许可范围内的微小进步党”,还出版了这个团体的历史(*Dějiny Strany mírného pokroku v mezích zákona*, 1962)。他做过不少荒唐事,被人传为奇谈。

一天,他路过布拉格古老的查理大桥,突然灵机一动,装作投河自杀,吓得路人叫来了警察,于是他被当作“抑郁症”患者送进精神病院,他利用这一机会体验了精神病医院的生活。一战爆发不久,他在一家旅馆住宿。在登记簿的“国籍”一栏下,他填上了与奥国敌对的俄国,并写上“从莫斯科来窥探帝国参谋部的活动”。一位警察立即向上司禀告了,在警察局里,他笑眯眯地回答审问说:“我想亲自鉴定一下战时帝国的警惕性到底如何”。

1920年12月,哈谢克回到祖国,开始酝酿他的小说《好兵帅克》。第二年秋天,他在病中离开了布拉格,到萨扎瓦河畔的利普尼采村(Lipnice nad Sázavou)定居,并且继续他的写作,后来因患疟疾并发症,无钱医治,不满40岁就去世了。死时墓地上连石碑都没有,后来,他的《好兵帅克》得到承认后,人们才在他的墓前立了一块标有他生卒年月的大理石碑。至今,利普尼采村仍吸引着无数旅游参观者驻足。

《好兵帅克》描写的是一位捷克普通士兵帅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被迫去当兵的帅克装出一副准备去完成光荣使命,“即使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的样子,这副嘴脸已足以令人发笑了。帅克接到了通知,一周后,他将去接受战前检阅。于是,他准备了给风湿病人制作的轮椅,让房东太太米莱洛娃推着他前去应征。一路上,他举着拐杖高呼着“打到贝尔格莱德去”的口号,引起了涌来的人群的哄笑。帅克最会挑选充当蠢材的火候,他在政府机关、疯人院以及狱医面前都进行了出色的表演。作为无政府主义者、波希米亚造反派,他也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在当局迫害他,给他灌肠时,他没有哭叫,而是表示理解地说:“别怜悯我,想想看吧,奥地利帝国靠灌肠就能稳如磐石,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于是他被关了禁闭。帅克的言行引起了步兵连神父奥托·卡茨的注意。

一天,神父在给军人们布道时,传来了帅克的痛哭声。神父当场号召大家学习他痛改前非的精神。当神父问他为什么哭时,他说:“我琢磨您缺少一个悔过自新的罪犯,想让您高兴,使您不会认为再也找不到诚实的人了。”于是,神父把帅克留作了自己的传令兵。不久,神父与鲁卡什上尉打牌时又把帅克输给了他。后来,帅克又以自己的“愚蠢行为”惹恼了新上司。最后,他在值勤时迷了路,从西战场去了东战场。

小说栩栩如生地记述了极富记忆天才的“帅克”(哈谢克)的上百个可笑故事,这些故事中隐含着黑色幽默;同时还塑造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和帝国军官们的众生相,例如两面派上尉鲁卡什在公开

场合讲德语,在给捷克新兵讲课时则说:“让我们大家都做捷克人吧,但不必让别人知道这个。”他憎恶他用过的勤务兵,把他们看作低级动物。他喜好女色,有本情妇相册,还要帅克为他传递情书,勾引有夫之妇。而一向视鲁卡什为眼中钉的上校在得知帅克是他企图摆脱的勤务兵后,故意让帅克蹲完禁闭后仍去他那里报到。上尉只得忧心忡忡地等着他回来。另一位呆板的长官萨尔内格则愿牺牲全体伙伴来换取自己的提升。

1921年,当作品的第一集以平装单行本的形式问世时,哈谢克本人还亲自拿到街头和咖啡馆去推销,来抵偿债务。不久,这部作品就哄动了布拉格,成为抢手的通俗大众读物。这本书以全新的观点来解释世界大战。小说家通过“帅克”这个“天才的白痴”来嘲笑战争。然而,这部反战小说只是触及了战争舞台的边缘,并未完成反战的崇高任务,所以不为当时的文艺批评界所理解,他们对“帅克”保持沉默。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哈谢克死后。

1928年,天主教派的评论家和作家们在捷克现实主义与实用主义的辩论中,称“帅克”为民族的耻辱,而不是荣誉的里程碑。当时捷克最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弗·克斯·莎尔达却指出了哈谢克作品的独创性、真实性和对权威的挑战。他说:“帅克”虽然戴着喜剧的脸谱,却的确算得上是个里程碑,就算是耻辱的里程碑吧。不过这耻辱不属于捷克人民,而属于那些企图贬低他们、埋没他们正义地、合理地、进行“帅克式”反抗的人。捷克著名作家伊万·奥博拉赫特也赞扬了这部小说,他说,小说的价值不仅蕴藏于浸满血泪的笔对毫无意义的战争的讽刺,哈谢克还贡献给了全世界一种新的、不仅属于捷克的典型。“帅克精神”如同“唐·吉珂德精神”、“哈姆雷特精神”、“浮士德精神”和“奥博洛莫夫精神”一样,来自我们所有的人,而小说家只不过是把他提炼加工出来罢了。

关于《好兵帅克》的争论一直持续着。曾有人提出,“不要帅克,要杨·杰什卡(胡斯战争中的民族英雄)。”也有人反驳说,“帅克”绝不是懦弱的典型,他代表了人民中坚韧倔强的反抗性格。帅

克与杰什卡的形象是辩证统一的。还有一些人把出生在布拉格,熟悉布拉格生活环境的哈谢克与同年出生在布拉格,用德语写作而蜚声世界文坛的犹太籍作家弗兰茨·卡夫卡相比较,试图找出他们作品中的共同特征。然而,所谓的荒诞的哈谢克小说和卡夫卡的荒诞作品完全属于两种类型。法国小说家布洛克曾说过:“即使捷克仅仅产生了哈谢克这么一位作家,他也为人类作出了不朽的贡献。”美国著名记者作家斯诺也曾把《好兵帅克》同鲁迅的《阿 Q 正传》作过比较。中国著名作家萧乾在纪念哈谢克诞辰时说过,在地理上,布拉格离我们虽然很远,帅克这个人物却真实而亲切得就像我们中间的一个。通过他那独特的经历,我们看到捷克人民几百年来为争取自由,为民族解放而表现出的英勇精神。

捷克的女作家们曾为捷克小说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不仅体现在 19 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妇女解放运动中,而且反映在 20 世纪上半叶女作家们的小说作品中。玛丽亚·玛耶洛娃(Marie Majerová, 1882—1967)的妇女问题小说不仅仅局限于妇女解放的题材,而且涉及到妇女的心理研究。她的小说《最美丽的世界》(*Nejkrásnější svět*, 1923)描写了一战及战后火热的 1918 至 1920 年时期,带有作者本人的自传色彩。小说继承了捷克老一辈作家的女性解放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并且深受“先锋派”文学的影响。玛耶洛娃自幼家庭贫困,在捷克煤炭之乡克拉德诺的工人家庭中长大。她没上过大学,在布达佩斯当过女仆,是靠自学成材的。20 年代去过法国、意大利和苏联等许多国家。后来加入捷克共产党,从事妇女运动和政治活动。处女作是描写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小说《共和国广场》(*Náměstí republiky*, 1914)。她最著名的小说是《汽笛》(*Sířena*, 1947),记述了 19 世纪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离布拉格不远的克拉德诺煤矿的一个工人家庭的发展道路。

小说讲述了胡德茨家三代矿工的命运。第一代是创造发明者胡德茨,他是贵族森林庄园中的烧炭工。在运送木料时的一次工

伤事故中,他偶然来到了著名的克拉德诺矿井。在这里,他与一位被贵族老爷抛弃的姑娘邂逅,短暂的浪漫史给他留下了个3岁的男孩。胡德茨家的第二代是当轧钢工的纨绔子弟,他打架斗殴,追逐女色,对待自己勤劳守本分的老婆却粗鲁任性,后在一场悲惨事故中死去。丈夫死后,农民的女儿胡德佐娃与困苦的生活搏斗,养育儿女,并从充满痛苦和不幸的生活中逐渐成长为杰出的工人女性和模范母亲,从毫不关心社会政治,到投入了工潮。家族生活的不幸,造就了她小儿子勤于思考和深沉的个性。在工潮中,他拒绝背叛而被列入黑名单,不得不去奥地利和美国找工作。在美国,他学会了以团结和法律来捍卫自己应得的权利。后来,他与母亲一起,成为1900年大罢工的领袖人物。此刻,捷克社会党首领,后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的马萨里克也加入了工人的行列。玛耶洛娃在20至30年代里创作的其他描写矿工的小说还有《矿工之歌》(*Havířské balady*, 1938)。她曾于战后访问过中国,写了报告文学《歌唱的新中国》(*Zpívající Čína*)。

2. 先锋派文学、诗歌主义及现代派

20世纪初,捷克文坛出现了一支引人注目的文学艺术流派,即所谓的“先锋派”(Avantgarda)。它是来自法国、意大利、德国及俄国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现代派文学潮流。尤其是法国的现代派艺术,深深地影响了捷克当时颇具才华的青年艺术家。在巴黎,捷克画家阿尔封斯·穆哈(Alfons Mucha, 1860—1939)以其色彩艳丽、独具风格、主题大多为美丽的少妇和花朵的装饰派广告海报画出了名。与他同时生活在巴黎的还有捷克著名诗人、画家及文学家弗·凯尔内尔(František Gellnér, 1881—1914)、诗人卡·托曼(Karel Tomán, 1877—1946)、文学戏剧家兼画家约·恰佩克(Josef Čapek, 1887—1945)等人。后来,他们在布拉格出版了美术杂志《自由流派》,其编辑工作由当时捷克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弗·克·莎

尔达和约·恰佩克等人担任。此杂志成为当时最为活跃的捷克文学艺术大师们的理论论坛。在布拉格,他们还举办了不少法国及捷克艺术家的作品展。一时间,布拉格不再是欧洲人眼里隶属于奥地利的一个不起眼的省城,而成了欧洲名城维也纳的竞争对手了。

这一时期,令捷克人感到自豪的还有讽刺文学大师雅罗斯拉夫·哈谢克。他在小说《好兵帅克》中创造的典型人物“帅克”的足迹踏遍了全世界。此外,与哈谢克同年出生于布拉格犹太区的奥地利作家弗兰茨·卡夫卡,是蜚声世界文坛的现代派文学鼻祖。他的作品虽是用德文写作,却大多是在布拉格完成的。至今,在布拉格查理大学附近的犹太区,还保留着他当年生活、创作的住所和他的头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捷克与巴黎的艺术家们未能再进行接触。然而,由于捷克的近代文学巨匠,戏剧家卡雷尔·恰佩克卓越的文学翻译工作,使捷克人仍读到了不少法国文学的新作。

到了20世纪20年代,捷克一部分年轻的美术家、诗人、文学家成立了左翼“先锋派”的文学艺术团体。加入这一团体的捷克著名诗人伏·万丘拉(Vladislav Vančura, 1891—1942)、维·内兹瓦尔(Vítězslav Nezval, 1900—1958)、雅·塞弗尔特、康·比布尔(Kanstantin Biebl, 1898—1951)、卡·康拉德(Karel Konrad, 1899—1971)、著名文学批评家、美学家卡·泰格(Karel Teige, 1900—1951)、贝·瓦茨拉维克(Bedřich Václavek, 1897—1943)及两名戏剧家。由于最初参加者有九人,也被人称为“九人社团”(Devětsil)。他们的艺术纲领是同情左翼社会主义政治运动,他们曾举办过无产阶级文学讲座。由于这一团体中的成员大多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团体不断进行着分化改组,前后共存在10年,培育出了捷克一代才华横溢的文学艺术家。在此基础上,捷克诞生了有别于其他国家“先锋派”的文学艺术,“纯诗主义”或“诗歌主义”(poetismus)便产生于这一年代,对捷克后来的文学诗歌发展产生

了深远影响。捷克“诗歌主义”的创始人是美学家卡雷尔·泰格及诗人维杰斯拉夫·内兹瓦尔。

“诗歌主义”是指欢乐生活中的艺术,其含义较朦胧,在文学创作中表现为缺乏逻辑性,但颇具丰富的想像力。它任凭感情自由的流露,不强调社会性,在创作中凭借潜意识,要求作家娴熟地掌握诗歌创作技巧,有人称这种诗歌艺术为“纯诗主义”。在绘画艺术中这一流派被称为“技巧派”。“诗歌主义”曾影响了捷克 20 世纪 30 至 50 年代的一代诗人和文学家。这一时代所涌现出的现代派文学艺术流派,如“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等,都为当时捷克的诗坛、戏剧界增添了色彩。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捷克的现代派诗人创作了不少所谓“内心独白”的诗歌,其中包括捷克现代抒情诗奠基人安托宁·索瓦(Antonín Sova, 1864—1928)的不朽名作。索瓦来自风景秀丽的捷克南部地区,早年他曾在布拉格学过法律,由于经济原因终止了学业,在市政府谋职,后担任了布拉格市图书馆的馆长,进入老年患重病不能活动,最终死在自己的出生地。诗人早在作职员时就以诗作《我的故乡》中的一首“鱼塘”而家喻户晓了。他写道:

那水银般的捷克鱼塘
在苍穹下闪着炽热的银光,
那镶嵌在草原中的蓝绿色,
仿佛是大地上温柔安详的秋波。^①

在另一首《我们还要回来》中,流露出鲜明的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文学的味道:

① 以上摘译自《捷克与斯洛伐克作家作品内容选读》(*Obsahy z děl českých a slovenských spisovatelů*),布拉格埃利卡出版社,1994 年。

我们还要在沉思中回来，
 那里鲜花奇香，把我们引入岔路，
 晚间的溪水泛着鳞光。
 我们还要回来，
 歌声飘出窗口，回荡在寂静的花园。^①

在这里，“鲜花”象征着爱情、美丽及陶醉，“岔路”寓意着生活中的目标、理想及意图，而诗人所勾画出的自然景色又不失其具体意义，象征起到了形容词的作用。索瓦接着吟唱道：

阳光的最后余晖撒在大地上，
 雾里的钟声已不再作响。^②

诗人与自己所爱幽会在大自然里，那是生气勃勃的秋天，如同表现主义画家的作品一样，这一幅风景画即是诗人灵魂的写照。他歌颂赞美南部捷克州大自然之美，把那里的人们视为民族的象征。他也写过反映 19 世纪南捷克农村中的教师和民间乐师的生活小说。安托宁·索瓦的诗歌受到的欢迎，可以和浪漫主义大诗人马哈相比，而索瓦对捷克年轻一代文学家的影响更为深远。

与此同时，捷克文学界还活跃着以诗人诺依曼为首的左翼文学联盟，他们在俄国无产阶级文学的感召下，创立了捷克的无产阶级诗歌及文学。他们宣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方向，对后来的 40 至 50 年代的反法西斯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这部分作家中有玛·玛耶洛娃、玛·普依曼诺娃 (Marie Půjmanová, 1893—1958) 和伊·奥尔布拉赫特等人。

伊万·奥尔布拉赫特 (Ivan Olbracht, 1882—1952) 是捷克北部

①② 以上摘译自《捷克与斯洛伐克作家作品内容选读》(Obsahy z děl českých a slovenských spisovatelů)，布拉格埃利卡出版社，1994 年。

科尔克什山区农村题材小说家安塔尔·斯塔舍克(Antal Stašek, 1843—1931)的儿子。曾在柏林学过法律,后转入布拉格文学院学习,1909年起在维也纳任《工人日报》编辑,1921年成为捷克共产党员,1945年成为捷共中央委员。他去过苏联,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1928年他发表了小说《无产者安娜》(*Anna proletářka*, 1928),讲的是布拉格的一名富贵人家的使女安娜,在1920年前后的工人运动中,与青年工人东尼克相遇、相爱,结为伴侣,建立了家庭。在工人与警察当局的冲突中,她毅然克服了恐惧和对小家庭的眷恋,与丈夫一起走上街头,参加了政治斗争。

奥尔布拉赫特的代表作品,小说《侠盗尼古拉·舒海》(*Nikola Šuhaj loupežník*, 1933)读起来就像是一部中欧地区的最后的绿林好汉的传奇故事。

尼古拉·舒海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从匈牙利军团开小差的逃兵。为了躲避兵役,他在家乡的山林里杀富济贫,贫苦人拥护他,而宪兵队悬赏捉拿他。他几次被捕,又几次逃出虎口,后来在民间被传为刀枪不入的英雄。然而最终,他还是被几个刁民出卖,被砍了头。小说的传奇色彩表现在尼古拉的英雄行为,以及他与情妇埃尔日卡和宪兵斯沃兹拉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上。作者对迷人的大自然神话般的描写,对俄罗斯、犹太及捷克文化的交叉展示,独具特色的语言运用,使这部小说成为捷克名著,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包括汉语在内。奥尔布拉赫特的另一部著名小说,是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社会、心理的戏剧哲理小说《演员耶塞尼乌斯的奇怪友情》(*Podivné přátelství herce Jesenia*, 1919)。他以象征手法,描写了战争时期一个有着双重性格的演员耶塞尼乌斯。他既有知识分子的品德,又很乖巧世故,他活泼而富激情的性格使他成功。他对女人、作品和民族的双重性格态度表现了作者对他作为社会一分子的剖析。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捷克涌现出了各类文学潮流,汇集了一代风流,他们之中产生了许多举世瞩目的文学家。诗人雅罗斯拉夫·

塞弗尔特使充满激情的、富于乐感的捷克诗歌享誉天下。他本人也最终于 1984 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文学戏剧大师卡雷尔·恰佩克(Karel Čapek, 1890—1938)出身于医生家庭,曾就读于布拉格查理大学文学院,后又在德、法等国留学,以后从事作家、记者活动。他的哥哥约瑟夫·恰佩克(Josef Čapek, 1887—1945)也是捷克有名的画家和作家。兄弟俩一起在巴黎生活并合作创办刊物,发表了一些小说和图画书籍。哥哥于 1939 年被盖世太保关进集中营,并于二战结束前夕死于伤寒。卡·恰佩克从青年时代起就翻译出版了不少法国的新时代诗歌,发表了类似侦探故事的短篇小说集《口袋里的故事》(*Povídky z jedné kapsy*, *Povídky z druhé kapsy*)、《圣坛》等。他是世界上第一位创造出“机器人”文学形象的捷克作家。他的科幻剧《罗素姆万能机器人》(*R. U. R*, 1920)中“若伯特”(Robot)即“机器人”一词被英语直接吸收,并传遍了全世界。20 世纪初是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年代。恰佩克感到,先进的科学技术在霸权主义者手中,可能会朝着有害于人类的方向发展,这种预感使他在文学作品中,以空想科幻的形式向人们提出警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他就清醒地认识到人类文明之危险来自何方。

他于 1937 年创作的剧本《白色病》(*Bílá nemoc*),按作者本人的话说,是反映了“民主思想与肆无忌惮的权利欲之间的冲突。”剧情如下:

一个国家遭到一种叫白色病的瘟疫袭击。医生加伦研制出一种有效的抗菌药。他提供此药的条件是,政府必须保证不打仗。而国家元首,一位拥有无限权势的元帅却想统治全世界。感染了此病的高级将领克律格极力劝说加伦医生放弃他的条件,为他治病,遭到拒绝。这时,元帅本人也发现自己身上出现了这种可怕的白斑,他的女儿及克律格的儿子均感染了病毒。克律格拔枪自杀了,元帅终于同意签署和平条约,以此求医治病。但是,在加伦医生前去元帅处的路上,一伙被元帅的战争宣传煽动起来的狂热分

子打死了医生。药也被这些人踩碎了。卡·恰佩克对此剧的悲剧结尾评论道：这一结尾将留给政治与历史，我们不仅是它的观众，而且是参与者，我们还清楚地知道，一个弱小民族的全部权利和命运将处于世界戏剧冲突的哪一方。

恰佩克的最后一个剧本《母亲》(*Matka*)，写于1938年慕尼黑事件的前夕。剧中一位母亲、妻子与她已逝去的家庭成员分别进行对话，他们是她的丈夫及三个儿子。剧作家让他们按照在世时的样子和想法与她谈心。母亲与她已失去的男子汉亲人们进行争辩，目的是为了保住自己惟一活着的、此刻又看不到的小儿子东尼克的性命，为了不让他再被战争夺去。这位母亲生活在欧洲的某一国度(指西班牙)，在她的国家里，人们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关于荣誉与勇敢的观念。他们时时把“民族”一词挂在嘴边，为在海外侵略时或在热带地区进行科学实验时牺牲的性命辩护。每逢他们提起“民族荣誉”这一动人观念时，母亲就不得不献出自己的一名亲人做代价。起先是丈夫，后来又是几个儿子。现在她说什么也不愿再献出最后的儿子了。然而，当她听到一个女播音员在呼叫，说敌人击沉了船舰，有400百名海军遇难，敌人用机枪在扫射乡村小学，母亲们在呼救，敌人杀害的是不能自卫的孩子们，这时她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她毅然从墙上取下枪支交给了心爱的儿子说，“你去吧！”这一声“去吧！”就是恰佩克对自己弱小的民族的遗愿。号召人们在一旦遭到侵略时，要敢于反抗。这位伟大的作家以自己的文学作品加入了国际反法西斯的行列。

“先锋派”文学在抒情诗歌方面为捷克文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小说方面，这一流派的最重要成员伏拉基斯拉夫·万丘拉(Vladislav Vančula, 1891—1942)，以自己众多的著名作品为捷克文学史增添了耀眼的光彩。

万丘拉毕业于医学院，做过医生，后专门从事文学创作，是“山菊花”社团的发起人和第一任主席。后来他加入了捷共，并于二战时参加了反法西斯地下组织，1942年，与其他部分知识分子一起被

法西斯枪杀于军事靶场。这消息立即在广播电台公布于众,用以恐吓捷克民众。

万丘拉热爱家乡土地上流淌的河流,尤其是流经他家乡小城兹布拉斯拉维的伏尔塔瓦河。河流给了作家创作的灵感,譬如小说《三条河》(*Tři řeky*, 1936) 等。小说《晴雨无常的夏天》(*Rozmarné léto*, 1926) 这篇小说想像力丰富,在语言表达上,口语中夹杂着文言词,使作品读来妙趣横生,深受读者喜爱,并被成功地拍成了电影。情节如下:

在六月雨季里的一天,三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坐在老运动员安托宁·杜拉家旁边空空荡荡的河边浴场闲聊着,不时地发着感慨之词。能言善辩的杜拉老婆卡特瑞娜认为,她丈夫的话有趣得叫人听不懂。在座的另外两位中年男人是杜拉的好友:退役的少校雨果和牧师洛赫。他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向来以诚恳热情,光明磊落的传统而著称。目前正为由一位魔术师兼走钢丝大师阿尔诺什克及其养女“睡美人般美貌的安妮”组成的马戏团大篷车的到来而沸腾。马戏团在此地停留的三天对人们来说如同是一场醉人的梦境。杜拉老婆对赤着脚走钢丝的魔术师着了迷,情不自禁地赞叹道:“这帅小伙哪来的这么大本事。”

夜幕降临,大篷车前人山人海,迷人的安妮姑娘手举托盘来到人群中收钱。吝啬的安托宁此刻刚巧没有零钱,他俯下身子对姑娘耳语了几句,姑娘理解了他的意思,而他的老婆也理解了这之后丈夫为什么表示夜间要去棚屋守护河边浴场。第二天凌晨,她毫不费力地在棚屋里找到了丈夫和安妮。据她的丈夫说,他正在给落水的姑娘进行抢救。于是,她有充分的理由搬到魔术师的大篷车里去为他做饭缝衣。

第二天的夜晚,胸怀坦荡、和蔼可亲的牧师洛赫也来大篷车找安妮约会了。可他不幸被一群地痞流氓撕裂了耳朵。安托宁用鱼钩为他缝合了伤口。

第三天晚上,轮到少校大人施展他的魅力。他把姑娘约到家

里吃饭,结果是挨了魔术师本人的一顿乱棍。此后,绿色的大篷车像幻影般地离去了。当三个老朋友重又聚集到老地方时,伤心者中最伤心的要数安托宁了,因为他的老婆“原谅了他”,又回到了他的身边。这倒不是因为老婆不忠,而是为了她那张喋喋不休的嘴。

万丘拉的其他作品还有描写心地善良,但缺乏与生活抗争能力而最终沦为一贫如洗的无产者的《面包师杨·马尔侯》(*Pekař Jan Marhoul*, 1924),表现中世纪侠盗骑士传奇故事的《玛尔格达·拉萨洛娃》(*Marketa Lazárová*, 1931)以及《耕地与战场》(*Pole orná a válečná*, 1925)等。

从1942到1948年间一个捷克美术家作家团体“42诗社”(Skupina 42)成立了。“42诗社”是由一批捷克文学艺术家在“存在主义”文学潮流影响下组成的艺术团体,以青年诗人和艺术家依·布拉特尼和约·卡依纳尔为首。他们于1947年前后发表了一系列的青年诗作,题材主要反映了都市风貌,他们抓住了人在当代文明中的存在方式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赋予诗歌叙事的特征,使诗歌散文化。这一派诗歌与我们前面提到的“诗歌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它汇入捷克战后存在主义文学洪流,构成了“先锋派”文学潮流之中的一个链条。

依万·布拉特尼(Ivan Blatný, 1919—1990)出身于作家家庭,曾在布尔诺文学院学习,二战期间大学被关闭后,在一家眼镜店工作,1948年后流亡到英国。他在国外写了许多英文和捷文的抒情诗。1978年他在多伦多出版了诗集《老住宅区》(*Stará bydlisté*, 1979—1992),诗中流露了对家乡的怀念。

奥赫尼采(Ohnice, “油菜”)是40年代寻找新文学之路的年轻作家成立的社团。他们受存在主义影响,不去探讨生死哲学,而把世界看成是无止境的生命与死亡之谜。代表作家有犹太人依瑞·奥尔丹(Jiří Orten, 1919—1941)。他与当时其他的年轻作家一样,是在诗人哈拉斯的影响下开始文学创作的。他的诗《母亲》表达了回到母亲身边,回到童年,远离成年人的充斥着肮脏和争端的现实

世界的情绪。

弗朗基谢克·哈拉斯(František Halas, 1910—1979)出身于布尔诺的一个工人家庭,他的诗歌充满了“死亡主题”。请看诗歌《老妇》(*Staré ženy*, 1935)的片段:

死寂般的周日下午,
老妇人愁眉不展,
她表情呆滞
面容憔悴,
脸上已读不到往日的梦幻,
遐想与热望早已成为泡影,
残留永驻的仅有
人老珠黄
老态龙钟。^①

哈拉斯在 1947 年创作的诗歌《我还要回来》中写道:

“假如我只剩一双尚能哭泣的眼睛,
我还要回来,
即使是哭瞎了双眼也要回来。”

他的诗集《我们的聂姆佐娃女士》(*Naše paní Božena Němcová*, 1940)是为了纪念这位伟大捷克女作家聂姆佐娃诞辰 130 年创作的,诗歌回忆了聂姆佐娃不幸的婚姻和贫困的家庭生活,她的痛苦及她的早逝。在法西斯占领时期,这本诗集独具意义。哈拉斯的诗歌从 30 年代至今依然令捷克人感动。1968 出版的文学刊物中,“面孔”(*Tvář*)杂志即以他的同名作命名。

① 译自《19—20 世纪捷克文学选集》,捷克国家师范出版社,1980 年。

五、20 世纪中期的捷克文学

1. 捷克反法西斯文学

捷克文学在二战德国纳粹占领时期存活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成批的作家被监禁、迫害,被送往集中营或被迫逃往国外。书报检查制度的严格控制使作家们无法发表作品。1939 年,捷克所有的高等学校被关闭。1944 年秋,全国的剧院也都停演。纳粹德国对捷克的侵略给捷克文学界,尤其是小说创作留下了阴影。由于题材的限制,作家们几乎不敢涉及当代现实,他们要顺应时势,寻找出路。由于法西斯的迫害,一部分才华横溢的捷克文学家不幸被捕入狱,在集中营死去,其中也包括不少著名的犹太籍作家。

在 1945 年战后最初的几年,描写战争年代及作家本人亲身经历的小说、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作品较为多见。一些作品就诞生于战胜法西斯的前夜。捷克的反法西斯文学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与当时的苏联及其他欧美国家,乃至斯洛伐克同时期的文学作品相比有明显的不同。捷克的反法西斯文学没有很多直接的战场前线描写,游击战或集中营题材的作品也为数不多,捷克作家的战争小说大都描写了时代的严峻、英雄主义行为、人民大众的希望和寄托以及作家们对本身所经历的磨难和牺牲的回忆。

尤利乌斯·伏契克的报告文学体小说《绞刑架下的报告》(*Reportáž psaná na oprátce*, 1945),描写了作者在狱中的生活细节,表现了各类正反面人物及个人在战争中的感受。这部小说于1950年被授予国际和平奖。尤·伏契克(Julius Fučík, 1903—1943)出生于布拉格,自幼喜爱文艺,写过许多文学评论,曾担任《红色权利报》新闻记者。在德军占领捷克时期,他是捷共地下党负责人之一。1943年被捕入狱,后被押送到柏林,并被处以绞刑。二次世界大战后,捷克作家尤利乌斯·伏契克的名字与他的著名反法西斯小说《绞刑架下的报告》被译成了世界多种语言,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名篇。小说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描述:

一天,在经过一整天的审讯后,当德国纳粹狱长波赫姆带着他(伏契克)乘车穿越布拉格市中心聂鲁达街,前往布拉格城堡时,对他说道:“我知道你爱布拉格,你难道不想再回到她的怀抱中来吗?她多么美啊!即使你不在了,她也是美丽的……”作者接着写道,“布拉格当时已感觉到秋天的来临,迷人的夏天傍晚笼罩在一派淡紫色的雾气里,像是熟透的葡萄,像葡萄酒一样令人陶醉,我愿一直望着它直到辞世而去,然而我打断了他(狱长)的话,说:‘当你们不在时,布拉格会变得更加美丽。’”^①

近几年来,捷克舆论界对伏契克本人在狱中的表现有许多争论和疑点,但小说确实出于伏契克的手笔,而且他被纳粹法西斯迫害致死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这部文学作品也被译成了中文。尽管法西斯残害了捷克文学界的不少志士仁人,但一部分优秀的文学作品或在战时、或在战后仍得以发表,丰富了这一时期的文坛。许多著名小说家、诗人都匿名发表作品,其中包括杨·德尔达、诗人伊·布拉特尼、弗·霍兰、约·卡依内尔等人。战时文学的存在和发展充分体现了捷克语言文学顽强的生命力。

提起杨·德尔达(Jan Drda, 1915—1970),中国读者也许并不陌

① 摘译自尤利乌斯·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布拉格政治文学出版社,1962年。

生。反法西斯故事片《更高原则》(*Vyšší Princip*) 早就被译成中文在我国上映。影片里,捷克一所中学一位脾气古怪、其貌不扬的拉丁文老教授讲课时好用“更高原则”这句口头语,于是学生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更高原则”。一天,在他的拉丁文课上,校长带走了他班里的三名学生。他们被枪杀了。这是纳粹法西斯为了报复战时在捷克发生的暗杀德军的所谓“帝国保护国”将领海因德利希事件而残杀无辜学生。在教研室里,全体教员讨论着,怎样向学生们澄清事件的性质。老教授毅然不顾校方意见,走进课堂宣布:“从更高的道德原则出发,杀死刽子手不属犯罪。”这时,学生们齐刷刷地全体起立,向他们心中这位大无畏的勇士致敬。

这篇故事选自德尔达的著名短篇小说集《沉默的防御工事》(*Němá barikáda* 1946)。这本小说集主要反映了 1945 年二战结束前夕的布拉格起义和捷克人民与法西斯占领者进行的殊死搏斗。书中再现的是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们不是战士军人,但长久以来埋藏在心中的对法西斯暴行的仇恨和反抗的烈焰一旦爆发,他们便挺起胸膛,毫不犹豫地奔向反法西斯战场。

《沉默的防御工事》是本书的另一篇短篇小说的名称,描写了布拉格解放前夕的一个故事。那时,反法西斯的战斗已不单是捷克人的事了。在布拉格桥上有三座防御工事,一名西班牙人、一名荷兰人和一个警察守卫在那里,他们共同抵御了德国坦克的进攻。于是,炮火齐轰这几座堡垒。终于,防御工事沉默下来了,德军开始毫无顾忌地向大桥进攻。然而他们不知道,这不过是诱敌深入的圈套。勇士们最终获得了成功。德尔达的小说与戏剧表现了对捷克人民深刻的同情和理解,他的处女作《掌上小城》(*Městečko na dlani*)、长篇小说《活水》(*Živá voda*)、《与魔鬼的游戏》(*Hrátky s čertem* 1946)、《邪恶的村庄》(*Hříšná ves* 1959) 等表现了老百姓中流传的关于善良、热心的魔鬼的故事。他的作品继承了捷克戏剧大师卡雷尔·恰佩克的特色。

捷克当代著名女作家玛丽亚·普依曼诺娃(1893—1958)的长

篇小说三部曲《十字路口的人们》(*Lidé na křižovátce* 1937)、《玩火》(*Hra s ohněm* 1948)和《生死搏斗》(*Život proti smrti* 1952)反映了纳粹在德国掌权后,于1939年建立所谓的“捷克摩拉维亚保护国”,直到布拉格在红军大举进攻下得到解放的历史画卷。小说刻画了二战时一群捷克人的命运。以捷克小城乌利的卡姆查与乌尔班两家人的遭遇为线索,并把他们的故事置于二战前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如柏林的国会纵火案,以及德军灭绝人性地把捷克中部地区里吉采村(Lidice)夷为平地的真实事件等。小说的主人公卡姆查的女儿海兰娜医生勇敢地参加了反法西斯地下斗争,被盖世太保枪杀于科比利斯刑场。在《昂首挺胸》(*Dívej se výš*)这一章节里,我们可以读到这样催人泪下的词句:“她(海兰娜)倒下去了,然而,捷克的大地展开臂膀接住了她……”这震撼人心的就义读起来令人热泪盈眶,形成了作品的艺术高潮。普依曼诺娃是捷克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创作的奠基人和诗人。她在二战后访问过中国,并写了游记诗集《中国的微笑》(*Čínský úsměv*, 1954)。

她的大部分抒情诗,如《爱情表白》、《布拉格》、《千百万只鸽子》等作品都属战后初年歌颂解放与和平的诗歌。她的许多文学作品都有中文译本,包括上述反法西斯长篇三部曲《十字路口的人们》、《玩火》及《生死搏斗》。

捷克的犹太籍作家群体也为反法西斯文学增添了色彩。诺贝尔特·弗里德(Nobert Frýd, 1913—1976)出身于一个犹太糖商家庭,是著名小说家及文学评论家。他在大学学习过现代文学和法律,二战时作为犹太人被监禁在捷克的泰莱兹因集中营和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等地,战后还曾在审判法西斯党徒时出庭作证。他于战后从事外交事务和广播电台工作,最后成为职业作家。他发表的小说有《活人的盒子》(*Krabice živých* 1956)、《刽子手不会等待》(*Kat nepočká*)、《装在瓶子里的信》(*Lahvová pošta* 1971)等,小说《活人的盒子》是他的成名之作。在《装在瓶子里的信》

中,他以自己个人和家族在 30 年代和战时的经历,描写了生活在捷克的犹太人近百年的历史。他还到过中国、朝鲜、蒙古等许多国家。作者弗里德在纳粹集中营经历了无数痛苦磨难,《活人的盒子》描述了他的亲身感受。小说还被搬上了银幕。

1944 年,有一批囚徒从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来到阿尔卑斯山脚下的纳粹弹药厂做工。他们是经过选拔的不同国籍的犹太人。他们将在饥饿与皮鞭的非人待遇中修造地下掩体。在 3 号集中营,几名纳粹残酷统治着他们。纳粹利用了德籍囚徒、杀人犯、盗贼来威胁其他囚徒。这些本来就是罪犯的人有了一官半职后,就变本加厉地摧残受奴役者,后者仅仅因为动作慢或身体弱也要挨鞭子。因为按照这些德国囚徒的话说,他们是“愚蠢的”犹太人。书中的主人公兹丹涅克是个进步知识分子,他妻子因为要生孩子留在了捷克的泰莱兹因集中营。

在奥斯维辛,由于他年纪轻没有被送进煤气间,而是被送去做苦役。一路上,他们被装载在运牲口的车厢里忍饥挨饿地度过了 56 天,有 6 人死在途中。他们顶风冒雪在严寒中赤脚行走。人们一批批地死去,剩下的严重营养不良。而监工们却在偷盗,甚至在拿死人的金牙做黑市交易。集中营中的严酷现实使兹丹涅克变得自私起来,而难友们争取活下去的斗争使他认识了人的真正价值及自由的宝贵。

终于,集中营里出现了一支勇敢的有经验的反法西斯组织,他们不断地制造事端。一些德籍囚徒头目也被拖往前线去了。利用这个机会,他们成功地安插了自己人。纳粹分子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兹丹涅克也成了一名职员,可以左右这些生活在“活人与死人盒子里”的人们的命运了。

在小说结尾,作者并未像传统的反法西斯故事那样,以盟军解放集中营来了结故事,而是以法西斯分子末日的来临,以及对走出集中营的最终胜利者们的预言,给读者留下了无限的遐想。小说的人物性格心理刻画与情节紧密相连,扣人心弦。

捷克杰出的原体育评论家,报告文学小说家奥塔·巴维尔(Ota Pavel, 1930—1973)也是受捷克人赞誉的犹太籍作家。他的自传体小说《美丽小鹿之死》(*Smrt krásných srnců*, 1971)及《我怎样见到了鱼》(*Jak jsem potkal ryby*, 1974)是捷克当代文学佳作。《美丽小鹿之死》以悲喜剧的形式,描写了一个犹太人及他的家庭在法西斯占领捷克时的遭遇。

小说透过一个小儿子对自己所热爱的、性格复杂的捷克犹太籍父亲审视的目光,讲述了他父亲对水、鱼、大自然的热爱。书中回忆了战前,这个家庭里的小儿子度过的幸福童年。二战时,由于他们是犹太、捷克人的混合婚姻,给家庭带来了不幸。但是父亲在最严峻的时刻都没有丧失他那天生的幽默感。他在身配犹太之星与盖世太保军人不期而遇时,竟大声问候道:“为您效劳,陛下(指第三帝国皇帝)!”作为犹太籍的捷克人,父亲身上颇具他的祖先的经商天赋。他成功地推销了当时的最新时髦产品吸尘器和冰箱,他经营鱼塘,懂得商术,又从不服输。而在生活中,他又不是那种标准的模范父亲,时不时地还卷入桃色事件中。信奉基督教的捷克籍母亲可谓家中的贤妻良母,这家庭笼罩在爱国情节中,并且一直保持过圣诞节的传统。这是因为,父亲也许比爱妻子更热爱自己宝贵的家园。

小说中的另一位有趣人物是“盗猎能手”布罗塞克大叔,他是这一家的好友与常客。终于,两个儿子和父亲要去集中营服苦役。为了能活下来,让母亲能一人在家挺过战争,父亲不顾平素胆大妄为的布罗塞克大叔的劝阻,带着他们心爱的猎犬霍兰去偷猎那些他们在战前曾那么热爱的林中小鹿。猎犬霍兰对父亲的理解远远胜过了身为人类的种族主义者们,它在父亲哀求的目光下,终于帮助父亲捕到了小鹿。

战后,当这家的兄弟俩幸运地返回家乡时,小依瑞体重只有 40 公斤,他感慨地说,“是小鹿拯救了我的性命,或许正是它们的肉使我的生命火花刚好维持到最后的一刻。”

这篇小说被成功地搬上了银幕。作品中的语言生动、诙谐,充满了智慧、伟大的人类爱心及幽默感,使读者和观众沉浸在作者唤起的充满诗情画意的怀旧情绪之中。奥塔·巴维尔的其他短篇小说还有《一整箱香槟酒》(*Plná bedna šampanského* 1971)、《来自上帝的奖杯》、《芹菜王之子》等等。

出生于布拉格的犹太作家阿尔诺什特·卢斯廷(Arnost Lustig, 1926—)曾于1942至1945年被关押在纳粹集中营,1945年逃生,直至二战结束一直隐匿在布拉格。战后大学毕业,成为捷克驻以色列记者。回国后在报刊、新闻广播和电影界任职,60年代以后留在美国高等学校里任教。

他的小说大多描写二战时关押在集中营的犹太人,例如短篇小说集《黑夜与希望》(*Noc a naděje* 1957)其中包括了7篇描写生活在捷克著名的泰莱兹因(Terezín)集中营犹太人居住区里的囚犯的故事。

第一篇故事“回归”以心灵自审的形式,向读者展示了一位名叫陶斯格的小个子男子的遭遇。他在被押往集中营的路上得以逃脱。此后的四个星期里,他到处躲藏,甚至藏身于老百姓的食橱里,引起了他们的不安。于是,他扯掉了犹太人的标志,在大白天跑到街上。然而,每个行人的目光和话语都在撕扯着他的神经,终于他又“幸运地”混进了押送“活牲口”前往泰莱兹因的队伍。甚至当他被纳粹党徒打耳光时,还感到万幸。但是,他逐渐觉悟了,“人若在生活之中变为牲畜,他就会惧怕人类。”后来,陶斯格又出逃了。他宁愿前途未卜,也不愿必死无疑。

“玫瑰街”的故事则使读者窥见了纳粹军人的内幕。在他们的眼里,犹太人还不如一群等待被屠宰的牲畜。他们表面上看,都是为人粗鲁,而暗地里却勾心斗角,为了那银色的肩章(升官)争相告密。他们的老婆则不知羞耻地掠夺穷苦人最后的一枚戒指和最后一片面包。然而,即便在最纯种的德国人之中也有没有完全泯灭良心者。一位司机枪毙了他的红毛狗,因为它撕咬被打死的老妇

人。而囚徒之中也有败类。他们奉承“上司”，傲视自己的同胞。但是他们的下场，比他们所傲视的人也好不了多少。

在“蓝色的火焰”一章里，作者把读者的目光引向那些当时与自己同龄的少年男女们，他们面黄肌瘦，终日想着用什么可以填饱饥肠。独树一帜的是这些花季少年的道德教育。一个铁匠小帮工看起来是与世无争的歌手，而一旦被逼急了，也会精神抖擞，以自己的性命相拼，砸碎了集中营头领的脑壳。感人肺腑的是年轻的恋人什捷潘与安娜有生以来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热吻。在污浊的岁月里，所有人都体验了心灵的纯洁与至死不灭的信念：一百次地倒下，又一百次地站立起来，并且永不叹息！

卢斯廷的同类题材小说还有《黑夜金刚石》(*Demanty noci*, 1958)、《为卡·郝罗维佐娃祈祷》(*Modlitba pro Kateřinu Horovitzovou*, 1964)以及描写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故事的《杏仁的苦味》(*Hořká vůně mandlí*, 1968)等。

《罗密欧，朱丽叶与黑暗》(*Romeo, Julie a tma*, 1958)是捷克著名的反法西斯题材小说。作者杨·奥特切纳谢克(Jan Otčenášek, 1924—1979)是战后50年代初露锋芒的小说家、戏剧影视编剧及职业作家。小说的梗概如下：

五月的一个深夜，青年学生巴维尔在布拉格新城区的一条长椅旁遇到了一位带着箱子，哭泣着的姑娘。她很不情愿与巴维尔交谈，似乎内心充满恐惧。她说：“别担心我，我只是有些害怕。”这个名叫埃斯特尔的姑娘穿着带有犹太人六角星标志的外套，口袋中装着去特莱兹因集中营的传票。她在被押送的路上逃了出来。在这之前，她的父亲，一名乡村医生已被纳粹带走，至今杳无音信。听到这儿，巴维尔毅然说道，他们不会得到你的，跟我来吧。他把姑娘藏到了他的单人房间。当晚，巴维尔头一次对父母撒了谎，父母感到很不安。

1942年5月27日，暗杀德军将领海因德里希的事件爆发了。当时的法律规定，私自窝藏陌生人者，将诛连九族。在埃斯特尔面

前,巴维尔隐瞒了通缉令及被枪杀者名单。这时,巴维尔已通过了高中毕业考试,但还有口试在等待着他,当然他对此已胸有成竹。

一天,父亲的同事发现了这位犹太姑娘,他帮助他们克服了恐惧,并为巴维尔和姑娘弄到了双份口粮,免得小伙子忍着饥饿,与姑娘共同分吃一份面包。此后,同情、感激、共同的担惊受怕引起了感情的共鸣,两位年轻人开始热恋了。然而好景不常。他们住的楼里有个德国奸细,当他听到住在楼顶的画家说他那为德军战死的儿子没什么值得骄傲时,画家被捕了。犹太姑娘目睹了画家的不幸。不久她也被发现了。密探试图进入她的房间,受阻后便在房门上画了六角星。巴维尔决定带姑娘去亲戚家避一避。就在悲剧发生的前夜,姑娘拥抱着巴维尔说,我想跟你生孩子,想嫁给你。第二天,街上响起枪声,盖世太保包围了盟军伞兵的栖身之地。德奸极力想闯入犹太姑娘的房间。为了不使整幢楼房处于危险之中,埃斯特尔冲到了街上,立即被子弹打死了。

这一感人的故事被译成多国语言传遍了世界,还被改编为戏剧、电影多次上演。这是奥特切纳谢克在 50 年代初创作的小说。除此之外,这位多产的作家还出版了不少当代社会题材作品。其中有描写捷克 1948 年二月事件中几个青年知识分子命运的小说《公民布里赫》(*Občan Brych* 1955),描写 5 个在飞机制造厂工作的青年参加抵抗运动的小说《瘸腿的奥尔非斯》(*Kulhavý Orfeus* 1964),描写一对青年恋人——捷克的电影导演依瑞与德国的女建筑师之间带有政治历史色彩的爱情的小说《天堂下雨时》(*Když v ráji pršelo* 1972)等等。

2. 二战后的“解放”诗歌与 50 年代的“和平生活”抒情诗

1945 年 5 月,布拉格从纳粹法西斯的铁蹄下获得了解放。捷克人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此刻,文学家、诗人及知识分子与全国人民一样沸腾了。解放布拉格的枪声未停,新诗新作便如同

泉水滚滚而来。诗人们如同哑巴重新开始说话,他们那长久以来受压抑被摧残的心苏醒了。

在这伟大的历史时刻,最能表达他们心声的莫过于那些热情奔放的诗歌了。这些诗讴歌自由来之不易,反映人民反抗法西斯斗争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以及对苏联红军的感激之情,形成了一股“解放”诗歌热。不少在当时已成名的“先锋派”诗人也加入了这一浪潮。这些诗歌继承了20年代时曾经盛行的“无产阶级诗歌”的传统,对战后捷克诗坛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次世界大战后,捷克的诗坛与小说界相比,创作力量的损失较小。虽然在刚解放不久,20年代成名的几位无产阶级诗歌先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歌的奠基人卡·托曼(Karel Toman, 1877—1946)、约·霍拉(Josef Hora, 1891—1945)和诺依曼等人相继去世。但创作热情更为旺盛的新一代诗人以维杰斯拉夫·内兹瓦尔(Vítězslav Nezval, 1900—1958)为代表,在经历了黑暗年代后顽强地活了下来,他们充满激情地创作了大量的“解放诗歌”。其中有类似20年代初,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捷克斯洛伐克获得独立,实现梦寐以求的理想时所诞生的“无产阶级诗歌”的作品。这一派的代表有斯·科·诺依曼、依·沃尔克、伊·霍拉、雅塞弗尔特等捷克最伟大的诗人。

斯坦尼斯拉夫·科斯特卡·诺依曼(Stanislav Kostka Neuman, 1875—1947)是捷克近代文学史中象征革命运动的代表人物。他的《红色诗歌》(*Rudý zpěv*)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歌的经典作品。他的诗作在那些年代感染力很强,当时的诗人们总是出现在群众集会上,他们面对面地向听众朗诵自己的诗作,没有群众与个人之分。继往开来的年轻诗人们曾把诺依曼视为领袖。解放诗歌的代表作品还有诗人弗·赫鲁宾(František Hrubín, 1910—1971)的诗集《约伯之夜》(*Jobova noc*, 1945),诗人在庆祝自己的诗歌从孤独、压抑之中解放出来,这激情发自诗人的内心深处,体现了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不可分割的意念。

依瑞·沃尔克(Jiří Wolker, 1900—1924)是捷克 20 世纪初最著名的青年诗人。他是个银行职员儿子,在布拉格学过法律,也在查理文学院听过课,还亲耳聆听过当时著名的文学理论家莎尔达的课。他去过意大利和南斯拉夫。1921 年捷共成立不久,他就成为其成员。1922 年又成为捷克“先锋派”团体九人之一。但是 1923 年,他又退出了该艺术团体。这一年,他患肺病在斯洛伐克的塔特拉山区疗养。沃尔克早年受世纪初的文学颓废派影响开始写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捷克盛行的“维它主义”潮流对他影响很深。他的成名之作是诗集《客人到家》(或译《宾至如归》*Host do domu*, 1921),出版于一战之后。这场战争在作家眼里充满血腥、诛杀和自私掠夺。他认为,这个扭曲的世界要以爱、朴实和恭顺来治疗。所以,在第一首诗中他就写道:我要变小,变得更小些,变成世界最小的一分子。一滴露珠对于生命来说与整个乾坤同价。沃尔克以一颗天真无邪的心,表达了战后文学界的“维它主义”情绪。诗人写道:“我爱事物,也爱整个世界”,因为“人必须爱人,个人是孤独的,他终归将淹没在人群中”,“他敞开自己的胸怀与心扉”,如同民间常言的至理名言“客人到家,上帝来家”。在这里,沃尔克利用圣经中的民俗化概念,把万能之主人格化,从而也表达了他的基督教人文思想倾向。

沃尔克在 24 岁时便死于肺结核。他的最后一部诗集是《艰难时刻》(或译为《生辰》*Těžká hodina*, 1922)。这是传统的爱尔本式的民间故事新编与现代派的诗歌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在《大海》这首诗中,他的名句“世界只属于那些使这个世界得以生存,并依仗这世界而生存的人”歌颂了劳动人民。另外还有表现一对情人由于贫困而不能为有了爱情的结晶而欢乐的诗篇《未出生的孩子》,以及在劳动中不惜以自己的幸福和生命作代价,为他人作出牺牲的《炉工的眼睛》(*Balada o očích topičových*)等。这些名篇使沃尔克加入了 20 年代捷克无产阶级文学家的行列。

弗朗基谢克·赫鲁宾(František Hrubín, 1910—1917)出生于布

拉格。童年在伏尔塔瓦河与萨瓦河交界的乡村里度过。南捷克地区的秀丽风光给予诗人丰富的灵感和想像力。高中时,他就在学生杂志上发表文学作品,后来专门从事文学创作,成为捷克“诗歌之友”俱乐部主席,并在二战后荣获“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赫鲁宾的诗成为连接捷克二战前的“无产阶级诗歌”和战时所谓“42 诗社”之间的纽带。

赫鲁宾曾倾心于诗歌的“唯灵感论”。他战前发表的诗集有《远处的歌》(*Zpíváno z dálky*, 1933)、《蜂房》(*Včelí plást*, 1940)和《挥动的翅膀》(*Mávnutí křídel*, 1944)等。战后,他的诗反映了反法西斯的主题,例如在《面包与钢》(*Chléb s ocelí*, 1945)、《约伯之夜》(*Jobova noc*, 1945)中,他唾弃那把人类引向毁灭的“悲观与金钱的世界”,要去迎接那“刚刚出现在地平线上的另一个世界”。诗人吟颂道,“这未来的美丽世界属于你和你的孩子们。”诗人从歌颂新世界转向为孩子们写诗,他写的儿童诗歌丰富了捷克当代儿童文学宝库,并作为经典作品经常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他在 60 年代里的作品更趋成熟,包括抒情叙事诗集《留声机喇叭浪漫曲》(*Romance pro křídlovku*, 1962)及小说《金莱因特苹果》、剧作《八月里的星期天》(*Srpnová neděle*, 1958)等。

加入“解放诗歌”洪流的诗人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1901—1986)出生于布拉格日什科夫工人区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他早年从事记者与文学事业,是捷克“先锋派”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家之一,也是捷克目前唯一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的诗歌创作之路反映了捷克当代诗歌发展所走过的每一段里程。他从创作无产阶级诗歌起步,在创作方法上受过“诗歌主义”影响。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是第一个站起来歌颂广大捷克人民反法西斯斗志和勇气的捷克诗人。他的诗集《把灯熄灭》(*Zhasněte světla*, 1938)、《鲍日娜·聂姆佐娃的扇子》(*Vějíř Boženy Němcové*, 1940)、《披着光彩夺目的盛装》(*Světlem oděná*, 1940)和《石桥》(*Kamenný most*, 1944)、《泥盔》(*Přilba hlíny*, 1945)等表达了捷克人民保卫祖国的心声与决心。

1938年9月30日“慕尼黑协定”的签署,使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利益被出卖。这时,他写道:“再见了,清泉。在这茫茫黑夜,强归他人的地方,流水潺潺不息,瀑布倾泄不止,这永恒的激流,总也不会消失……它们即使筋疲力尽,仍然振作、昂扬。针尖铭刻着我们的命运,不要哭泣,不要悲伤!这只能在额上留下条条皱纹。我们田野路旁的云雀,在生命攸关时刻,歌声依旧嘹亮。让歌声带领我们继续向前,不悲恸也不气馁。当一个未实现的梦突然毁灭,另一个更美好的梦必将出现。”^①

在1945年5月布拉格起义的日子里,诗人又写道:“再来一次春天吧!在这充满爱情的时刻,射击的烈火催得树枝开了花。……我忆起了那些日子:钟铃自己敲响,城堡上的射击孔像拳头般地张开……啊,让春天在我的手中再现吧!”^②塞弗尔特坚信,伟大的捷克民族是不可战胜的,世界及全民族的进步力量一定能战胜暴虐和野蛮。在法西斯占领时期他曾被捕,50年代后期因患病和政治原因,他一度终止了文学创作,后又重返诗坛。

在同辈诗人之中,塞弗尔特活得最长。他的一生与捷克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被捷克人看作伟大的民族诗人。他一生创作了六十多部诗集,大多数为无规则韵律的自由体诗,主要是批判社会的不平等及描写爱情。其作品一开始就表现出了敏感、柔情、梦幻以及面对残酷世界的忧伤。诗人的创作起始于无产阶级诗歌,经历了“诗歌主义”阶段,后又抛弃了一般规律性的词曲音律,代之以押韵的散文体形式。其中作于1925年的《无线电波》(*Na vlnách T. S. F. – bezdrátová telegrafie*)是“诗歌主义”的典型作品。诗歌主义者们喜爱用离奇的、能令人兴奋的构词和不落俗套的构思使诗意朦胧闪光,使诗歌变成为诗人想像力的玩具。

在《无线电波》中,有一首“诗的冰淇淋”这样写道:

“甜甜的冰淇淋覆盖着屋顶,你所见到的一切何等美丽!晶莹

①② 选自星灿、劳白译著《紫罗兰》,漓江出版社,1986年。

的两眼噙着泪花,这不是笑出来的泪水,不是啊,这已是春天来到了北极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巴黎,塞弗尔特为繁华的城市中灯红酒绿的夜生活,为微笑的女人所陶醉,他吟诵着这样的诗句:“巴黎是欧洲的镜子,……艾菲尔塔是她的钢铁竖琴。”

50 年代里,他写了一组爱情叙事诗《维克多尔卡之歌》(*Písň o Viktorce*, 1954) 和一部获得国家奖金的诗集《妈妈》(*Maminka*, 1954), 诗人以日常用语吟颂出了一段动人的故事:

“下次别再乱花钱啦,告诉我,这又费了多少?”

妈妈这几句话,我已记得烂熟。

她总是这么节省着一分一毫。

……我硬让妈妈收下了这束兰色的春花。

她用亲吻回报我时,嘴唇微微颤抖:

“儿啊,我已经老了。”

她每年为这生我一次气,后来才慢慢地习惯。

……墙外钟声敲响,死一般的寂静使我惊慌。

妈妈的脸蒙上了白布,无声无息地躺着;

她的两腿僵直,裙子垂落在地上。

我去抬她的手,僵硬冰凉,手指紧扣在掌心上。

我想把花束放到她的手里,这已是最后一次了啊,

可是她却紧扣着指头不放。

在 60 年代末创作的《避瘟柱》(*Morový sloup*, 1971、1977、1981 再版) 中的最后一段,诗人似乎在对自己的诗歌作总结,他在回忆自己已逝去的诗友们时说:

“诗歌亘古就与我们同行,

它如同爱情,如同饥饿、瘟疫、战争。

有时候,我的词句愚蠢得羞于见人。

但是,我并不因此请求原谅。

我深信:寻求美的词句总比杀戮和谋害要强!”^①

在捷克二战后的诗歌创作中,自由诗体较为普遍,诗人们不再注重音韵,而是直接采用了类似歌曲创作的形式。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代表性诗歌,还有塞弗尔特的挚友霍兰的《感谢苏联与红军》(*Dík Sovětskému svazu*, 1945)和《献给你》(*Tobě* 1947)。弗拉基米尔·霍兰(Vladimír Holan, 1905—1980)也出生于布拉格,是塞弗尔特同时代诗人。他曾作过职员和编辑,翻译过法国、西班牙、俄国、波兰和德国的诗歌,也为儿童写诗。解放的感受对他来说如此强烈,以至他的诗集一再地回到这一主题。

霍兰的成长之路曲折复杂。他儿时是在伟大诗人马哈的湖畔度过的,年轻时曾在退职人员管理机关工作,由于对诗歌的特殊情感,又与上级不和,提前退职,成为职业作家。他有丰富的艺术修养,受到纯诗主义和巴洛克文学的影响,他于1964年写的《哈姆雷特之夜》(*Noc s Hamletem*)被誉为捷克20世纪著名诗篇。在诗中,他吟颂着哈姆雷特的名句:“活着,还是不活?”诗人对哈姆雷特“我们是谁,来自哪里,去往何方?”的追问产生了异议。他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及人类与自己个人的关系一分为二。他视黑夜为颓废之夜,因为这黑夜相信爱情的死亡。诗中还出现了莎翁笔下的朱丽叶,在这里,哈姆雷特对她的爱是冷酷无情的。霍兰从内心独白转而歌颂母爱。然而时空的差距,最终使哈姆雷特断绝了人与自然结合的结局。霍兰在诗中表达了对莎翁的崇敬,尽管生活在当代的捷克诗人比那位哲学家丹麦王子所熟悉的生活要复杂得多。

塞弗尔特认为,他的挚友霍兰有神秘主义的倾向。听说,当霍兰留宿在捷克伟大语言学家多布罗伏斯基的故居遗址时,逝者曾

① 上述诗歌片段选自星灿、劳白译诗集《紫罗兰》,漓江出版社,1986年。

在夜间造访他,与他谈心。而死去的捷克著名诗人哈拉斯也与他相逢。霍兰非常熟悉法国、奥地利诗人的作品,欣赏他们的孤独感,欣赏他们与大自然的结合和他们诗歌中的音乐感。

同属“诗歌主义”流派的弗朗基谢克·哈拉斯(František Halas, 1901—1949)以往被看作是以死亡为主题的诗人,而在《街垒》(*Barikáda*, 1945)这首诗中,却反映了战争结束后喜悦欢欣的心境。他同塞弗尔特一样,写了一本有关民族复兴时代捷克女作家聂姆佐娃的诗集《我们的鲍日娜·聂姆佐娃女士》(*Naše paní Božena Nemcová*, 1940)。他在反法西斯期间的诗作曾编入诗集《在队伍中》(*V řadě*, 1948),这些我们在前面已提到。

女作家普依曼诺娃的诗集《欢乐与辛酸》(1945)也是这一时期捷克诗坛代表性的作品。这位小说家兼诗人在1954年创作的诗集《中国的微笑》,歌唱了刚刚获得解放的充满希望的新中国,诗中像聊家常似的说:“……他们用眼睛探问你:‘你是谁,长着个大鼻子的?’来个微笑吧!他们立刻微笑,我从未听见孩子的哭泣。当母亲把眼睛向孩子们低垂,她的微笑满含羞怯,满含着百年来隐忍的辛酸。静点吧,快乐在于起床,忧愁则要入睡。在她眼里。过去年代的雪正在融化,而向日葵刚好开花。你们,小龙们,你们,我的孩子们,……”

文学批评家评论说,捷克的诗歌浪潮与时代的发展是同步的。这一点在当代诗坛表现得很突出。1938年捷克诗坛的崛起,反映了抗议慕尼黑的叛变及歌颂捷克民族的反法西斯精神。1945年以后的诗歌充满了歌唱解放的喜悦和豪迈情怀。而50年代之初的和平生活景象,则以抒情诗的形式呈现,这时的主题是歌唱幸福的新生活,回忆童年的往事,抒发对未来的希望。当代世界著名诗人,智利的巴普洛夫·聂鲁达、苏联的马雅可夫斯基等人的作品,都给予了捷克近代诗人们以创作的激情。在他们之中比较突出的代表有内兹瓦尔。

维杰斯拉夫·内兹瓦尔(Vítězslav Nezval, 1900—1958)出生于

捷克摩拉维亚乡村。田园生活是他创作的第一源泉。“和平”、“故乡”、“新生活”、对美的追求和向往是诗人创作的基本主题。其富代表性的作品为长诗《和平颂》(*Zpěv míru*, 1950), 诗中道出了人们为什么战斗, 为什么而活的心声。诗人写道:

是为了让人活得长久;
让你的孩子不至面无血色,
使蔚蓝的天空不变成凶手的降落伞,
使巴黎, 布拉格, 罗马 ……
不变成庞贝。
为了合作化的农户,
为恋人们的拥抱和亲吻,
为每日宁静的睡眠,
为莓果一般亮晶晶的孩子的眼睛,
为人生在世能幸福地劳动和享受爱情,
而高唱和平之歌。^①

这首诗曾被译成多国语言发表, 并于 1953 年荣获世界和平理事会金奖。内兹瓦尔也曾是捷克“纯诗派”团体的代表诗人。战后初期, 他的作品具有丰富、独特的形象。他的名作有长诗《爱迪生》(1924)、《斯大林》(1949)、《故乡》(*Z domoviny*, 1951) 等。内兹瓦尔还翻译出版过毛泽东的诗词。

战后充满乐观主义情绪的诗人作家威莱姆·扎瓦达(Vilém Závada, 1905—1982) 于 1955 年创作了《田间的野花》(*Polní kvítí*), 把旧时代的捷克精神与当代社会主义自然地揉和起来, 向人们展示了一幅世界劳动者大家庭的美好图景。

扎瓦达与诗人哈拉斯等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走上文坛的。

① 译自《19—20 世纪捷克文学选集》, 莫斯科版本, 1958 年。

他的诗朴实诚恳,常常采用简单的歌词形式,写出寓意深远的诗篇。他的《城市之光》(*Města světla*, 1950)把炽热的国土上工人区那热气腾腾的景象与旧世界进行了鲜明对照。

1955年前后,捷克诗坛中涌现出了一批年轻有为的诗人,代表人物有依瑞·肖杜拉(Jiří Šotola, 1924—)。他的文学创作是从加入《五月》诗社开始的。第一部诗集是《墓碑》(*Náhrobní kámen*),后来又发表了《为了生活》(*Za život*, 1955)、《红花》(*Červený květ*, 1955)等诗集。他也继承了内兹瓦尔的纯诗主义传统,其中的部分作品展示了世俗的游乐场和集市的画面。在60至70年代他还发表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小说。

文学刊物《五月》诞生于1955年,在它周围,汇集了一批刚刚步入文坛的青年作家、诗人。他们的文学宗旨是写作“日常生活之中的诗”,他们反对那些虚假的所谓对“欢乐的今天”的吹捧。这派作家中除了肖杜拉,还有诗人米罗斯拉夫·弗罗里昂(Miroslav Frič, 1931—)、赫鲁普(Miroslav Holub, 1923—)、小说家卡·普塔尼切克(Karel Ptáčník, 1921—)等人,他们后来活跃于60年代的捷克诗坛。

3. 二战后初期的现实主义文学和“建设者小说”

捷克二战后的小说创作曾以民主文学、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以及表现社会变革时代的心理特征而著称。但是在后来的发展之中狭隘地理解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艺术的社会功能有简单化的曲解,夸大了文学的思想教育作用,忽略了艺术作品的特殊性和不同作家的独到之处,及文学的美学功能,这一点表现在这一时期的“建设者小说”中。

此类小说大体上为纪实文学形式。题材通常为“某水利工程建设”、“工矿企业恢复生产”、“建筑工地及劳动者的故事”、“农村的集体合作化过程”等。这些小说如实地反映了50年代初捷克的

社会现实,但有部分作品落入了公式化的俗套,描写手段、情节及人物塑造有千篇一律的倾向。表现农村题材的小说在捷克自 19 世纪民族复兴时代以来就有光荣传统,曾涌现过无数的优秀作品。而这一时代的部分农村生活小说在不同程度上印上了公式化的烙印。

“建设者小说”的时代特征较为鲜明,从它们的标题上便可略见一斑。例如《康庄大道》、《无上级》、《阔步前进》、《曙光照耀着我们》、《广阔天地》等等。这一时代的捷克小说与苏联的同时代文学非常相近,苏联作家阿扎耶夫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巴伏兰克的《幸福》、科切拉夫的《茹尔宾一家》也都产生于这一时代。

尽管如此,这一时期也还是产生了部分有代表性的作家及作品。瓦茨拉夫·雷扎奇(Václav Řežáč, 1901—1956)的长篇小说《挺进》(*Nástup*, 1951, 有中文译本)和《决战》(*Bitva*, 1954),便具有强烈的时代个性特征。

雷扎奇生于布拉格,1949 年任作家出版社经理,擅长写心理小说。在二战中曾出版过几部小说,如《黑光》(*Černé světlo*, 1940)、《证人》(*Světek*, 1942)、《死胡同》(*Slepá ulička*, 1938)、《迎风播种》(*Větrná setba*, 1935)和《分界线》(*Rozhraní*, 1944)等。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他发表的小说《挺进》描述了把德国人赶出捷克领土后,为了整顿捷德边境地区的生产和生活,为了新生国家的前途,捷克人民与敌人和破坏分子进行的斗争。小说情节丰富,人物刻画着重于心理描写,塑造了新一代主人公典型,作家本人也被誉为“建设者小说”及心理小说的代表作家。这本书也被译成中文出版。

战后小说中引人注目的,以工人运动为题材的编年史小说,有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第二任总统、捷克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安托宁·萨波托茨基(Antonín Zápotocký, 1884—1957)的回忆录小说。他的回忆录三部曲包括《新战士站起来》(*Vstanou noví bojovníci*, 1947)、《动荡的 1905 年》(*Bouřlivý rok 1905*, 1949)

和《红光照耀着克拉德诺》(*Rudá záře nad Kladnem*, 1951)。这三部曲既是回忆录又是小说。第一部取材于作者的童年时代,主人公为作者的父亲拉·萨波托茨基。小说描写了农村无产者的贫困状况,以及作者的父亲为唤起无产者作为人的自尊所进行的启蒙事业。第二部小说背景是在布拉格的日什科夫工人区,主人公是作者本人。当时作者已成为该区无产阶级青年的组织者。小说第三部描写了十月革命给克拉德诺矿区工人带来的影响及工人队伍的成長。这部文学作品如同作者本人一生的政治活动一样,充满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积极乐观主义精神,使安托宁成为 20 世纪中期捷克工人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

50 年代中期,在克服了“建设者小说”所形成的僵化停滞之后,又出现了描写捷克知识分子心理变化的长篇小说,包括我们前面介绍过的《公民布里赫》(*Občan Brych*, 1955)和反法西斯小说《罗密欧、朱丽叶与黑暗》等。

二战后,捷克儿童文学也有了进一步发展,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博胡米尔·齐哈 (Bohumír Říha, 1907—1987) 的中篇小说《洪齐克旅行记》(*Honzíková cesta*) 是 50 年代初期的“少先队文学”。描写了 50 年代初,一个学龄前的城市小男孩洪齐克独自一人到乡下的外祖父母家度假的经历,包括他怎样被妈妈送上火车,外公赶着马车,带着他们的狗菲佳去接他,他与菲佳和农村小朋友的友谊,以及他们在一起放风筝,在农村小学校听课,在农村吃早餐等等。故事以生动的、纯真的孩子们的语言和心理,细腻并富于诗意地刻画了那一时代儿童的天真烂漫的童年生活。

这部普普通通的小说被译成了多种语言,包括日文出版。它不是以传统的童话的形式,而是以现实主义手法向小读者们描绘了当代儿童的生活。在这个新时代里,捷克大多数孩子们不再为前途和温饱忧心忡忡,不再受到贫困和饥饿的折磨,齐哈为孩子们塑造了战后社会新型的小主人公形象。齐哈以其毕生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获得了安徒生国际儿童图书奖金。

六、20 世纪下半叶的捷克文学

1. 60 年代的小说及戏剧创作的繁荣

20 世纪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捷克文学中曾盛行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特征的长篇小说。60 年代末,在克服了僵化的、公式化的现实主义创作倾斜的影响后,捷克小说界从单一的与苏联文学界的交往,过渡到与其他不同国度的文学界展开交流。欧美国家的一些文学流派也渗入了捷克小说界,使小说的创作趋于多样化。幻想、科幻小说,讽刺、寓意作品以及表达个人感情的、“非英雄化”的作品,还有反映当代人的生活方式和私人生活的心理小说,及哲理小说等相继问世。这些作品更注重客观实际、心理分析及个性化。如果说,战后之初的 50 年代捷克文学是宏观地反映了时代,那么 60 年代的文学则更有层次地表现了微观社会。即便是战争题材,也一反往日的英雄主义传统,表达了个人的心理和情感。

一些作家提出文学创作应“非意识化”、“非概念化”,文学作品应“回到人们日常生活中去”。小说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主题是当代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冲突问题,这在戏剧作品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人物的内心矛盾,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个人主义和小市侩风气体现在中青年作家的作品中,引起了社会

上的轰动。各类创作和团体,如“小型剧院”、“栏杆剧场”等应运而生,他们的创作和演出活动活跃了捷克的文化思想界,使捷克剧坛闻名于世。

大器晚成的捷克乃至欧洲当代最有趣的小小说家之一博胡米尔·赫拉巴尔(Bohumír Hrabal, 1914—1997)在 60 年代中成名了。他生于捷克第二大城市布尔诺,毕业于布拉格法学院。由于生活所迫,他曾多次更换职业,干过废品回收站及剧院后台的工作。这些经历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生活素材。在他 49 岁时,他出版了处女作小说《水底珍珠》(*Perlička na dně*, 1963)及《自言自语者》(*Pábitelé*, 1964)。这两部作品奠定了作家独特的创作风格。小说以口语化的,甚至近似粗俗俚语的对话,反映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现象,让读者自己去琢磨玩味。他赞叹普通平凡的小说主人公身上那些积极向上的因素,以及凡人小事中所反映出的生活之美。他善于捕捉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身上闪亮的“水底珍珠”,从人们的闲言碎语中去提炼生活的真谛。这些小人物中有收废品的工人,扳道叉的铁路员工等等,他们默默无闻,但是活得痛快,死得其所。

赫拉巴尔在 1965 年发表了《严密监视下的列车》(*Ostře sledovaný vlak*, 1965)。小说描写了二战期间捷克一个小火车站的一名扳道岔的小伙子。他最初是个畏惧女人,连真正的男子汉都当不上的平庸之辈。但在一次德军的军火列车路过小站时,他作出了惊天动地的英雄业绩,炸毁了军车,并为国捐躯。这一小说被搬上银幕后获得了奥斯卡奖。作家对人物命运悲喜剧式的描述,表现了生活中本来存在的自相矛盾的哲理。作品吸引人的是它的新逻辑学、出乎常人意料的转折与结局,以及从普通人语言中提炼出的联珠妙语。

1968 年苏军入侵布拉格事件发生后,他的一些作品被禁。其中有《过分喧嚣的孤寂》(*Příliš hlučná samota*, 1977、1980、1989 再版)。这部小说是作者以第一人称写成的,有些类似个人思想经历的自述,字里行间寓意深刻,耐人寻味。作品写了一位废品回收站

的老包装工的自述。他说,在工作中,在闲暇时,在成捆的故纸堆中长期阅读那些文学经典作品,使他并非自愿地接受了教育和熏陶。他在思索人生价值和老子的学说,对哲学和现实的思索最终使他选择了自愿结束生命的归宿。^①而孤独正是赫拉巴尔本人神秘人生的写照。70年代,他的书又开始解禁。这一时期,他的一些小说还被搬上了银幕。但在70年代中期,曾经有一些年轻人在布拉格查理大桥上焚烧了他的书。这一行动极大地触动了作家本人,于是,他用小说《过分喧嚣的孤寂》对此作出了反映。他在此书中写道:

世界上的鉴别家们总是徒劳地烧掉那些富于思想寓意的书籍,人们却可以听到被焚烧的书本的冷笑,因为好书总能有所坦白。现代社会里不兴焚书了,而是作为废品来回收,然后用来制作新书。1968年后的废品回收站涌来了大批的书籍,但与书的战斗是不可能取胜的,这在中世纪就已经得到了证明。每个人都可能写出不好的作品,而写出不好作品的人,也就是那些从前曾反对过不好作品的人。人们评论说,赫拉巴尔的作品渗透着黑色幽默和自然主义色彩,继承了幽默讽刺大师哈谢克的传统等等。总之,在捷克,他被公认为20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赫拉巴尔于1979年写成的小说《我曾服侍英王》(*Obsluhoval jsem anglického krále*, 1974、1980、1989再版)就属于那种“废品回收书籍”。这是一部以主人公独白形式表现的虚构故事:一位名叫约瑟夫·基杰的饭店侍者向读者描述了他一生的命运。他的人生之梦是成为一名豪华旅店的经理。在过去残酷的年代里,他曾在一个车站餐馆和一家偏僻的小客栈干活,他永生难忘的是在“巴黎饭店”的经历,当时他心目中的楷模是一个亲自伺候过英国国王的侍卫总管斯科瑞瓦内克先生。基杰曾因自己的五短身材而自卑,

① 赫拉巴尔于1997年在布拉格一所医院去世。消息报道说他在喂鸟时,从窗上不慎掉下身亡,也有人认为,根据他作品中的思想独白,他很可能是自杀身亡。

并遭到不公正的待遇和诽谤。但在这里,他受到了重用。被选为埃及皇帝海尔·塞拉希的侍者,并得到了最高级服务者勋章。后来他又认识了德籍女教师,捷德边境城市赫布市饭店老板的女儿丽萨,与她在一起饱尝了有生以来最伟大的爱情。二战期间,他在捷德边镇杰钦的山间饭庄做跑堂。在那里的森林与热泉中,生活着“纯种的”北方斯堪地那维亚女人,她们养育了未来世界的“勇士和统治者”。在纳粹部门的批准下,约·基杰与丽萨完了婚。他虽不属犹太籍,却被看作二等公民,婚后他并未得到幸福,丽萨为他生了个痴呆儿后,在炮击时死于她父亲的饭店里,尸首的头都未找到。

小说里主人公的独白中,穿插着虚幻与具体的历史史实。战后,基杰因做过捷奸蹲了半年监狱。出狱后,他卖掉了从丽萨那里继承来的贴满珍贵邮票的箱子,据说那是德国人从占领国掠夺来的。基杰从而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成了百万富翁。他在布拉格郊区盖起了一座饭店。到这里下榻的头面客人中甚至包括美国著名作家斯坦贝克。1948年后他的财产被没收,并被强迫去劳改,后又去边疆参加林业劳动,到捷克的舒马瓦山区当养路工人。业余时间,他在马、狗和猫的陪伴下写着自己的回忆录。他笔下的可笑的主人公的故事在一个圣诞之夜,当与他一样处于贫困境地的村民闯入他的积满冰雪的房屋时结束了。

这一怪诞的故事如同赫拉巴尔以往的小说一样,充满了自相矛盾、可笑的幼稚、怪异及外表的对立。作者自述的各个章节,都是以同样的句子开头:“仔细听着,现在我跟您说,”结束语也总是:“您满足了吗?今天就讲到这儿吧。”这部小说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令人意想不到的情节发展、暴露的情欲描写及怪诞时代环境与现实背景中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描写,紧紧抓住了读者的心。赫拉巴尔的许多小说都被成功地搬上了银幕,其中《革新时代》(或译为“剪掉辫子的女人”*Postřižiny*, 1970、1974、1978再版)、《雪莲花祭》(*Slavnosti sněženek*, 1978)等倍受赞誉。

《革新时代》是捷克当代著名电影导演依瑞·曼泽(Jiří Zeman)根据赫拉巴尔的原著改编成的电影精品。故事发生在20世纪初的捷克第一共和国时代。主要人物有啤酒酿造商弗兰茨、他的年轻漂亮而又非常新潮的妻子和突然投奔他们而来的不速之客、他的弟弟约瑟夫及他们的家庭医生兼啤酒厂管理董事会主席。女主人的小叔子约瑟夫是个鞋匠,人很朴实,但从不会小声说话,他总是旁若无人地,用“非人式”的嗓音大声喧哗,而且常常是自言自语地讲一些没人要听的故事。而哥哥弗兰茨与胞弟的性格相反,做事谨小慎微,总是担心生意上的事,担心董事会对他的啤酒厂的管理方式不满意。他害怕弟弟的大喊大叫,对妻子的超凡脱俗的举止,如痛快地喝酒吃肉,穿着短裙骑自行车,把蓄了多年的金色长辫剪成短发等感到万般无奈。而这位令全镇里的人们刮目相看的啤酒厂老板弗兰茨的漂亮妻子,热爱世间的一切。她好吃,擅长烹调,处处与众不同。她倒是与同样性格豪放的小叔子合得来,他们一起干出了许多滑稽可笑、不可思议的事。如一起爬上了高耸入云的工厂烟囱,在一次疯狂地跳探戈舞时女主人扭伤了脚等,上演了一幕幕的闹剧。在这一革新时代(20世纪之初),女人剪掉了辫子,剪短了裙子,小叔子锯短了家具腿儿,医生剪掉了胡子,啤酒厂主弗兰茨及董事会还缩短了工人们的劳动时间。赫拉巴尔笔下的主人公们的生活哲学是享受瞬间的欢乐和恶作剧,他们活的就是现在,痛痛快快地喝酒、干活、轰轰烈烈地爱。他们都是昙花一现的人物。这部电影的魅力在于怪诞的人物、情节,独特的语言、人物性格;突发奇想的美丽画面。这一切再现了世纪之初捷克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那位尽享生活乐趣的女主人公,美味佳肴和新鲜道地的捷克啤酒,以及一切美好的回忆,使人们陷入了一种浓郁的思乡怀旧的情感之中。相似的场面也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这部电影的姐妹篇《雪莲花祭》中。

《雪莲花祭》没有什么复杂的情节,它描绘了一个充满着大自然气息的林区。影片开始于一座密林区的林业工人小酒馆。一群

喝醉酒的守林人扛着自行车踉踉跄跄地行走在公路上。他们遇到了片警,是他把他们的车带放了气,为的是不出交通事故。这些人的亲朋好友、泼辣的农妇、年轻的打情骂俏的姑娘,构成了这幅美丽的林区风俗画。突然,一只野猪闯入他们的领地,男人们一拥而上,可不能让到嘴的肥肉跑掉了。野猪闯进了小学校的教室,年轻漂亮的女教师令孩子们站到课桌上,以免受到伤害。终于,野猪就擒了。可追猎者之间发生了争执。猎人们打算一个星期后在林区装饰一新的酒馆举行团体聚会,杀野猪打牙祭。可两拨猎人在烹调方式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一直达不成协议。片警先生只好充当调节人,维护治安。于是,一场闹剧开始了。两拨猎人一会儿斗智,一会儿斗勇,一会儿相拥高唱,一会儿又打起了群架。正当他们在酒馆里为无聊小事折腾得天翻地覆时,他们之中的一位好心肠的年轻的林业工人骑着自行车,连夜回家去弄了一锅杂碎汤来给伙伴们喝,他一手提着一大桶汤,一手扶自行车把,途中被一辆卡车撞倒出了车祸,他在奄奄一息时说:“这是我自己的过错,别把这汤桶弄洒了。”天亮了,当酒馆里的闹剧结束时,公路边,一辆送葬车拉走了死者的棺木。这生与死,玩笑与悲剧的对比产生了不同寻常、耐人寻味的效果。

60年代的小说,把50年代对生产和社会政治的关注,转移到了对社会道德的讨论上,出现了不少以社会道德冲突为题材的小说。当时的捷克中青年文学家更热衷于这类题材的小说、戏剧作品的创作。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小说家伏拉基米尔·巴拉尔(Vladimír Páral,1932—)。他出身于布拉格一个军官家庭,毕业于化工学院,1967年后成为职业作家。他在小说中批判了现代人对生活所持的消极态度及市侩式的惰性。小说《发射器》(*Katapult*,1967)中的主人公由于生活无聊,在自己的七次婚外恋中寻求刺激。小说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所谓的性自由不过是座单身牢房。《发射器》的副标题为“通向天堂的海陆空运输时刻表”。小说还被成功

地搬上了银幕。

主人公名叫杰克·约什特,他的“征婚广告”是:“身高 1.75 米,年龄为 33 岁,面孔椭圆型,眼睛与头发为褐色,无特殊标志”。约什特是一位来自捷克北部乌斯基地区化工联合企业的业务联络员。他社会交际广,常为企业出差办货,往返于乌斯基与布尔诺市之间。在独自闯荡天下的过程中,他按照车次时刻表为自己安排了一系列的与他的“嫔妃”的幽会。而他的“正房”老婆兰卡对他那千篇一律的疲于奔命的生活节奏已习以为常,麻木不仁,只知道在家照看小女儿。兰卡对丈夫一片痴情,一百个放心,甚至当丈夫拿出一些足以使女人产生妒嫉的信物时,她都无动于衷。在旅途中,杰克与一位年轻貌美,并且不急于得到他的调度员娜佳达成了默契。她给他提供了其他女士、小姐们的联络地址,她们都各有用处。哈尼契卡是个清纯女孩;丽达是守林人的遗孀,她是忠于爱情的教师,并有两个可爱的孩子;安娜是一家大公司的女强人,她帮助杰克谋到了一个好职位。蒂娜是个情欲狂,但她的欲望来的迅速,消失也快,不过她还是为杰克提供了能使人巧妙省油的加油站的地址。

然而好景不长,调度员娜佳一意孤行,杰克怎样才能和老婆分手呢?他试图把兰卡引向婚外恋的道路,甚至登广告为老婆找媒人。读者为此哗然,只有一个小侏儒式的人物对此感兴趣,于是,兰卡得知了一切。在杰克不在家期间,邻居特洛什特光顾了他的家。当杰克在如愿以偿的同时,却感到厌倦了。恰恰在这时,他的思想已开化的老婆把他“弹射”了出去,他原来的位置被他们的老邻居占据了。电影没有以大团圆告终,主人公杰克以自杀中止了他本人悔过自新的归途。

这部引人入胜的小说,是作者“满足欲望五种方法”系列小说之一。另一部引起巨大反响的小说是《私生活风暴》(*Soukromá vichřice*, 1966),它通过对两对夫妇的千篇一律的性生活的同步表述,揭示了现实社会中的小市民意识及个人主义的保护色,以及追

求性解放的可悲下场。在巴拉尔的黑色幽默作品中,显示了作者语言修辞上的讥讽和幽默的风格,此外,对于广告语言、公文表格形式的利用,使他的小说独具现代特色。

作者的其他几部当代“人间喜剧”式的小说还有《情人与刽子手》(*Milenci a vrazi*, 1969)和《职业妇女》(*Profesionální žena*, 1971)等。巴拉尔也是捷克当代著名的科幻小说家。70年代中,他为捷克科幻小说的繁荣奉献了不少优秀作品。

对现实社会道德问题的探讨,使作家们看到了人的复杂性及其内心世界。他们开始以更深入的视角去塑造文学作品的主人公。一些著名诗人也加入了用小说塑造个性复杂的当代人形象的行列。诗人弗·赫鲁宾的这类小说有《金莱因特苹果》(*Zlatá reneta* 1964),它以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的内心独白的形式,描写了他在回到阔别的家乡后对过去的追忆。赫鲁宾这一时期创作的著名戏剧有《八月的星期日》、《水晶之夜》(*Křišťálová noc*, 1961)和捷克历史剧《奥特日赫公爵与鲍日娜》(*Oldřich a Božena*, 1968)等。

60年代初,捷克戏剧界曾有过对于当代社会中的“道德问题”的争议。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剧作,是我们前面介绍过的《八月的星期日》。在这一抒情诗式的剧作中,老作家赫鲁宾批判了“小市侩思想意识”。

《八月的星期日》的故事发生在捷克南部一个城市市府官员家的花园池塘边,八月里一个炎热的星期日上午,这里表面上是一派和谐平静,而观众可透过来访者们老生常谈式的对话,逐渐了解这个封闭的与世隔绝的社会阶层中的芸芸众生相。邮局科长在一帮年轻人的鼎力协助下,吃力地学着跳舞,以便参加晚上的舞会。池边的长椅上,坐着有一把年纪的尖酸刻薄的瓦赫夫妇,他们失去了在布拉格的糖果店买卖,却把原因归咎于别人。瓦赫太太尤其妒忌虽说不怎么年轻,却风韵犹存的女主人米克萨夫人。米克萨夫人是家庭主妇,她的市府官员丈夫总是忙,所以她周围总是不乏崇拜者。瓦赫先生的眼睛围着她转,邮局科长和年轻人依尔卡也不

例外。最近加入这一行列的,还有编辑莫拉克先生。他是这位贵夫人心中的“阿尔弗雷德”,他们早已在这柔情的湖边成了知己。这位对她五体投地的“诗人”,从她的身上获得了灵感而发表了某些作品。贵妇在丈夫面前并未隐瞒这位昔日同窗、天才的艺术家对自己的情感,而丈夫只是不耐烦地叹了口气说:“你哪怕找个壮汉也好嘛!”

大编辑家莫拉克早已不发表作品了,只靠昔日的荣誉生活。他戴着黑色幽默的眼镜看世界,常常自己怀疑自己,他极富敏锐的洞察力,认为“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城墙,而且永远生活在里面,早晨起来去上班的,仅仅是我们每个人的作为公民的代劳力,而人们本身却留在这城墙里”。这群人组成了彼此相互陌生的世界。瓦赫是孤独的,他娶了糖果店老板的女儿为妻,因而惧内。瓦赫太太也孤独,她不拥有爱,只是在炫耀自己的富有出身。胆小的邮局科长小心翼翼地想亲近米克萨夫人,而贵妇人的心里想的是莫拉克。她的意中人却徒劳地试图在夫人的侄女苏珊卡心中留下深刻印象。最终,曾经享用过米克萨夫人钱财的莫拉克必须与自己的女房东结婚,米克萨夫人投湖自杀,而救起她的年轻人依尔卡却以为自己救的是苏珊卡姑娘。

赫鲁宾的另一剧作《水晶之夜》,极其敏感地触及了人的内心矛盾,反映了个人主义、城市小市民习性,以及知识分子的清高和农村私有势力之间的矛盾冲突。

这时期的捷克剧坛还涌现了一批青年作家,他们运用西方流行的荒诞、寓意、讽刺等艺术手法,揭露现实社会道德败坏等阴暗面,其作品引起了社会轰动及文学评论家的关注。其中包括米兰·昆德拉的《钥匙主人》(*Majitelé klíčů*, 1962),巴维尔·科赫特(Pavel Kohout, 1928—)的《如此爱情》(*Taková láska*, 1957)、《围绕世界的八十天》(1962),及依瑞·杜波尔(Jiří Topol, 1935—)的《谢肉祭的结束》(1963)等。五六十年代的捷克剧坛相当繁荣活跃,除了专业剧团的创作演出外,一些业余的小型剧团也蓬勃发

展,崭露头角。还涌现出了一批年轻作家、演员及相应的观众。所谓的“栏杆剧场”(Divadlo Na zábradlí)、“小型剧院”或“舞厅剧团”(Divadlo Semafor / sedm malých forem /) 应运而生,在布拉格舞台上显得异常活跃。“小型剧院”的前身,是二战前布拉格市中心“白天鹅”(Bílá labut') 商场旁的“白天鹅酒吧”内的小型娱乐场所。当时,捷克许多知名作家、剧作家、艺术家们常在那里聚会,进行创作活动。他们相互合作,导演、演出了不少小型剧目以及滑稽剧之类的小品节目。

当时的艺术家中包括无政府主义波希米亚文人,布拉格葡萄堡城市剧院编剧弗·龙根(František Langer, 1885 — 1936),以及生于布拉格、用德语写作的捷克著名作家,共产党人,新闻记者和报道文学家埃·埃·基希(Egon Erwin Kisch, 1885 — 1948)。基希出身于布拉格一个犹太血统的商人之家,他在 30 年代到过中国,并发表了报告文学选集《秘密的中国》,此书由中国著名作家周立波译成中文出版(*Tajná Čína*, 1938 初版,1981 再版),成为 30 年代初世界进步人士了解中国社会,呼吁各国人民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畅销书。龙根与基希的朋友雅·哈谢克的小说《好兵帅克》,就是最初以小型剧目的形式在此上演的。捷克文学家们的许多举世瞩目的作品,最初是来自小酒馆的所谓“大都市的民间口头文学”或帅克式的“啤酒政治”。这些啤酒馆不少已成为文学艺术家的沙龙。捷克文学史上的许多著名作家,如:哈谢克、巴斯、赫拉巴尔、哈韦尔等等都拥有自己在布拉格的固定的啤酒沙龙。

与哈谢克相似的捷克另一著名作家埃·巴斯(Eduard Bass, 1888 — 1946)最初也是在酒吧中唱歌、朗诵诗歌,从这里走向文坛。他曾与戏剧大师卡·恰佩克合作当报纸编辑,写出了不少类似“好兵帅克”式的短篇幽默故事。巴斯出身于布拉格印刷企业主家庭,毕业于商业学院,自幼喜欢旅行和酒吧文化艺术,是一位独具喜剧天才的作家和新闻记者。由他的著名小说《汉伯托马戏团》(*Cirkus Humberto*, 1941)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深受捷克观众喜爱,并

在我国电视台播出。小说描述了这个 20 世纪初驰名欧洲的马戏团世家的发展史。

故事始于一位叫万德林的年轻人外出谋生的经历。这个年轻人必须挣够买一头母牛的钱,这是他未来的岳丈提出的条件,因为他不愿意把女儿安娜嫁给一个穷光蛋。万德林会木工活,所以马戏团老板卡尔罗·汉伯托雇佣他来维修马戏团的车辆。以后,尽管万德林挣的钱足够买母牛和马,可他却一辈子留在了马戏团。彼得·贝尔维茨是汉伯托家族年轻的主人,他继承了父亲的强壮体魄及母亲的爱马之情。当团里的女马术表演者受伤后,彼得便化装成姑娘表演马术,他的演出获得极大成功。一位年轻的伯爵巴拉奇契中尉不知骑马的姑娘是彼得,他向“她”求婚,婚礼自然没有举行,但马戏团从伯爵那里得到了优质马匹。这些马为马戏团赢得了荣誉,使他们度过了成功富裕的 7 个年头。

当马戏团来到比利时王国时,收到了一封来自王室的信,那些贵族青年们要求在马戏团里从事体育锻炼,国王还亲自前来观看他们的演出。彼得与安妮日卡结婚后,老卡尔罗夫妇告别了马戏团回家养老,不久去世了。一次,有一头雄狮由于自己的搭档母老虎死去而爆怒起来,致使毫无准备的驯兽师不幸受重伤而死。于是,彼得成了马戏团经理。这时乐队号手卡拉瑟来到团里,他是在妻子死后与小儿子瓦塞克一起出来谋生的。极有天赋的小瓦塞克很快便成了一名出色的马戏团主角。他和经理的女儿海兰卡青梅竹马,是一对好搭档。他们成人后,各自牺牲了个人的爱情,为了事业结合在一起。他们的儿子毫无杂技天才,成了数学家,而他们的孙女却不负祖辈的理想,爱上了芭蕾舞,至少与家传的事业沾上了边。

巴斯的中篇小说《克拉布佐夫足球队》(*Klapzubova jedenáctka*, 1922)描写了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足球事业的黄金时代里,一位贫穷的、但颇具远见的父亲,把自己的 11 个儿子训练成了一支有纪律、坚韧不拔的成功的小足球队的故事。小说以作

者特有的幽默、诙谐的叙事手法,教育青少年要勇敢、顽强、守纪律,在激烈的体育竞争中,要具有正义感和幽默感。该书不失为一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

五六十年代的“小型剧院”还使当时的业余戏剧家和作家,后来又走上政治舞台的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 1936—)的创作和演出出了名。

瓦茨拉夫·哈维尔出身于企业资本家家庭。青年时代他曾由于自己的家庭出身丧失了报考大学的机会。但是家庭的文学修养很早就唤起了他从事文学创作的兴趣。从20岁起,他就开始为文学戏剧杂志写论文,并担任过捷克特有的剧种“灯幻剧”(Laterná magika)的导演及“栏杆剧场”的编剧,后来他旁听并且毕业于艺术院校的戏剧专业。

他第一部独立创作的剧本是《花园聚会》(*Záhradní slavnost*, 1963)。它与当时许多其它的“道德剧目”一样,引起了观众的极大关注。剧情有些怪诞,被评论家们称为“在那些鼓吹空洞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实际上不学无术,没有人性的独裁者们面前树起了一面镜子,照出了这异化的世界。”《花园聚会》的剧情简洁,反映了一个社会中层人物的心理。这一主人公的处世原则是:不介入任何事,对自己的观点不明说,见风使舵,从而获得好处。剧中的其他主人公还有参加花园聚会的奥尔特日赫夫妇和他们的儿子雨果·彼得。他们的生活准则,是与那些有社会影响的人们共存亡,这些人物的影响体现在业务经理、秘书等社会权贵们的身上。

在某清查部门公司举办的花园聚会中,当雨果受父母指使,寻找要人卡拉比思时,剧情开始以荒诞的形式展开。主人公出于对个人地位的担忧,不能正常思维,他想尽力去迎合社会准则,为此丧失了自我。为了与官僚主义机制合拍,他在一帆风顺地赢得更高社会地位的过程中所掌握的知识、本领和思想是如此的完善,以至于连他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认识他了。

剧作者以特殊的手法来表现现实中的荒诞。他大量并嘲讽地

运用那些社会权贵们发明的空洞的、毫无具体意义的套话,以及他们自创的,包括俄语、斯洛伐克语等在内的词汇。剧中,人们无法进行沟通。他们表达的思想,谁也不想去付诸实践。作家批判了捷克当代社会道德观念的滑坡,认为现实中的荒诞在于人们抛弃了自我,随波逐流。

哈韦尔受《等待多戈》的作者,爱尔兰剧作家贝克特及法国戏剧家(原籍罗马尼亚),《秃头歌女》的作者尤内斯库的影响,开创了捷克荒诞剧的新时代。他的剧作还有《备忘录》(*Vyrozumění*, 1965), 1968年还上演过他的剧本《集中的困难性》(*Ztížená možnost soustředění*)。此后他的其它剧本,如《阴谋家》(*Spikleníci*, 1972)、《接见》、《开幕典礼》(*Audience*, 1975)、《巨大的荒芜》(*Largo desolato*, 1984、1985)等均在海外上演。哈韦尔众多的戏剧作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描绘异化的生存状态及其后果,如剧作《试验》,这是“浮士德主题”的再现。另一类题材描写了陷于怀疑、消沉和神经质的知识分子,如《巨大的荒芜》。“人性的统一”这一传统的戏剧主题成为哈韦尔剧作的基调。

原捷克籍的当代美国著名电影导演米洛什·弗尔曼(Miloš Forman, 曾拍摄过《飞越疯人院》等名片),他在评论哈韦尔的戏剧时说,他作为捷克的戏剧家,拥有着那份特有的、恰到好处的幽默感和悲剧情调,这是从以往的捷克名作家,如哈夫利切克那里,也说不好是通过其他什么人又传到哈谢克或者昆德拉的作品中,最后又再现于他的作品中的。如今他担当了重要的社会角色,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是捷克戏剧界的一大损失。哈韦尔在谈到中欧地区的文学传统时也说过,在中欧的环境里,总是有某种极端的方式,把本来是很严肃的东西与相关的滑稽可笑连在一起,这恰恰表现出一种宽容、超脱和自嘲。而当这些东西反馈到客观环境及行为时,则出现了具有震撼力的严肃性。他接着说道,难道本世纪最严肃、最富有悲剧色彩的伟大作家弗·卡夫卡不恰恰也是幽默大师吗?处于逆境的捷克人开玩笑的方式在某些外国人看来简直不可

理解,甚至有些不知羞耻。我的一位持异端观点的朋友在某西方国家大使馆赴宴,品尝了珍馐美味后,竟道出了捷克历史上著名的宫廷小丑巴托奇卡的一句名言:“有些事是值得为此而受苦的”,朋友们听了都笑起来,但没人认为他是辱没了名言。大家都感到,这与捷克那种啤酒政治的调侃传统有关系。谁若总是板着面孔,很快就会变成可笑的人。而谁若能保持自嘲,他实际上不会成为笑柄。

属于哈韦尔一派的青年剧作家还包括米·马佐雷克(Miloš Mačourek, 1926—)、依·苏希(Jiří Suchý, 1931—)等。他们在自己创办的“小型剧场”里自编、自导、自演了许多反映社会现实的、轻松活泼的小型幽默、讽刺短剧,并举办诗歌朗诵及爵士乐的文艺演出,这些节目短小精湛,很受观众青睐。

巴维尔·科侯特(Pavel Kohout, 1928—)以他在60年代创作的戏剧《如此爱情》而闻名遐迩。这个剧被当时的捷克批评家们认为是沿用了意大利著名荒诞派剧作家皮兰德娄的“情节分析法”,它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一个姑娘的死。这位姑娘为了追求“真正的爱情”而被社会舆论谴责为“不道德”,迫于社会压力而自杀身亡。剧本上演后,曾轰动一时,也遭到了批判。科侯特后来流亡国外,发表了《第三阶梯上的战争》(1970)、《地下室的火灾》(*Požár vsuterenu*, 1973)、《可悲的凶手》(*Úbohý vrah*, 1972)等剧本,均以德语上演。除此之外,他还在所谓的“门栓出版社”发表文学作品。

“门栓出版社”(Edice Petlice)是1968年以后,被禁止发表作品的捷克作家组织建立的。发起人是捷克当代小说家卢德维克·瓦楚利克(Ludvík Vaculík, 1926—)。他的小说《斧头》(*Sekyra*, 1966)与当时捷克的“道德题材”戏剧一样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小说揭示了当时农村田园诗中的虚假之处。他的其它作品有寓意小说《家鼠》(*Močata*, 1970)及杂文小说集《捷克占梦书》(*Český snář*, 1980)。他的作品最先均在意大利发表,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捷克占梦书》是以日记现实写成的,反映 1979 至 1980 年间事件的长篇小说。作者叙述了“门栓出版社”的创办成功以及作者本人的家庭、朋友们在这段日子的经历。他们所遭到的当局的跟踪、传讯,作者与一系列捷克文化名人的来往接触,他和海莲娜的爱情纠葛,以及对神秘女人埃·霍拉科娃及一位老年女教师的回忆。叙述之中还穿插着作者的自嘲,“我若能活下去,将不再加盟任何派别。不知究竟好在哪里,当一方阵营里挺立着光芒四射的不屈勇士,而另一阵营的整个社会都倾向毁灭的深渊?我们要靠集体人群中保留的道德良心,而绝不是靠文学作品中留下的东西而活着。”这本书后来被誉为作者的颠峰之作以及捷克 80 年代文学中最优秀作品之一。

在“门栓出版社”发表作品的另一位有国际影响的作家是约瑟夫·史克沃莱茨基 (Josef Škvorecký, 1924—)。他的文学创作与其说是受美国文学的影响,更不如说是受他的同胞,捷克著名讽刺大师哈谢克的影响。在 60 年代中,他的小说《懦夫们》(*Zbabělci*, 1949、1958 出版)、《尼龙时代的结束》(*Konec nylonového věku*, 1967) 等已蜚声国外。1968 年后,他在国外发表的文学作品有小说,还有滑稽剧《上帝到家》(*Bůh do domu*, 1980)、《坦克的旗帜》(*Tankový prapor*) 等,后者还被成功地搬上了捷克银幕。

《懦夫们》(1958)描述了二战结束时捷克一个小城的故事。

1945 年 5 月的一个星期里,在这座小城的一群年轻人眼里,似乎已经不存在什么战争和国际大事,他们生活在爵士乐世界和自己的初恋感情中。主人公丹尼刚满 20 岁,几次恋情使他感觉到,年轻人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赢得姑娘们的芳心。姑娘中最吸引他的是依莲娜,而那姑娘却恋着登山运动员兹丹涅克。丹尼在寻找生活中的自我,他厌烦了那些从前辈那里听来的空洞的爱国主义辞藻。在年轻人看来,反侵略者的斗争并不轰轰烈烈,那些勇士们的行为和城里的革命只是上层社会和奶油小生们小心翼翼的设想,他们之中包括市长、工厂主、宪兵队长和博士们。而他们的一

切努力实质上就是息事宁人,因为他们动员起来的抗战士们的任务,不过是多此一举的站岗放哨。城市指挥部甚至与德国人达成协议,以方便他们投奔美国人。然而事情的发展把他和周围的朋友们卷入事件中心。5月9日那一天,人们在欢呼着,奔走相告:“俄国人就要来了”。而在他们到来之前,却意外地开来了德军坦克,战争爆发了。

年轻人及一些工人投入了战斗,但这不是指挥员所希望的事。丹尼与一位叫普塞马的年轻人也投入了战斗,指挥员对他那不听话的性格不放心,于是把他安排在地窖里。他终于临阵脱逃了。指挥官悬赏说,凡缴获了德国人的武器均可留作己用。于是,小伙子们用重机枪打垮了一座德国坦克。但是他们没有留下姓名,而是把争夺战利品的机会留给了他人。

丹尼最后被俘,很快又获得解放,从而赢得了英雄称号和依莲娜的亲吻,但他却被告知,姑娘虽然喜欢他,但是她的真爱仍属于兹丹涅克。

曾经在查理大学工作并学过艺术史的作家拉基斯拉夫·富克斯(Ladislav Fuks, 1923—)在60年代写出了历史题材的心理小说《泰欧多尔·蒙德斯托克先生》(*Pan Theodor Mundstok*, 1963),主人公是二战时居住在布拉格的一名犹太老知识分子蒙德斯托克先生。富克斯以他的内心独白表达了战时成千上万的犹太人的心理。

主人公蒙德斯托克在与另一个自我,被称为“蒙”的房里的影子进行对话,表现了在纳粹白色恐怖下他的极其敏感脆弱的神经。小说表现了主人公与他周围的犹太人的遭遇。克律瓦尔多一家人是上吊自杀的,斯泰赫洛维一家被煤气毒死了,阿尔宾娜是跳窗自杀的,科恩是被车轧死的。蒙德斯托克变成了一位抚慰者,可他自己的灵魂也在残酷的现实和更加可怕的孤独中分裂了。他最终找到了使自己不致疯狂的方法,即想像自己在被押往集中营的路上将遭遇的每一细节,训练自己应付各种可能产生的痛苦,以及对人

格侮辱的耐受力。当“蒙”的影子消失时,蒙德斯托克回到了现实。他从噩梦中醒来,摆脱了对盖世太保、集中营及死亡的恐惧。然而,他在列队训练时,还未到达发配地点,偶然的惨剧就使他葬身于法西斯军用货车的轮下。我们的主人公是在平静、无恐惧感、服从命运安排的状态中辞世而去的。

这部作品通过作者对人的心理与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的描写,展示了捷克 60 年代小说创作的新尝试。此书曾在世界上 17 个国家出版。

富克斯的另一著名小说《焚尸者》(*Spalovač mrtvol*, 1967) 中的主要人物,是布拉格一个火葬场的职工科普费尔金格。他是个有精神疾患的人,因为自己的职业而感到压抑,后来,在法西斯时代,他成为告密者和刽子手。然而,他表面上只是个行为有些怪异的平常人。他接受了法西斯的思想,做出了丧尽天良的事,并且把自己的行为辩护为是为了赎罪。

2. 60 年代的诗人及“五月”派作家

60 年代中,捷克一批才华横溢的青年诗人组成了“五月”(skupina Května) 派文学团体,其宗旨为“使文学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他们具有推崇当代西方的文艺理论,使诗歌解体的倾向。在捷克文学史中,“五月”往往与反传统的叛逆精神相连,它来源于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马哈的长诗《五月》。属于这一流派的年轻诗人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 1929 年生于布尔诺)诗集《最后一个五月》(*Poslední máj*, 1955、1961 出版),在那一时代被评论家们认为是带有“悲哀、怀疑”的情绪。60 年代后,昆德拉放弃了写诗,开始用小说表达自己的思想。他最初引起社会轰动的小说有《玩笑》(*Žert*, 1967) 和《可笑的爱情》(*Směšné lásky*, 1963)。《玩笑》描写的是 1948 至 1965 年间,捷克社会变革时代中的知识分子的经历。两名大学生构成了矛盾冲突的中心。

卢德维克与泽曼尼克是大学里的朋友。卢德维克有独立的人格,总是用批判的、嘲讽的目光看待周围发生的事情。而他的朋友泽曼尼克则相反,识时务,顺应潮流,因此成功总是伴随在他的身旁。

在小说的一开始,主人公们的社会观点是一致的。二战结束后人们共同拥有乐观主义。卢德维克来自捷克南部的摩拉维亚,在高中时曾参加过爵士乐队,并加入了共青团。后来在政治运动中由于不满政治教条主义,成为“个人主义分子”。他觉得自己的漂亮的女友马尔格塔没有独立的观点,她总是向他表明,政治集训如何好。于是他就在寄给她的一张明信片上写了“乐观主义是人类的鸦片,托洛斯基万岁!”的句子。事过之后,无论他如何解释,这不过是句玩笑话,仍然被大学里的系务委员会传讯。而他的好友泽曼尼克作为组织负责人在大会上点名批判他是叛徒,并使他被开除了学籍,送到军营基层去当兵。直到1956年他才获平反。后来卢德维克得知,当时对他的明信片提出置疑的广播电台报道员正是泽曼尼克的妻子时,便想出了一个鬼点子。他表面上讨得她的欢心,心里却要报复她。这位女正统派人物当时在广播电台受到了大家的冷落,她最终同意与丈夫离婚。当她明白了卢的真正用意后企图自杀,结果却可笑地把安眠药与泻药弄混了。

当卢德维克后来再次遇到泽曼尼克时,后者做出了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他又高升了,因为他是那种没有掌声就活不了的人。他已然成了冒牌的自由主义者,身边簇拥着崇拜他的学生们,至于前妻海莲娜,用他的话说,“我们的婚姻不是出于爱,而是服从党的纪律。”这一“可笑的爱情”就这样在那容不得玩笑的年代里结束了。

这部小说的吸引人之处,在于主人公的内心独白与客观现实交织成一场可笑的时代玩笑。正如小说的中文译者所说,“当玩笑中的卢德维克发现过去整治他的人,如今已改变了观点,变得比他还要新派,而更年轻的一代又把他们看成是过时和可笑的人物,被

同样一个来自黑暗而遥远年代的经历所异化时,他不禁悲从中来,感到这个玩笑开得实在太残酷了。今天我们称之为时代潮流的许多东西,说到底也不过和过去的狂热虔诚一样,是一样的虚假,一样的媚俗,一样的愚昧罢了。但历史就是这样,任何时代的悲剧最终都将被后人付之一笑,过去的苦难在现代人眼中更将是不可理喻。这便是昆德拉的‘终极悖论’”。^①

昆德拉的另一部小说《不朽》(*Nesmrtelnost*)于1988年写成,1990年在法国发表。讲述了两姐妹和她们的男人之间的故事。其中夹杂了许多世界历史文化名人的逸事,以及作者所遐想的这些名人们的思想观念。小说通过七个章节的哲理式情节描述,总结了作者的哲学观念:“不朽”的实质是想身后留名,想使自己比事实更强有力。这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在精神与肉体间不能平衡,分不清主次。

在昆德拉看来,小说的情节并不那么重要,关键在于要表达的思想。按他本人的话来说,如果有人发疯了,直至今日还对写作痴心不改,并且要捍卫自己的作品的专利,他必须写得让人无法仿制,无法叙述其情节。而小说没有情节又不行,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他这部90年代出版的小说的各个章节吧。

在第一章节里,作者在游泳池边等待着他的朋友阿万纳琉斯教授。一个中年妇女朝着那教授挥手道别的动作,使他构思成了他的小说的女主人公阿格尼斯、她的丈夫保罗、他们的女儿布瑞尼塔,以及阿格尼斯的妹妹劳拉等。

小说的第二章回溯至19世纪初,再现了伟大的歌德与诗人阿尔尼姆的年轻新娘贝蒂娜的爱情,当时她住在歌德家里。昆德拉把这种“柏拉图式的恋爱”评论为“这不是爱,这是不朽”,他接着说,“人通常都想着不朽,却忘了死亡。”在这一题目为“不朽”的章节最后,是不朽的歌德与海明威的对话。他们对死后的不朽感到

① 摘自中文译本《玩笑》,作家出版社,1991年。

无限恐惧。海明威说：“我得了诺贝尔奖，但我拒绝去领，当我意识到自己被不朽控制后，怕得要死……，人能掌握自己的生命，却不能掌握自己身后的不朽……，众人们在披露过去我的不检点的往事或对我诋毁诽谤，这太可怕了。”

在第三章“拼搏”中，故事又回到了女主人公阿格尼斯及她的妹妹劳拉身上。在以后的情节发展中，阿格尼斯为了避世，在公路上撞车自杀。她平静地、不想等亲人到来，独自默默死去了。她的丈夫与她的妹妹劳拉成了情人。在书中贯穿着作者许多独特的哲理观念，例如：“用加法培养自我的人，他们将不遗余力使尽可能多的人和他們一样，因而他们的独特性很快会消失。声明自己喜欢冷水浴的人，为的是使自己与人类的另一半相区别，但不幸的是，这样不就有一半人非常像她了吗。将自己的信条‘我最喜欢冲凉’公之于众，瞧那架势，仿佛数以百万计喜欢冷水淋浴的女人都是她的模仿者，一个人为什么不满足于他自己去爱，而非要将这种爱强加于别人呢？”读到这儿，令人不禁联想起昆德拉本人于1989年后重返经历了巨变的布拉格时，有意避开公众和新闻界，独自默默地去墓地看了看，随后就消失了的逸事。

对于墓地的眷恋情怀，昆德拉与浪漫主义时期的诗人马哈是相通的。他曾在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Nesnesitelná lehkost bytí*)中这样写道：“惟一使她(指女主人公萨宾娜)感觉甜美，引起思乡之情的词是“墓地”。……波希米亚的墓地都像花园，坟墓上覆盖着绿草和鲜艳的花朵。一块块庄严的墓碑淹没在万绿丛中。……无论现实生活如何残酷……和平总是统治着墓地……在蓝色群山的背景下，他们如摇篮曲一般美丽。”读到这里，耳畔不禁响起了诗人马哈《五月》中的词句：……啊，在这美丽的土地上，他曾经热爱的土地，他的摇篮，他的坟墓，他的大地母亲，惟一的祖国，祖先的土地，在母亲的怀抱里，儿子的鲜血流淌……

《不朽》最后一章“情感型的人”的结尾是歌德对海明威的结论：由于你写书的罪过，你被判处不朽。在此，昆德拉以小说的形

式向人们提出了意味深长的思考题：不朽是否存在？看不见墓碑之处是否也有存在？而不朽有必要吗？

昆德拉的小说是诗化的小说，他的创作与捷克其他名作家，如赫拉巴尔、哈韦尔及 20 世纪初的现代派文学巨匠弗兰茨·卡夫卡有许多共同之处，它们构成了捷克文学的存在主义、异化、怪诞、反讽、冷漠及黑色幽默的特点。

1984 年，昆德拉因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一举成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沉重浮生》（或译《布拉格之恋》）也获得成功。小说的中心人物有对生活、情恋态度轻浮的医生托马什和与他性格正相反，充满幻想和激情的他的女友泰莱莎。小说中的另一对情人是托马什的老情人画家萨宾娜及她的男友——瑞士左翼新闻记者弗兰茨。托马什与泰莱莎在布拉格 1968 年事件后移居国外，然而泰莱莎无法适应在国外的环境变化，又一个人回到了捷克。托马什也追随她回国。他们回国后想逃避社会，政治态度模棱两可。后来移居乡下，双双死于车祸。萨宾娜的个性使她无法与别人建立长久的关系，她也无法克服内心的不稳定，于是她和弗兰茨分手了。弗兰茨最终在柬埔寨参加一次新闻示威活动中，毫无意义地死于抢劫犯的手中。萨宾娜的生活目的就是要饱览多彩的世界。而她所看到的，都是黑白分明的强烈对比色。这种色彩对她来说，无论在政治或在艺术上都意味着死亡。

这部作品被誉为 20 世纪欧美最杰出的小说之一。一个来自弱小民族的作家之所以能引起世界轰动，与作家本人的经历和所处的特殊环境是分不开的。昆德拉在 26 岁时就发表了第一部诗集，1960 年发表了美学与文学理论论文《小说艺术》。我们前面介绍的小说作品使他在 60 年代便成为捷克乃至世界最有天赋的知名作家。

昆德拉于 1958 年毕业于文学艺术家的摇篮——布拉格高等艺术学院的电影系，留校后作为副教授教授世界文学。1968 年后，由于他在“布拉格之春”事件中的立场被开除，于 1975 年获准去法

国一所大学任教。1979 年他被取消了捷克国籍。他的大部分小说反映了他自己或他所熟悉的生活思想经历。痛苦产生和造就思想。失去祖国后漂泊的生活经历和独立的思索,赋予昆德拉创作的灵感。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可以读到这样极富哲理的句子:“也许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最为充实的象征,负担越重,我们的生活也就越贴近大地,越趋近真切和实在。相反,完全没有负担,人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飞起,离别大地亦即离别真实的生活。他将变得似真非真,运动自由而毫无意义。”“必然、沉重、价值,这三个概念连接在一起,只有必然,才能沉重;所以沉重,便有价值。”^①

在昆德拉的小说《笑忘录》(*Kniha smíchu a zapomění*, 1981)里,作者把笑分为两种:天使之笑,对世间万物都持赞同态度,从而他们也就没有退路。另一种是魔鬼之笑,他们的笑是持批评态度的,是轻松的,积极的。而遗忘则意味着忘记民族历史的一切重大事件,从而会变得幼稚可笑。昆德拉的小说受到了一些基督徒的指责,认为他的小说商业气息太浓,也有评论家将其归入“后现代派”文学。

安德列·沃契克(Andrej Vlček, 1963—)是美国纽约市的捷克侨民和作家。他在美国出版的小说《发现美国》(*Nalézt Ameriku*)以生动丰富的对美国环境知识和生活方式的细腻描写,及不落俗套的笔法,叙述了主人公——原布拉格查理大学教授卡雷尔·什瓦普在美国的一段不寻常的经历。小说中反映的光怪陆离的美国社会,是作者亲身经历的真正写照。他本人就当过狗食品工业工人、信差、擦玻璃工、新闻记者和小说家。他的这部小说的片段曾于1992 年登载在捷克有影响的杂志《画中世界》(*Svět v obrazech*)上,描写了刚到美国不久的捷克作家什瓦普的一次经历。在纽约的大街上,身上仅有 10 美元,穿着寒酸的主人公进了一家咖啡店,

① 摘自作家出版社 1991 年出版的中译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想用这钱品尝一下在捷克随时可享受的,而从未有过现在这般美妙诱惑力的阿尔及利亚咖啡。在此打工的一位画家侍者走来,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想要把这位衣衫褴褛者画下来,作为美国社会的丑恶副产品去向人们展示,以便使自己一举成名。什瓦普狼狈地逃出了咖啡店。让我们来读一读这生活在美国的捷克作家的感受吧:“我的内心充满了从未体验过的激情,掌心里握着 10 美元的钞票……,我似乎是在梦境里,我有钱了……,我自由了;当然,这是有限的自由。现在,我可以到任何想去的地方去,当然,如果我被允许穿着破衣进入的话。我也可以在公众场合发表任意我想说的话,虽然可能不会有听众。我可以在街上吼叫跳舞,谁也不会感到意外……,一切的一切都在纽约的大街上演变着,任何人,任何事都不会再引起震惊了。如果,您总想一鸣惊人,那么,这就不是为您而存在的城市……,这里已不再可能出现更新鲜的事了,一切的一切都曾经发生过了!……毫无疑问,我是个自由人,我被自由闷得喘不过气来,它毫不留情地把我粉碎了。一个人,只有当他再也沒什麼可失去时,他才属于真正自由的人!”

曾写过“日常生活诗”(Poezie všedního dne)的米罗斯拉夫·弗罗里昂(Miroslav Frorlan, 1931—)是捷克才华出众的一位多产作家。17 岁时就发表了诗集《订婚戒指》(*Sňubní prsten*, 1948)。他的诗歌歌颂爱情、大自然和普通人。他那知识化的诗歌风格丝毫未削弱他的诗文的优美旋律和音乐感。他所创作的“生活诗”包括诗集《亲切的声音》(*Blízký hlas*, 1955)、《敞开大门的房子》(*Otevřený dům*, 1957)等,流露着“诗歌主义”的请调。其中较为著名的有《黑色的蜜》(*Černý med*, 1976)等,弗罗里昂于 1982 年获得了“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称号。

《五月》(*Květen*)杂志是 1955 年为捷克年轻的作家诗人们创办的刊物。加入这一团体的作家虽然各具特色,但是都团结在“回归普通生活”的信条下,反对当时捷克文坛出现的教条主义倾向。后来由于该团体的“自由化倾向”于 1995 年停刊,其中

的部分成员在捷克作协及《文学报》的支持下，于1966年创办了《方向》(*Orientace*)杂志。在捷克1968年“布拉格之春”事件后再次停刊。

曾担任《五月》杂志主编的卡雷尔·普塔尼切克(Karel Ptaniček 1921—)是50年代成长起来的小说家。他发表的小说有反映捷克边境生活的三部曲《边境城市》(*Město na hranici*, 1956、1963),《月落星稀》(*Noc odchází ráno*, 1963)及《第五十六》(*Šestapadesátý*, 1967)。他的小说与当时时兴的“建设小说”形成了对立。他描写的主题虽然也是二战后重建捷德边境,但小说把矛盾冲突尖锐化,揭示了生活与社会中种种斗争的残酷。普塔尼切克中学毕业后当过工人,在德国占领期间他被强制送往德国,在那里干过各种工作。他的小说《21年生人》(*Ročník jedenadvacet*, 1954)就带有自传色彩。

小说讲述的是1942年10月,一队捷克青年人被押送到德国做工。主人公是可爱的小伙子汉斯利克和他的伙伴科万达、罗依扎、米雷克、鲁达等。他们在建筑工地上清除废墟,他们服苦役,挨打受骂遭虐待。他们中的拉佳死去了,米雷克和鲁达在空袭时,死在他们认为最安全的田野犁沟里,罗依扎在排除未爆炸的炸弹时给炸死了。贝伯什重病康复后,空袭中与一位德国女护士幽会时,被双双炸死。他们之中最没出息的败类,是当了德国人走狗的奥林,捷克人越是看不起他,他就越向德国人告密。

小说中的主要线索是汉斯利克与德国反法西斯女战士凯特的爱情故事。这姑娘的父亲是纳粹的一个头目。她后来被捕,但父亲的名字救了她,她被判了15年的监禁。汉斯利克留在了德国,尽管很多同伴在听说巴黎获得解放后都逃回了布拉格。剩下的人被德国人带走了。在科万达及德国人利宾茨基的帮助下,青年们举行了暴动,获得解放。

他们把看押他们的德国人送回德国。这时,奥林不顾廉耻去追随德国人,被他们用枪击毙,但小伙子们也未能逃脱恶运,于空

袭中毙命。二战结束后,活下来的人们回到了家乡。

作者通过小说向读者表达了这样的愿望:永远不要再有建立在暴力与专政之上的制度。

3. 70 至 80 年代的反思、写实诗歌及诗坛新秀

在经历了 60 年代末“布拉格之春”的动荡后,捷克诗坛兴起了反思诗歌热,诗人们以诗的艺术来表达自己的心态和思索。

诗人威廉·扎瓦达这时已年近古稀,而他的新诗集《在门槛上》(*Na prahu*, 1970)仍引起了强烈反响。他的诗字里行间表露了诗人对战后发生的深刻社会危机的感受。此刻,正值诗人生命的转折点,而且似乎人们都站在毁灭与深渊的边缘,同时又处在走向新生活及新的创作道路的门槛上。诗人通过自己的经历及亲身感受,在痛苦中探索真理。在诗集《生命,感谢你》(*Životě, díky*, 1977)里,他针对人类的和平生活,个人的成长道路及前程抒发情怀。他虽已年迈,但不甘倒下,还要站起来,走向光明与生活。扎瓦达既是充满了激情的、勇敢乐观并享有威望的诗人,又是个默默的、谦虚的、感情细腻的普通人。在他最著名的诗歌《无名》(*Beze jména*, 1970)中,他写道:“我的姓名不出现在标牌广告上,我也不在大庭广众前表演,我身着普通服装,活得和老百姓一样。”诗人通过这副自画像表达了他对千百万默默无闻,几个世纪以来为祖国的繁荣、强盛作出奉献的普通人的深深敬意,以及对人类大同世界的信念。他的贴近读者的朴实无华的诗歌,如《给母亲,妻子的诗》、《勿忘我》、《来自病榻》等,讴歌人类纯真炽热的永生之爱,读来令人热泪盈眶。他也为孩子们写了不少感人的诗篇。由于他对匈牙利文学的杰出翻译,还于 1982 年荣获匈牙利国家最高荣誉奖。

诗人依万·斯卡拉(Ivan Skála, 1922—)是位写实主义诗人,他于 1975 年发表的诗集《我带什么上路》(*Co si беру na cestu*, 1975)

后来并入集子《烈焰熊熊》(*Ohněn spěchá*, 1979) 中,使他跻身时代抒情诗人的行列。在这部诗集里,他延续 50 年代写的《清晨列车的希望》中古典主义的主题,对普罗米修斯盗天火给人类,以及罗马神话中火神的故事,进行了独具特色的发挥。斯卡拉曾任《红色权力报》(*Rudé právo*)的主编,也是位政治诗歌创作者。在《死亡之四首及树木》中,他回顾了自己的青年时代及古代历史,歌颂了苏联人民反法西斯的斗争。在 1968 年前后的危机年代中,他写道:“我们有希望吗?岂只是希望,我们有必胜的信心,它在左边,心在那里跳动,灯塔在那里闪光,那里燃烧着鲜红的火焰。”

70 年代中,捷克的评论家和诗人们还发起了“在我看来何为诗歌”的讨论。诗人们踊跃参加,以辛勤的创作丰富诗歌园地。在电视节目中也出现了不少反映世情的即兴诗。并有一些诗人们亲自来朗读他们的新作,以征服亿万观众。

70 年代在捷克可以公开发表的作品中,回忆社会与个人经历的诗歌很盛行。诗歌越来越多地涉及当代生活,出现了讽刺、批评某些社会弊病,诉说身边琐事的作品。整个诗坛似乎步入了一个质朴而丰富的殿堂。以往那些纯抒情式的、表达瞬息意念的诗歌得不到出版社的青睐。占统治地位的是讲心里话的、朴实无华、不加修饰的风格。

青年乡村抒情诗人、报告文学和儿童文学作家米哈依尔·切尔尼克(Michal Černík, 1943—)以他的诗来与读者谈心,探讨人生哲学。他写道:

“我的幽默方式是一贯的,打电话时我说:有空儿,请进!午餐时我的祝词是:希望你过得好!朋友向我问好时,我答道:很高兴!我是认真的,因为我是个讲认真的人。我不大笑,也不开玩笑,我喜欢的座右铭是:从桥上跳到水里,别人怎么喊也不露出水面。而暗地里我宁愿露出头喊一声,我在这儿!经验教会了我要注意这种命令。”

他的诗集有抒发为自己的家庭、父母而感到自豪的《遥远的影

子,遥远的果园》(*Daleko stín, daleko sad*, 1979) 等。

在经历了动荡年代后,一大批青年诗人脱颖而出。他们思想活跃,创作特点风格各异,形式多样化。他们成长于新社会,许多人不仅为自己一辈人写诗,也为儿童创作诗歌。因此很难分辨他们的作品归属于哪一类型、流派。他们大多写的是自由体诗,也有散文诗的倾向。他们的作品五花八门,包括抒情诗、系列诗、微型诗、颂歌、韵文、集锦等。到了 80 年代,还出现了小说与诗歌的混合体,诗人及小说家们都超越了自己的疆界。

在这一潮流中较有代表性的,是颇具才华的青年诗人依瑞·扎切克(Jiří Žáček, 1945—)。他曾任捷克作家出版社诗歌编辑,是诗歌翻译家、儿童诗作家及美学家。扎切克的诗句轻巧自然,有如信手拈来,同时又不乏诙谐幽默。他成功地继承了老一辈著名诗人赫鲁宾、内兹瓦尔等人的富于音乐感的诗歌创作传统。在他看来,诗歌就是文字游戏。他的诗集《匿名宙斯》(*Anonymní muza*, 1976)描写了诗人早晨挤在公共汽车上,与人流汇合在一起时的愉快心情。他把自己对世界的爱升华为与大众的相互沟通和体贴之情。在为孩子们写的诗集《布拉格的塔尖知多少?》(*Kolik má Praha věží?*)中,他吟唱出这样的词句:“布拉格的河上为什么架起这么多的桥,为的是让人与人离得更近。”他那歌颂爱情、充满活力的反映都市生活的诗篇,不由令人又嗅到了“日常生活诗”的味道。请看这一首诙谐小诗《与诗的幽会》:

我请诗歌来喝酒,
她举止傲慢,
我在黑暗中等待,
她为什么姗姗来迟?

我盛装出迎,
为了使她一见倾心,

我紧咬着削尖的笔，
向她倾吐衷肠。^①

无论是扎切克，还是切尔尼克，都是战后成长起来的中青年杰出诗人。他们是捷克老一代诗人与更年轻的文学家之间沟通的桥梁。他们也在研究探讨捷克诗坛以往的“诗歌主义”传统。

在 80 年代，捷克诗歌的国际影响日趋扩大，这不仅反映了外文翻译的成功，还应归功于 1984 年世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捷克当代诗人雅·塞弗尔特。他使富于乐感和强烈时代感的捷克诗歌享誉天下。他在 1983 年出版的最后一部诗集《身为诗人》(*Být básníkem*) 中这样写道：

生活早已教会了我，
音乐与诗歌，
是世上最美丽的财富，
是生活赋予我们的一切，
诚然，爱情除外，
……
燃烧起来吧，言辞之火焰，
燃烧吧，
即便烧掉我的手指！
……
这便是我之命运，
为了追随着它，
我毫不喘息，

① 摘译自《1785 — 1985 捷克文学》，安托宁·姆涅什泽著，加拿大多伦多 68 出版社，1987 年。

颠沛流离一生。^①

这部可以称为诗人登峰造极之作的诗集,表达了塞弗尔特历尽坎坷的一生,及其执著的艺术追求。

4. 70 至 80 年代历史和社会题材小说的繁荣、 影视剧的兴盛及剧作家

70 至 80 年代,小说界繁荣的一大特点,就是历史题材小说的突破性发展。这也是适应了当时的时代需要。人们需要回顾历史,反思当今的社会。进入 70 年代后,捷克新老作家都热衷于历史题材文学的创作。在当代著名的历史小说家中,资格较老的有米洛什·瓦茨拉夫·克拉多赫维尔(Miloš Václav Kratochvíl, 1904—)。

他出生于维也纳,父亲曾管理过宫廷档案,他本人也曾在布拉格市及政府部门的档案馆工作过。1950 至 1972 年,他曾任布拉格高等艺术学院电影系的教授。早在 30 年代,他就开始写历史小说。他为青年人写的小说《杨·高尔内拉的奇遇和探险故事》(*Podivuhodná příběhy a dobrodružství Jana Kornela*, 1954),描写了欧洲中世纪 30 年战争时期,一名普通捷克人在海地的一段经历。作家从老百姓身上看到了朝气蓬勃的,更富于真实感的历史主人公形象。这部小说到 1974 年已再版了 7 次。70 年代是作家创作的繁荣时期。他出版了描写捷克普舍米斯尔及卢森堡王朝中三位皇后的传记小说《皇后们的爱情》(*Lásky královské*, 1973)。还有关于捷克历史人物瓦茨拉夫·霍拉尔的传记小说,他是捷克白山战役之后旅居英国的杰出雕刻家。其他历史小说还有《不馋嘴的好猫》(*Dobrá kočka, která nemlsá*, 1970)、《马蒂雅什之箭》

① 摘译自《文学世界新视野》,依·科斯特契卡著,捷克师范出版社,1995 年。

(*Matyasův meč*, 1971)以及有关万国师表考门斯基生平的长篇小说《杨·阿莫斯的一生》(*Život Jana Amose*, 1975)。他还写有反映近代历史及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史实的记实小说《欧洲跳起了华尔兹》(*Evropa tančila valčík*, 1974)、《欧洲在战壕中》(*Evropa v zákopech*, 1977)等。

克拉多赫维尔的历史小说不逃避现实,善于把今天与昨日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使它成为一面镜子,以此来反映现实。他的创作手法比他的前辈历史小说家依拉塞克更现代。他还创作电影剧本和喜剧,深受观众的喜爱。

老作家弗拉基米尔·内弗(Vladimír Neff, 1909 — 1983)的历史题材小说在 70 年代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内弗曾写过侦探小说及心理分析小说。他的历史三部曲《皇后们没有脚》(*Královny nemají nohy*, 1973)、《博尔基的戒指》(*Prsten Borgiu*, 1975)和《美丽的女巫》(*Krásná čarodějka*, 1980)描写了把神圣罗马帝国的京都迁至布拉格后的鲁道夫二世时代,探讨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内弗的中学时代是在布拉格和日内瓦度过的。他曾奔波往返于维也纳和不莱梅经商。后成为布拉格的出版社编辑和职业作家。他的自传性质的小说《桌边的两人》(*Dva u stolu*, 1937),描述了神圣罗马帝国一个贵族家庭的兴盛与衰败。内弗的历史小说扎根于捷克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情节丰富多彩,语言精湛,拥有广泛的读者。

这时期,儿童文学作家博胡米尔·齐哈也投入了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他的长篇三部曲包括《给我跪下》(*Přede mnou poklekni*, 1971)、《等待国王》(*Čekání na krále*, 1977)和《只剩一把剑》(*A zbyl jen meč*, 1979),小说以胡斯战争时期著名的捷克国王依瑞·波杰布拉德(Jiří z Boděbradu)的登基典礼和他统治时期的政治斗争为背景,集中描写了人的命运。

中年作家依瑞·肖杜拉(1924—)曾受“诗歌主义”影响,出版过诗集《基石》,《我们的红尘世界》等。70 年代中,他出版了小说《铁

叉烤鸡》(*Kuře na rožni*, 1976), 小说最初由“门栓出版社”出版, 描写了拿破仑时代一个流浪木偶剧演员的命运。在小说里作家以独特的手法, 巧妙地处理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与伟大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在纪念查理四世诞辰周年时, 肖杜拉还写了一部历史剧《查理四世的法兰西之行》(*Cesta Karel IV. do Francie a zpět*, 1979)。

捷克当代历史小说的特点是把历史发展的过程个体化。这一点, 可以从作家拉基斯拉夫·富克斯(1923—)的历史小说《公爵夫人与女厨娘》(*Vévodkyně a kuchařka*, 1983)中得到印证。小说描写了19世纪末, 维也纳及周围地区的一个贵族社会的生活。除此之外, 富克斯还创作了有关犹太人题材的作品及带有卡夫卡特色的侦探小说。

因创作反映反法西斯战争中伞兵经历的心理小说《在黑暗中行走的人们》(*Muži jdou v tmě*, 1946)而闻名的依瑞·马列克(Jiří Marek, 1914 — 1994), 于1975年创作了小说《我叔叔俄底修斯》(*Můj strýc Odysseus*, 1974)。他以大众化的语言, 描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维也纳、1918年后的布拉格, 以及捷克第一共和国时期的小市侩们。小说运用反映时代特色的对白, 表达了作家评说时代、再现历史真实的创作意图。他的另一部小说《土地之盐》(*Sůl země*, 1982)描写的是19世纪末至二战期间的捷克社会。马列克还写过儿童文学作品。他还根据法庭档案创作侦探小说, 并创作电影剧本。他的文学生涯与他丰富的阅历分不开。他战后曾任新闻记者、国家电影局经理, 还在布拉格的社会学学院、新闻学院及文学院任过教。

兹丹涅克·布鲁哈什(Zdeněk Pluhář, 1913—)的小说《晚间六点在阿斯托里亚》(*Večer v 6 hodin u Astoria*), 描述了捷克社会二战前后丰富多彩的时代画卷。小说具有深刻的伦理道德内涵。主人公是位令人尊敬而又慈祥可亲的中学教员, 他在战争年代教过的7名学生与他亲密无间。这些学生才华横溢, 向往爱情, 而又野

心勃勃。老师教育学生要诚实、勇敢、大度。在经历了战争与生活考验之后,当他们重新相聚时,大多数人都成为高尚的、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但也有人堕落了。小说通过对不同学生的道德观、他们对理想的追求及他们的命运归宿的叙述,反映了作家对饱经沧桑的当代人的认识。这部作品于 80 年代初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播出。

从 70 年代中捷克历史小说的大发展可以看出这样的倾向,作家们力图通过文学创作去努力再现捷克国土上世世代代永不衰败的丰富多彩的生活画卷。以历史的眼光审视当今的社会,充满了对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的使命感,这也是战后历史小说发展的特点之一。

除历史小说外,反映当代社会各个侧面的社会小说也得到了广泛发展。比较常见的有,反映医学界的、老年人问题的、夫妇家庭关系的及代沟问题的小说。有关医院和医生的小说,很多都是由医生们创作的所谓“不仅是给医生看的医生小说”。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是奥塔·杜普(Ota Dub, 1909 — 1987)。他是位职业医生。以本人的亲身经历为创作源泉,他写出了一系列的“医生小说”。《我发誓担保》(*Přisahám a slibuji*, 1977)写的是战后初期,边境地区医院里发生的故事;《特别病例》讲述了一名地区医院的医生自己变成了“重病人”的故事;《主治大夫们》(*Profesoři*, 1980)探讨了医学界知识分子的工作生活环境及职业道德问题;《女医生》(*Doktorka*, 1982)则描写一个医生世家的历史和医德问题。这些作品中丝毫没有编造出来的复杂离奇的情节,用以哗众取宠;而是以朴实的现实主义手法,客观公平地刻画各类人物。杜普的小说可以说是类似以事实为依据的纪实文学。

捷克当代颇有名望的女作家瓦尔雅·斯蒂布洛娃(Valja Stýblová, 1922—)也是位医生作家,曾在医院的神经科工作过。她的小说也有不少涉及道德题材。她于 80 年代初创作的小说《请把手术刀递给我!》(*Skalpel, prosím*, 1981)描述了医学院外科的

特殊环境和人物,很有创意。整部作品以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记者对一位神经科教授的采访贯穿始终。这位医学院教授在给学生们授课时,以一名患有脑疾的叫维特克的病人为实例。根据专家们的意见,这位病人治愈的希望很小。维特克的命运与教授讲述自己的专业、生活经历和对往事的追忆相互穿插。维特克的手术难度大,连他当守林人的爷爷都有思想准备了。在接下来的篇章里,作家展现了教授的私生活;他的妻子依特卡为家庭牺牲了自己的医务事业。他们夫妇二人共同对小维特克进行特护。当工作之后的教授回到家时,遇到了自己的儿子昂德拉,儿子的情人却是父亲从前病人的妻子。最后小维特克的手术终于获得成功,年轻的记者也结束了采访。读着这部略带感伤的作品,不禁令人想到,那些把病人的性命捏在手心里的人,往往是独具个性的人。

斯蒂布洛娃的另一部小说《林荫道尽头》(*Na konci aleje*, 1979)描写了生活在养老院里的人们故事。70年代成名的作家兹·布鲁哈什(Zdeněk Pluhář)也创作了反映老年人问题的小说《终点站》(*konečná stanice*)。有关老年人的问题曾在捷克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在现代化的社会生活方式中,家庭成员一般都是早出晚归。怎样与老年人相处,为他们寻找出路,成为社会问题之一。作者想告诉读者的是,这些老人们不想成为社会的垃圾和负担,他们是能够自强、自尊并维护自己的尊严的。

婚姻、家庭、子女教育、人际关系等也是普遍的社会问题,这些作为文学题材更多地反映在捷克当代女作家的小说中。其中,雅洛米拉·科拉罗娃(Jaromíla Kolářová, 1919—)的小说探讨了尖锐的现实冲突。她的较为著名的小说有《儿子和我》(*Můj chlapec a já*, 1977),从小生命的诞生一直写到整个社会怎样来接纳他。小说隐含着半个世纪以来整个捷克民族的深刻经历。女作家在小说《夜安,理智!》(*Dobrou noc, rozume!*)、《别人的孩子》(*Cizí děti*, 1975)及《我们的小小世界》(*Náš malý, maličký svět*, 1977)中,向读者揭示了现实中虚伪、自私的爱情的危机,持有不同观念

的两代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破裂家庭中儿童的命运。

另一位女作家海莲娜·什玛海罗娃(Helana Šmahelová, 1910—)拥有高超的心理描写技巧,这表现在她的家庭三部曲《男人和女人》(*Muž a žena*, 1972)中。小说反映了婚姻的破裂。其中一部《欢乐之家》(*Dům radosti*, 1982)是个虚构的故事,讲述了一个热爱生活的女大学生与一位缺乏情感的老鳏夫——日尔曼语言学家之间的爱情。大学教授罗贝尔特对生活态度消极,不切实际,他终日精神恍惚,极端孤僻。除了父母,对整个世界他都感到陌生。生活中没有使他高兴的事,连饭都懒得吃。他惟一心爱的就是书籍,但他并不操心死后怎样来处置这些书。女大学生查拉与他的性格和人生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努力去理解这位教授,以自己对生活的积极态度来克服他们之间的巨大差异,并与教授的虚无主义人生观进行了顽强的抗争。她终于降伏了他,把老教授拉入了正常生活。在搬家、经营安乐窝、买汽车、出国旅行的活动中,教授摆平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什玛海罗娃 80 年代以后出版的新小说《逃跑的中弹野兔》,主要内容仍是夫妇关系问题。

在国内发表的捷克当代小说,往往围绕着不同时代背景的道德哲学展开讨论。不论其主题变化如何,都留下了时代的烙印。

卡雷尔·侯巴(Karel Houba, 1920—)是 50 年代末期崛起的心理小说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遣送到德国做苦役。1947 年回国后,在查理大学学习了英语和哲学。1964 年担任出版社主编,从事文学创作。70 至 80 年代著有小说《带床幔的床》(*Postel s nebesy* 1976)、《白马》(*Bílý kůň*, 1980)等。

《白马》以第一人称手法,描写了艺术史专业女大学生卡特瑞娜和年轻有为的雕塑家昂德瑞依的罗曼史。卡特瑞娜在一次作城堡导游时,邂逅了自由职业者昂德瑞依。尽管两人生活都无保障,但对艺术的追求使他们走到了一起,他们同居了。卡特瑞娜为男友做模特,帮助他塑造了一尊艺术品。昂德瑞依虽很有天赋,却怀才不遇。面对一系列的打击,他愤然说:“我早就知道会有什么结

果了(指他为卡特瑞娜塑的像),总有那么一些‘内行’评委凑到那塑像前,有人就会说,这裸体像有失体统,太暴露了。可他们却不会大肆渲染,只是说,当然啦,这是一件天然的杰作。我塑造的一切都被判定是天才之作,但到头来还是无声无息了。你要得到公认吗?那还须等待,因为还年轻,老艺术家更有优先权,可那帮人早都该进垃圾箱了。”一次,当昂德瑞依为疗养院创造的雕塑又遭同等命运时,他气得当场把站在旁边的一名小护士的围裙围在塑像的腰身上。他对女友卡特瑞娜说:“不知换了你会怎么做,可能会把她(指人体像)装上车,运回家,再给她加塑上一件合体的袍子,把属于自然的一切都圣洁地掩盖起来,以便让那些好色之徒觉得谁也看不出什么了,他们便可在公众面前挥舞道德的旗帜了……可更糟的是,我没钱买塑泥了。”由于男友昂德瑞依对她不理解,卡特瑞娜感到很懊恼,他们终于产生了分歧。为了出名,昂德瑞依不择手段,终于发展到与自己的女模特鬼混,与卡特瑞娜分了手。卡特瑞娜虽然失去住房、财产、地位及一切,但她仍顽强地沿着不屈服于社会浊流的人生道路走下去。

在 70 年代崛起的青年作家中,曾有一个所谓的“北捷克文学小说派”。其中包括同是来自捷克北部地区的著名化工联合企业的小说家巴拉尔、杜谢克及帅达。

依瑞·帅达(Jiří Švejda, 1949—)的小说主人公大多是与自己同龄的、战后出生的一代雄心勃勃的年轻男子,他们的挫折就发生在看来很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他的小说《事故》(*Havárie*, 1975)、《火灾与现场》(*Požáry a spáleniště*, 1979)迎合了 70 年代世界电影文学的“灾祸故事”潮流,改变了以往那些以矛盾冲突开头,最后幸福地化解一切对立,以大团圆结局的传统叙事方式。因为这种结局往往与现实不符。美满结局的一再重复本身就隐含着不美满,甚至灾难的发生。反传统的结局则是悲伤的,或是作家们留给读者或者观众自己去思考,去发挥想像力的结尾。帅达在他的轰动一时的小说中,揭露批判了小市侩的恶习,诸如:妒忌心、拜金主义

和势利眼等。他还创作了军人题材的长篇小说《两千光年》(*Dva tisíce světelných let*, 1978)。帅达的创作方法及他的小说作品的背景都与当时走红的作家伏·巴拉尔近似。他们都来自捷克北部地区著名的大型联合化工企业,在那里,他们与北捷克州的剧院编辑,青年作家瓦茨拉夫·杜谢克(Václav Dušek, 1944—)组成了北捷文学家团体。

杜谢克曾在著名的布拉格电影学院深造过,担任过捷克作家联盟的领导人。他致力于捷克戏剧的现代化,他的小说《猎获幸福者》(*Lovec štěstí*, 1980)描写了失足青年,批判了那些视人类幸福为物质享受,以不正当的手段发财的人。他的小说《少女,还是鹰?》(*Panna nebo orel*, 1974)描写了动荡年代里的青年人。

成名于 60 年代的伏·巴拉尔在 70 年代创作的科幻小说《一夜欢乐》(*radost až do rána*, 1975)、《2300 年的罗米欧与朱丽叶》(*Romeo a Julie 2300*, 1982)、《A — ZZ 试验》(*Pokušení A—ZZ*, 1982)等,用专业术语、实验室报告以及引人入胜的情节,抨击了新时代中的小市民享乐主义生活恶习,以科幻文学形式探讨人际关系。捷克科幻文学的奠基者卡·恰佩克创作了世界上最早的科幻文学作品。巴拉尔的《与多面兽的战争》就是向科幻文学先驱恰佩克学习创作的小说。小说选择了威胁人类生存的环境污染作为题材,再现了一座笼罩在烟雾中的城市,它的上空连太阳光都难于穿透。捷克北部的城市由于环境污染,变成了巨大的垃圾场。小说家把这些揭示给了那些受报刊欺骗的被动的电视观众。通过这些小说,巴拉尔试图去揭示未来社会中的道德问题、脱离自然问题、人类的信任危机等问题。北捷小说家们的作品采用了反传统的类似荒诞派的手法,揭露生活中的消极阴暗面,避免了战后捷克国内文学中千篇一律的弊病,表现了变化莫测的、本身就是非常复杂的客观世界,从而受到了普通老百姓及广大青年读者的欢迎。

80 年代,捷克国内的一批中青年小说家的地位开始上升。他们在战后出生,毕业于人才辈出的布拉格高等艺术学院。约翰·拉

戴克(John Radek, 1954—)就是其中出类拔萃者之一。拉戴克小说的核心人物是生活在当今繁华大都市的青少年,他的小说大多反映他们的童年和学生时代的感受。长篇小说《牛仔裤世界》(*Džínový svět*, 1981)通过一个处于青春期的男孩子的日记形式,表现了70年代的中学生对真正的友谊和爱情的渴望,对生活的真谛及无私奉献的追求。小说的价值在于,作者毫不回避现代化大都市里普遍萌生着的感情道德危机,对于两代人矛盾中的自私、虚假行为果敢地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作者指出,父辈与子孙间的朋友关系是实现更加先进的生活与社会理想的保障。小说从青少年的心理分析出发,对普遍的关于青少年的世俗偏见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观点。这部小说的语言大量运用了反映年轻人生活格调的俚语,流露出口语化、通俗化、甚至粗俗化的倾向。

从70年代起,捷克的文学发展分成了三部分,一部分是1968年苏军和华约国入侵事件后被禁止发表作品的文学家创作的非官方文学,一部分是可以在捷克国内公开出版的当代文学,另一部分就是由流亡作家在国外出版的捷克流亡文学。80年代后期,由于作家之间的私人交往以及捷克国内外的文学交流,三部分文学逐步形成了融会贯通的局面。那些曾经被禁的作品,如诗人塞弗尔特的诗作《避瘟柱》,小说家赫拉巴尔的小说《喧嚣过分的孤独》最终得以在国内发表。

70年代初,捷克的一些作家不能公开发表作品,这其中包括犹太籍作家伊万·克里马(Ivan Klíma, 1931—)。他的童年是在捷克战时的泰莱兹因集中营里度过的。解放后,他从事波希米亚学研究及文学事业,担任过《文学报》的主编。68年他反对当时的苏联干涉捷克内政,69年在美国讲学,70年回国后,被禁止发表作品。他的短篇小说集《我的快乐早晨》(*Má veselá jitra*)于1979年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出版。小说的7篇故事是从一个星期里的7个早晨分别开始发生的。其中星期三的早晨发生的是一个社会腐败故事。作者是这样描写的:

圣诞节的前一天,他很早就起了床,为的是与大学时的老朋友彼得一起去街头卖圣诞节鲤鱼。在捷克,家家户户的圣诞晚餐都离不开鲤鱼,这生意是很赚钱的,也是很辛苦的。彼得原来是一位美术家、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后来不得不以看仓库和做锅炉工来养活自己。当彼得在三年里花掉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后,他明白了,靠诚实劳动,人们很难糊口,于是,他决定去寻找挣钱多的职业。为了在市场弄到较好的摊位,对养鱼人、自选店老板以及方方面面的人他们都得关照。于是他们凑齐了两千克朗作为本金。

由于他们打点了法国酒,自选店的头儿还比较客气,给他们一台经他认真调理好的台秤,据说是可以从每公斤上节省二两半,然后还教他们说:把鱼扔上称盘时多带些水,还要抓紧最佳时机把鱼拿下来。然后算账时化成克朗整数,再加上一些另人信服的哈莱士(一克朗等于 100 哈莱士)。而顾客往往付给整的纸币,不让找零钱。对于女顾客,要让她忘了是在买鱼,造成像是跟她约会的印象。必要时,把鱼重新放回称盘称一下,说:对不起,我差点多收了您的钱。

在卖鱼的一整天里,除店老板外,邻家摊主考尼斯和店里的女售货员达尼耶拉都对他俩表示了热情。达尼耶拉还主动忙里偷闲与故事主人公伊万上床。然而当最后结账时,他和彼得二人却整整亏了 800 克朗。当彼得把这一坏消息告知我们的主人公时,他愤恨地说道:我明天就去银行取钱,捎给我那些因为不想和他们同流合污而蹲在监狱里的朋友的家眷。我现在总算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在黑暗与严寒中把手伸向了我们的鱼桶。自选店的头儿、达尼耶拉、卖菜的、书记经理们、受了贿的工商检查员们和那些不讲道德的记者们,他们各自都从我们的桶里拿走了一份。下次我们一定得和鱼桶睡在一起。彼得对此只是无奈地耸了耸肩。作者最后感慨道:他(指彼得)是对的——因为这一切都将是徒劳的,我们永远算计不过他们,因为我们不属于他们的范畴。

克里马在 60 年代时从事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探讨,到了 70 年

代,他创作了只在西方上演过的黑色幽默剧《马尔采拉的女婿》(*Ženich pro Marcelu*)及《克拉拉和两个男人》(*Klára a dva paní*),后者于1989年后在捷克电视台上演,赢得好评。

捷克的一些文学批评家认为,在70至80年代中,捷克国内的小说作品虽层出不穷,但缺乏世纪之初20至30年代时那种百花盛开,充满了文学探索、冲突论战、创新实验、几代作家济济一堂的黄金时代特有的气氛。尽管如此,这一时代的一些文学种类,如:回忆录、自传体小说、历史题材文学作品、寓意小说、心理小说、爱情诗歌等仍得到了蓬勃发展。

随着影视业的普遍发展,70年代中,作家们纷纷投入了影视剧的创作。诗人依·肖杜拉从60年代起开始为剧院、广播电台、电视台写作。《皇帝国王查理四世之死》(*Smrt císaře a krále Karla IV.* 1979)是他的杰出历史题材剧作。电影故事《爱情与荣誉的故事》(*Příběh lásky a cti*, 1978)描写了传为佳话的捷克伟大文学家聂鲁达与他同时代的著名小说家斯维雅特拉之间的友谊与恋情。肖杜拉的其他优秀剧作还有《行走的鸟》(*Pěší ptáci*, 1981)、《1989年5月1日》(*1. máj 1989*)等。

雅罗斯拉夫·狄耶特尔(Jaroslav Dietl, 1929 — 1985)不仅是剧作家、电视连续剧及电影的编剧,还被誉为高等学校教育家。他曾就读于布拉格电影学院,后被命名为功勋艺术家。狄耶特尔认为,家庭题材的连续剧是重要的、能给观众以启迪的节目,可以使作者挖掘现实生活,塑造时代人物,探讨寻找新的道德标准。他剧中的主人公总是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哈梅尔家的小字辈》(*Nejmłodši z rodu Hamru*, 1975)就是其中一例。狄耶特尔还创作了反映社会各行各业的普通人故事的一系列电视连续剧,如《市府公务员》(*Muž na radnici*, 1976, 曾在我国电视台上演)、《城边医院》(*Nemocnice na kraji města*, 1978 — 1981)、《站柜台的妇女》(*žena za pultem*, 1977)、《北方的县城》(*Okres na severu*, 1981)、《我们都有受教育义务》(*My jsme všichni školou povinni*)等等。这些电视

剧情紧凑交错,扣人心弦,往往出现出人意料的剧情发展。电视剧《我们都有受教育义务》中描写了一位总和人闹别扭的女教师,最后终于被诊断出患有心理疾病。这一切与狄耶特尔对当代生活题材的深刻见解与挖掘是分不开的。

历史剧作家奥尔特日赫·达涅克(Oldřich Daněk, 1927—)的戏剧往往描写个人与大众、大众与历史的关系。作者在历史故事中寻找反映当代问题的镜子。他的历史剧有描写卢森堡及普舍米斯尔王朝历史的《国王临阵逃跑》(*Král utíká z boje*, 1976)、《未带帽盔的国王》(*Král bez přilby*, 1971)、《奥罗木茨的谋杀案》(*Vražda v Olomouci*, 1972)、喜剧《两人骑马,一人骑驴》(*Dva na koni, jeden na oslu*, 1971)、《战火再起》(*Válka vypukne po přestávce*, 1976)等。

历史题材喜剧《两人骑马,一人骑驴》讲述了中世纪时三个老兵油子的故事。这三个职业军人是织尼匠扎尼茨、幻想家赫日贝特以及老好人斯瓦狄。他们带着毛驴途径捷克去匈牙利,一路上与穆哈穆德军队遭遇。于是他们利用机会,故意被俘,去当哨兵搞破坏。可后来他们才认识到,他们实际是在帮助敌对两方中更坏的一方,而且还差点丧了命,仅仅由于他们的机敏和老练才得以逃生。他们终于抛弃原来的想法离开了军队。然而他们的正直并没有改变,也没有丧失对正义事业的追求。虽然他们从此不再身着军装,但仍旧为自己的信念而奋斗。达涅克在80年代创作的剧本《瓦伦斯坦军女首领》(*Vévodkyně valdštejnských vojsk*)是一部战争与和平,爱情与背叛,生与死的狂想曲,达涅克与其他剧作家合作的电视剧《从前有座房子》(*Byl jednou jeden dům*, 1976),及反映老年人黄昏恋的《11月末的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Julie na konci listopadu*)都曾在捷克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把捷克名作家聂姆佐娃、爱尔本等人的童话改编成剧本上演,从而走上戏剧创作道路的杨·伊雷克(Jan Jílek, 1933—)以自己的作品《拉方》、《除夕》(*Silvestr*, 1974)向观众表明,一个人只有在环

境及自身的矛盾冲突中,才能找到人生的意义。《除夕》的故事是说一个合作社主席报名与希望领养孤儿的母亲们竞争领养一个孩子,虽然他好不容易在竞争中获胜,但最终他还是把这个机会让给了另一位孤独的女人。伊雷克还于1982年创作了带有自传性质的剧本《金刚小伙们》(*Diamantoví kluci*, 1982)。

70年代里知名度较高的剧作家还有依瑞·胡巴齐(Jiří Hubač, 1929—)。他曾因把外国名著改编为捷克剧本而蜚声国内外,其中包括海明威的《战地钟声》、克拉威尔的《老鼠国王》(*Král Krysa*, 1974)等。他擅长写家庭喜剧。曾在中国上映并受到好评的捷克电影《妈妈应该出嫁》(*Jak vytrhnout velrybě stoličku*, 直译为“怎样为鲨鱼拔牙”, 1977)以及续集《怎样使爸爸变好》(1978)均出自胡巴齐创作的剧本。他的描写当代人道德观的戏剧《天堂的房子》(*Dům na nebesích*, 1980)、《未成熟的覆盆子》(*Nezralé Maliny*)及《好水》(*Dobrá voda*, 1983),作品内容充实,创作技巧娴熟,受到广泛好评。

90年代以来,捷克电影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先后有三部捷克电影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或得奖。如《我可爱的小村庄》(*Vesničko má středisková*, 1985)、《普通小学》(或译为《青青校树》*Obecná škola*, 1991)及《柯尔亚》(*Kolja*, 1996)。后两部片子是由捷克当代著名演员、导演世家兹丹涅克·斯维拉克(Zdeněk Svěrák)和杨·斯维拉克(Jan Svěrák)合作拍摄的。

《青青校树》讲的是在捷克一所普通小学里有个乱班,上课时孩子们搞恶作剧捉弄女老师,把墨水洒了老师一脸。女老师不堪羞辱,神经不正常了。于是,校长领来了一位复员军人做他们的新老师。这个老师用教鞭与优美的小提琴声和对捷克民族英雄故事的生动描述把班级里的捣蛋鬼们收拾得服服帖帖。有的孩子对这位“打过仗的英雄”的崇拜胜过了对自己在发电厂“默默无闻”的父亲崇拜。当有人对此持有异议并且抓住了老师对年轻女子不检点的短处时,校长对老师进行了调查。但是孩子们崇拜他们的老

师。当老师重又回到班里时,他认为,他已不必再用教鞭了。在老师导演的一次文艺汇演中,饰演苏联红军和美国兵的孩子打了起来,这引起了台下家长们的参战。这时老师走来,分开了混战的人群,把交战双方的手握到了一起。这就是戏的结局,人们不再打仗,世界将出现和平。

《柯尔亚》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988年的布拉格。主人公是个散漫、陷于贫困和苦闷的捷克单身汉。他就是国家交响乐团大提琴手鲁卡。为了能赚钱,鲁卡与一名俄罗斯女子假结婚,她带来了个五岁的男孩。婚后不久,新娘就逃到西德去了,她留下了只会说俄语,两眼泪汪汪的小柯尔亚。警方对这父子进行了传讯。对音乐的爱好和共同陷入的命运窘境,使语言不通、相依为命的假父子之间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东西方冷战结束后,孩子的母亲回来接柯尔亚。机场上鲁卡与柯尔亚难舍难分,小儿子满脸泪珠地第一次喊出了:“再见,爸爸!”鲁卡终于又回到了国家交响乐团,参加了布拉格中心广场举行的大型音乐会。会场上响起了捷克伟大音乐家斯美塔纳的交响曲《我的祖国》。聆听优美音乐的数万人中站着已经怀上鲁卡的孩子的捷克女歌手克拉拉。

5. 当代儿童文学作家及作品

捷克当代儿童文学的许多作品都曾在国际上获奖,被翻译介绍到国外。捷克很早就是国际儿童图书联合会的成员国,曾获得该组织奖金的捷克儿童文学作品有女作家瓦·斯蒂布洛娃的小说《王子与云雀》、海维尔的《卖冰淇淋的人在哪儿过冬?》以及巴佐芙斯卡为《格林童话》所作的插图等。获得1984年国际儿童年特别奖的小说《遥远的山寨》是捷克小说家杨·苏赫尔(Jan Suchl, 1928—)的作品,描写了一个名叫洪查的小学四年级男孩子,在一个只有17户人家的偏僻山村所度过的一段难忘时光。他在离开山村的前夕立志将来做一名林业工作者。

80年代初,捷克儿童文学已经成为当时整个民族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早期,捷克的儿童文学从古老的民间口头文学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民族复兴时代的文学先驱切拉科夫斯基、聂姆佐娃、爱尔本等致力于收集、加工、整理和出版民歌、童话故事、民间叙事诗,用平民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对后代进行民族传统教育,为儿童文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捷克近代文学史中,也涌现了不少优秀的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名作家和杰出作品。文学大师卡·恰佩克擅长以童话故事的手法来讲述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平凡小事。他的纪实小说《小狗达珊卡的一生》(*Dašenka čili život štěněte*, 1933)、短篇小说集《我养过的狗和猫》,都属捷克儿童文学的经典之作。捷克儿童文学奠基作家约瑟夫·维罗米尔·布雷瓦(Josef Věromír Pléva, 1899 — 1985)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线索创作的长篇小说《小博贝什》(*Malý Bobeš*, 1931—1934),讲述了在30年代中一个贫苦的农村孩子来到城里寻找生路,但最终仍未摆脱贫困的故事。作品不同于那些只描写理想化的童年及虚构的人际关系儿童小说。它以孩子的眼光,真切地、诗一般地展现了孩子们的世界,把作者孩提时代某些近似荒诞的想法描绘得惟妙惟肖。小说被译成了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国出版发行,其中包括汉语。

捷克女作家们大都从事过儿童文学的创作。女作家马·马耶洛娃毕生为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撰写了许多童话故事,翻译了不少世界优秀童话作品,她的比较成功的作品是为女孩子写的中篇小说《罗宾逊卡》(*Robinsonka*, 1940)。小说从少年生活的环境出发,给予他们自我认识、自我完善的深刻启示,教育年轻人要向生活本身所要求的那样,积极投入到生活中去,重视体力与意志的培养和锻炼,增强责任心。

什玛海罗娃 50 年代的小说《翅膀上的青春》(*Mladí na křídlech*, 1956)、《沉重的心事》(*Velké trápení*, 1957) 以及 70 年代所写的小说《嫉妒》(*Žalivost*, 1975) 等,开创了所谓的“少女小说”

潮流。这类作品深入当代社会女孩子们的心理以及她们的生活，体察她们的心灵，深受女孩子们及社会人士的关注和喜爱。

薇拉·阿德罗娃(Věra Adlová, 1919—)也是女作家群中的佼佼者。她的文学创作致力于探讨社会道德责任。小说《你说要让我相信吗?》(*Říkáte, abych věřil?*, 1979)讲述了一位年轻的长途运输司机克服了信任危机，成长为一名真正的男子汉的故事。她的长篇小说《秋天的苦涩味》(*Trpká vůně podzimu*, 1983)描述了三位女友在不同社会时期的经历以及她们在家庭、事业中扮演的角色。

阿德罗娃的丈夫兹丹涅克·阿德罗(Zdeněk Adl, 1910—)也是位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作家。他担任过少年杂志《千里香》(*Mateřidouška*)的主编，还同妻子一起编撰了捷克小学生语文课本和其他儿童文学书籍。他运用侦探小说式的、引人入胜的情节，成功地塑造了一批正直勇敢的少年形象。在小说《狼崽》(*Vlče*, 1979)中，一个十几岁的小伙子在车祸中失去了所有亲人，在朋友及他热爱的女友的帮助下，他终于找到了新生活。《瞧吧，哥哥!》(*Koukej, brasko!*, 1976)及《孤独之星》(*Hvězdy nad samotou*, 1974)都颂扬了坚强的、勇于面对生活苦难、富于正义感的小主人公。

当代儿童的现实生活并不总是像童话一般美好。捷克中年女作家米兰娜·布鲁霍娃(Milena Brůhová, 1931—)的小说《男孩与房子》(*Dům a chlapec*)揭露了当代社会中人际关系冷漠、虚伪及自私自利的现象。这个中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幼儿园阿姨与一个她喜爱的不幸的男孩子之间的一段动人故事。这孩子曾有过一个幸福的家庭，为了建造属于他们的房子，他的父亲劳累过度不幸去世。祸不单行，母亲不久也因病身亡。因孩子太小，阿姨舍不得把他送到孤儿院，就接回了自己家抚养。一些邻居乘人之危，想占有那未完工的房子。而坚强的孩子靠顽强的意志，在阿姨一家人的帮助下，战胜重重困难，最终实现了父母的遗愿。不仅得到了真正属于

自己的家园,还考上了大学,成长为男子汉。

不少中青年作家的作品探讨了青少年与成年人之间的冲突,通过日常生活的每个时刻、每件小事,细致入微地反映当代人的心理。擅长创作恰佩克式的短篇侦探小说的巴维尔·弗朗佐斯(Pavel Francouz,1932—)写了短篇小说《梅塞德斯牌汽车案》(*Případ Mercedes*),故事通过对一桩汽车盗窃案的案例分析,揭示了一个青年的作案心理。维尔达的父亲含辛茹苦把儿子养大成人,自己却患了癌症,生命垂危。他那从小惹是生非的儿子已经好久未回家了。为了叫不久于人世的老子高兴,他偷了辆名牌车,并从繁华的大街上带回了一个“未婚妻”。这一切恰好被片警瓦茨拉夫不露声色地侦破。在查问中,儿子颤抖着手指招供了:“我从未让他(父亲)高兴过,一辈子也没有一次。他要死了,我得拿出东西让他看看,光有雪白的衬衫是不够的。我是个合同工,在锅炉房运灰。他一直盼望我中专毕业后,学一门专业。如果需要,我仍去蹲监狱,可眼下什么事也不能发生,求您了,先生!”

弗朗佐斯的小小说虽短,类似微型小说,但却每每让读者陷入沉思。他的成名作是短篇小说集《如此沉寂》(*Takové ticho*,1974),其它小说集还有《无足轻重的姑娘》(*Dívka, na které nezáleželo*,1979)和《不安》(*Znepokojení*,1982)等,其中的许多作品于70、80年代在国外出版。这一时期也是捷克小说翻译到国外的黄金时代。

70年代以来,影视业的发展为儿童文学创作增添了魅力。最受欢迎的电视台少儿节目编辑瓦茨拉夫·切特伏尔特克(Václav Čtvrtek,1911—1976)为孩子们屏幕上创造了众多的、令人难以忘怀的现代童话人物和妙趣横生的小主人公形象。其中以《卢姆查依斯的故事》(*Rumcajs*,1970)以及为我国小观众所喜爱的系列动画片《鼯鼠的故事》最有名。

《鼯鼠的故事》是捷克著名动画片编导兹·米列尔根据捷克另一位杰出儿童文学作家埃杜阿尔特·贝季什卡(Eduard Petiška,

1924—)的短篇小说《鼹鼠找到了裤子》(*Jak krteček ke kalhotkám přišel*, 1960)、《鼹鼠与小汽车》改编的。这一可爱的小动物形象可与“迪斯尼乐园”的其他动物相媲美,赢得了世界千百万儿童的心。贝季什卡从 50 年代起便从事儿童文学的翻译和写作,他翻译了不少德国童话故事,如《格林童话》等。他的作品中除当代儿童故事,还有古典童话及介绍捷克民族文化的儿童普及读物,如《城堡、庄园和城市的传说》(*Čtení o zamcích a městech*, 1979)、《古希腊神话传说故事》(*Staré řecké báje a pověsti*, 1958) 及《童话爷爷》(*Pohádkový dědeček*, 1958)等。其中不少已被改编为影视剧本。

儿童系列动画片在捷克,是每天晚上在孩子们睡觉前播放的“晚间故事”。其中有名的是《大狗菲克》(*Maxipes Fík* Rudolf Čechura, 1982)和《马赫与莎贝斯托娃》(*Mach a Šebestová*, 1986)。这些儿童系列剧,语言幽默、诙谐,故事具有娱乐性和知识性,不仅受孩子们喜爱,甚至连成人都爱看。《大狗菲克》说的是:森林边有座小房子,里面住着小姑娘阿雅和她的爸爸妈妈。阿雅年幼,连想要一条小狗的“狗”字都说不清楚,可是爸爸还是明白了她的意思,给她买了条比她还年幼的小狗。阿雅给小狗起名叫菲克,并且拿来一个鞋盒子给它安了家。第二天一早,爸爸惊叫起来,小狗一下子长大了许多,原来它把爸爸的皮鞋给吃了。第三天,菲克又长了许多,他浑身毛茸茸的,像只小马。爸爸担心他把家里所有的鞋都吃了,说:“这狗我们不能要!”于是他写了两个大字“卖狗”,让阿雅挂出去。菲克看见这招牌很伤心。这时,阿雅在河边玩时不慎掉进了水里。菲克奋不顾身地把阿雅救上了岸。这一英勇行为感动了全家。于是,菲克留在了阿雅身边。一天,邮递员来送信,偶然看见了这条大狗,吓得昏了过去。可邻居大婶过来说:“多么漂亮的大狗呀,看他有多懂事,就差不会说话了。”菲克突然转身对她说:“您好!”大婶也吓得失去了知觉。阿雅赶紧跑去告诉爸爸,菲克会说话了。爸爸说:“那好,既然它能说话,我们得好好利用一下,让他去买东西吧。菲克,你去买啤酒吧,知道酒店在哪儿吗?”

“那怎么能不知道呢!”菲克回答道。“那就好,你到了那里要先问大家好。”“没问题。”可当菲克进了酒店,彬彬有礼地问候大家时,众人惊得四处逃命。马戏团的老板看上了菲克,想让他参加演出,但是菲克没有兴趣。他把啤酒买回了家,自己还喝了一杯子,从此后他再也不长个了。后来,阿雅嫌它长得胖,他又开始锻炼。他跑得飞快,在赛马会上被当作良种小马赢得了第一名,获得奖杯和一个用香肠做的花环。他还获得了脚登弹簧比赛的弹跳世界冠军。在以后的续集里,菲克开始上学,它学会了写字,于是,在放学的路上,他在马路所有的路栏上都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菲克学会了开车,因为车速太快,不会使刹车而被罚了款。它甚至还拍了电影,当过远洋海轮的水手,在海上遇难又获救。后来,他去了南方,帮助农民收割粮食。他到过北极探险。在周游世界后它又回到了阿雅身边,开始给阿雅叙述它的各种稀奇古怪的梦。

《马赫与莎贝斯托娃》讲的是两个小学三年级 B 班的学生马赫和莎贝斯托娃与陪伴他们的一个叫尤尔丹的狗的历险记。他们得到了一只神奇的电话听筒,他们带着它,在学校里经历了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传奇故事。全剧分为 13 集。其中包括“被扯断的听筒”,“学校郊游”,“克罗巴切克患了扁桃腺炎”,“模范行为”,“海盗”,“为朋友作牺牲”,“自然法则”等。在系列剧的结尾,马赫与莎贝斯托娃已经为人父母,他们的一双儿女也同样在三年级 B 班里学习。那神奇的话筒,仍在继续实现着孩子们各种稀奇古怪的愿望。这部系列剧后来被拍成了电影。

捷克当代诗人们都喜欢写儿童诗。儿童诗歌奠基人弗·赫鲁宾的儿歌渊源于民间口头文学。他利用民谣和儿歌的韵律,表现了儿童的丰富想像力和文字的游戏性。《请跟我读》(*Říkejte se mnou*, 1943)、《蓝色的天空》(*Modré nebe*, 1948)、《我手拿花束》(*Nesu, nesu kvítí*, 1951)、《和我们一起玩儿》(*Hrajte si s námi*, 1953) 都属于这类作品。捷克年轻一代诗人也热衷于为少年儿童们写诗,他们之中有依·扎切克等。

6. 对捷克文坛产生过影响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及其论著

捷克老一辈文学理论批评家大多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成长起来的。他们有着相同的经历和许多共同点,而各人又有各自的研究重点。

20 世纪之初是捷克文学走向现代化,文学流派争奇斗妍,文人辈出的年代。这一时期在捷克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文学理论家有卡·泰格(Karel Teige, 1900 — 1951)、杨·穆卡朔夫斯基(Jan Mukařovský, 1891 — 1975)、弗·莎尔达、斯·科·诺依曼、兹·内耶德利(Zdeněk Nejedlý, 1878 — 1962)以及后来的文学史学家约·赫拉巴克(Josef Hrabák, 1912—)、弗·布里昂纳克(František Buriánek, 1917—)等。

杨·穆卡朔夫斯基是捷克,乃至世界最著名的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批评家,也是布拉格语言学派的主要成员。他的学术论著对捷克 20 至 30 年代的著名文学理论批评家及文学史学家,如费·沃季契卡(Felix Vodička, 1896 — 1982)、弗·布里昂耐克等人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穆卡朔夫斯基是世界上第一位把结构主义理论运用于文学、诗学研究,因而对世界文学研究作出贡献的理论家。他的主要论著有论文集《捷克诗论》(*Kapitol z české poetiky*, 1941、1948)和《美学研究》(*Studie z estetiky*, 1966)。

穆卡朔夫斯基在 1928 年写成的结构主义科学论文“马哈的五月”中,用结构主义方法分析作品得出的结论是:这部伟大诗作的音乐感和词义结构是建立在“对句法”及“对立结构”上的。他注意到“五月”这首叙事抒情长诗中,名词与相关的形容词之间在搭配形式上是相互矛盾的。举例来看:“夜晚的五月”这一词组搭配的时间概念,前者要比后者短暂。“狭长的木樁”这一搭配则又体现了形容词与名词间的对立。这些结构都加强了马哈诗中潜在的深刻含义。穆卡朔夫斯基还对诗中的色彩学结构,如形容词的运用

进行了分析,指出了那些如诗如画的对句,如:

黑林中淡蓝的渺烟,
在粉红的霞光里升腾,
浅白色的湖波之上,
凝结着浓重的雾气。^①

在捷克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马哈的这首不朽的“五月”诗里,作者发现,在第一个小自然段中反复出现了五次的词汇是“爱情”(捷克文为 *láska*“拉斯卡”)。而这个词与它意义相联的词汇“情人”(捷克文为 *milenka*“米兰卡”),以及这首诗中其他类似的带有元音 *la* 和 *al* 组合的音节竟然重复了一百多次,从而构成了整个诗歌优美的韵律基调。而那些歌颂美好大自然的诗句“松树搂抱着堤岸”、“树与树相互缠绕”、“白桦向着松柏俯下躯体”等等都蕴涵着性爱的色彩。所以,“五月”就其语言结构,字里行间蕴涵的寓意,以及它的乐感而言,是很难成功地翻译成外国语言的。

弗朗基谢克·克斯·莎尔达(František Xaver Šalda, 1867 — 1937)是 19 世纪 20 至 30 年代捷克最有影响的文学理论家之一。他倡导具有积极建设性的科学的文艺批评,他把文学批评家称为艺术家。由于他的独特见解,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文学理论界的追随者和激进青年。他的美学论著《为明天而斗争》(*Boje o zítřek*, 1905)、《灵魂与作品》(*Duše a dílo*, 1913、1918)、《论年轻的捷克诗歌》(*O nejmladší poezii české*, 1928)等,表明了他对年轻一代文学艺术家的深刻理解。莎尔达曾于 1918 年被聘为查理大学文学教授,他在 1925 至 1929 年创办并主编了捷克著名文学杂志《作品》(*Tvorba*)。这本杂志至今依然存在。

诗人斯坦尼斯拉夫·科斯特卡·诺依曼(1875 — 1947)也是走

① 摘译自《诗学》,杨·穆卡朔夫斯基著,捷克奥德恩出版社,1982 年。

过了相当曲折的文学之路的文艺理论家。他的保守的律师父亲在他五岁时就去世了。他未读完中学就作了记者,与当时一批进步青年建立了友谊,还坐过牢。后来他加入了 19 世纪 90 年代捷克文学界的波希米亚无政府主义文人社团,创建了《新权威》(*Nový kult*, 1897—1905) 杂志。他的自由体新实验诗歌《新歌集》(*Nové zpěvy*, 1918) 被认为是捷克文学中惟一的立体主义派诗歌代表作。1920 年,他在自己办的杂志上发表了第一部译成捷克文的弗兰茨·卡夫卡的作品。而译者便是卡夫卡的情人,捷克女作家密伦娜·耶申斯卡(Milena Jesenská)。当时深受诺依曼文学思想影响的其他著名捷克作家还包括恰佩克兄弟。诺依曼家的住所是当时布拉格的文人沙龙。时至今日,这幢位于布拉格市区奥尔尚斯卡街的房子还被称为诺依曼的“奥尔尚斯卡公馆”(Olšanská vila)。

卡雷尔·泰格是捷克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先锋派文学团体“九人社团”中的核心人物。他曾从事美术研究,在查理大学学过美术史。20 世纪初,由于他的法语水平很高,常在杂志上翻译介绍法国的先锋派或德国表现主义文学作品。他致力于研究美学、文学、建筑学及民间艺术,尤其注重对诗歌主义的研究。他的论著如《电影》(*Film*, 1925)、《建筑与诗歌世界》(*Svět staroby a básně*, 1966)、《杂耍艺术》(*Jarmark umění*, 1936) 等在知识阶层受到欢迎。

文学史学家约瑟夫·赫拉巴克担任过捷克文学史教授,并获得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院士称号。他从事比较文学的研究。其研究侧重于捷克文学史、诗学,以及文学理论的普及。主要论著有《捷克文学史入门》(*Průvodce po dějinách české literatury*, 1976、1978 出版)、《您会赏阅诗歌小说吗》(*Umíte číst poezii a prozu?* 1971)、高校教科书《文学导论》(*Úvod do studia literatury*, 1977) 等。赫拉巴克还创立了布尔诺文学和诗学流派,反对复活结构主义及低估文学的现代化进程。

弗朗基谢克·布里昂纳克(生于 1917 年)是捷克老资格的文学史学家,曾任查理大学文学院文学教研室主任及副院长,主要研究

捷克 20 世纪文学史。他的论著注重二战后捷克诗歌、小说的发展。他对文学史的研究和批评在捷克属于最为系统,最有连贯性和代表性的科研成果。他发表的论著和教科书有《当代捷克文学百科手册》(*Současná česká literatura*, 1960)、《二十世纪捷克文学》(*Česká literatura XX. století*, 1961)、《20 世纪上半叶捷克文学史》(*Dějiny české literatury v první polovině 20. století*, 1973)、《关于捷克当代文学》(*O současné české literatuře*, 1982)以及《文学批评读本》(*Čítanka české literární kritiky*, 1974)等。

在捷克当代文学理论界,尤其是 70 年代后期,捷克国内的文学批评界又出现了一批后起之秀,出版了一系列的文学评论集和理论丛书。

当时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和出版家米兰·布拉欣卡(Milan Blahýnka, 1933—),侧重于研究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先锋派文学”。他的文学论著着眼于诗歌,同时也编撰出版有关作家及文学流派的词典、工具书,如:《捷克作家词典》(*Slovník českých spisovatelů*, 1964)、《文学理论词典》(*Slovník literární teorie*, 1977)、《文学流派词典》(*Slovník literárních směrů a skupin*, 1977)、《捷克 20 世纪作家词典》(*Čeští spisovatelé 20. století* 由布拉欣卡担任主编,于 1985 年出版)。布拉欣卡认为,使作家得到启迪,使读者得到教益的文学批评不应该是简单的结论,而是对作品内容的深刻分析。他还发表了大量有关捷克文学历史名家名人的专著。

汉娜·赫尔扎洛娃(Hana Hrzalová, 1929)也是 70 年代捷克国内知名度较高的文学史学家。她毕业于查理大学文学院。她的研究重点最初是 19 世纪捷克民族复兴时代的文学,后来其文学批评又转入对捷克国内出版的当代小说的评论。1982 年起,她担任捷克作家协会副主席及科学院研究所副所长,并在当时的捷克文学杂志《文学月刊》(*Literární měsíčník*)、《捷克文学》(*Česká literatura*)等刊物任职。她把 70 年代捷克国内的文学批评功绩归结为几

点:1.把当代文学视为整个社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同时进行具体的研究、评论;2.运用符合当代特点的观点阐述文学领域的各种题目;3.为社会主义文学发展开辟了不断挖掘新题材,探索新的表现手法,塑造新型人物,反映典型社会生活的创作道路。她 1987 年发表的专著《论当今捷克文学》(*O české literatuře dneska*)包括论文《1982、1983、1985 年的捷克小说》、《三论小说家伏·巴拉尔》、《万丘拉反映的捷克历史画面》等。

维杰斯拉夫·洛佐耐克(Vítězslav Ržounek, 1921—)与捷克其他许多作家一样,毕业于布拉格查理大学文学学院的捷克语言文学专业。曾在高等政治学院教授过捷克文学课。他主要从事二战后捷克文学研究,是忠实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批评家。他担任过国家儿童出版社主编,曾在莫斯科社会科学院进修,并出任过捷克斯洛伐克驻意大利使馆文化参赞。1975 年,他任查理大学文学教研室教授,在捷克作协中领导理论批评委员会。他的《捷克战后文学简史 1945—1980》(*Nastín poválečné české literatury*)于 1984 年由捷克作家出版社出版,主要介绍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历史。他的论文集包括《现实主义与当代小说》(1973)、《诗人扎瓦达及诗歌的主题思想》(1978)、《论诗人伊万·斯卡拉》等。他的文学理论研究涉及了捷克众多的著名诗人,如马哈、聂鲁达、沃尔凯尔等。而对于捷克最著名的当代诗人塞弗尔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事,他却认为有文学标准之外的因素在起作用。

洛佐耐克的女同行,在查理文学院文学教研室任教的雅罗米拉·内耶德拉(Jaromíra Nejedlá, 1934—)致力于捷克民间叙事诗、民间谣曲的研究。她把这一文学体裁与世界民谣诗歌的形成作比较。后又转向对捷克国内当代诗人及诗歌作品的评论。她对于战后捷克诗歌发展的总结是:这一时代的新诗作不仅是一种抒情形式,或是对和平与人性的慷慨激昂的召唤,要行使作为诗歌的特殊使命,就要注意高楼大厦中的一砖一瓦——“日常琐事”。综观捷克当代文学理论批评,似乎与诗坛有着不解之缘。因为许多诗人

本身就是文学评论家。例如:70年代中捷克的知名诗人依万·斯卡拉、约·里巴克(Josef Rybák, 1904—)、依瑞·陶菲尔(Jiří Tchoer, 1911—)、杨·比拉什(Jan Pilár, 1917—)等既是诗人,又是杂文家、文学评论家及翻译家。

老一辈的文学理论家大多在二战前后成长起来,有许多相同的经历和共同点。1945年后出生的文学理论家和史学家们是受过良好的正规教育的一代人。他们与战前出生的文学理论家们的分歧,经常反映在捷克文学刊物《树干》(*Kmen*)、《作品》中。1968年捷克文学界一批人出走后留下的空白,由他们填补了起来。他们在70年代逐步显露头角。“北捷小说家团体”就属于这一代人。

安托宁·姆涅什绛(Antonín Měšťan, 1930—)是1989年后活跃在捷克文学界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学史学家。他在捷克查理文学院毕业后,曾在斯拉夫学研究所工作,后又在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语言文学所工作。1966年起,他在德国弗莱堡大学任斯拉夫学教授,1974年在美国任斯拉夫学客座教授。由于他对波兰文学的翻译、研究和介绍,曾被授予波兰建国“千年奖”。68年后,由于波兰参与了华约国入侵捷克,他毅然退回了此项奖金。他的《19—20世纪捷克文学史 1785—1985》(*Česká literatura 1785—1985*, 1987),是在捷克“布拉格之春”后出版的。这是在捷克国外出版的第一部以捷克民族语言来介绍捷克民族复兴以来整个文学史的书籍。其内容不仅包括对捷克国内的著名作家作品的介绍,还详细介绍了部分流亡作家和在捷克不能公开发表作品的作家。安托宁·姆涅什绛也是欧美著名的斯拉夫学者。他从德国高等学校退休后,回到捷克担任了作家协会主席的职务。对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捷克文学流派,他认为:在西方,结构主义在几十年前曾经非常时髦,因为它与诗歌主义、纯诗派息息相关。同样,俄国的形式主义与未来主义也有密切联系。所有研究斯拉夫学和研究“布拉格结构主义”的人,都会对捷克“先锋派”感兴趣。布拉格学派专

家罗曼·雅可布逊^①起先是位形式主义者,后来才成为结构主义者,他是从布拉格走向西方的。他的信徒们是从他那里才了解到捷克诗人内兹瓦尔以及其他先锋派作家的。对他怀有极大兴趣的不只是一般读者,还有哲学家们。就这样,捷克的先锋派诗歌渐渐被翻译、介绍到全世界。他的作品是具有永恒价值的。姆涅什绛还认为:人们对于文学的研讨,不应看重某一特定时期,由某种政治倾向决定的标准,而应以文学作品为其所处的时代带来了些什么新鲜东西为标准去评价,也就是说,看它们带来了什么新鲜事物,在艺术上、美学上具有什么意义。他反对把文学研究搞成档案分类。认为,不能把作家按照党证来划分。例如,捷克作家万丘拉是共产党员,雅·杜里赫是天主教徒,^②可他们二者却有很多相似之处。文艺评论只应关注其作品的艺术价值。

80年代,一批年轻的三十多岁的捷克评论家们崭露头角。其中有巴维尔·杨诺谢克(Pavel Janoušek, 1956—)。其主要论著有《戏剧研究》(*Studie o dramatu*, 1993)等。这些人大多在都市布拉格生活和写作,而且均获得了捷克文学博士头衔。他们自誉为“社会学领域”的新一代文学研究者。他们与老一辈及中年一代学者所不同的是,彼此之间没有共同的经历、意愿或纲领,没有所谓的同辈间的什么联盟和统一的立场观点。他们的作品常出现在捷克文学刊物《道路》、《大学生》、《野葡萄》等的版面上。他们认为,文学批评不是法院判决,不一定要哪一派占上峰。他们从结构学、社会学、现象论等各个角度讨论文学问题,倡导每位文学理论家都要有自己的面孔和本人的独到之处。他们正值黄金时代,他们的论

① Roman Jakobson (1896—1982), 是20世纪杰出的语言学家,斯拉夫学者和布拉格学派奠基人。1933年,他在捷克布尔诺市的马萨里克大学教授俄罗斯语文学和捷克中世纪文学。1949至1967年在哈佛大学任斯拉夫语言文学及普通语言学教授。论著有《斯拉夫史诗》、《俄语与其他斯拉夫语语音变化比较研究》等。

② Jaroslav Durych (1866—1962), 捷克作家,主要作品有三部曲历史小说《迷茫》(*Bloudění*),反映了三十年战争期间捷克国家的命运。

著反映出对当代世界和对同龄人的理解与关注。

《捷克文学》以文学概览的形式,即对捷克文学发展过程中所涌现出的著名作家作品进行简介的形式,勾勒了捷克自文字诞生直至 20 世纪末的文学史纲。

对于中国的广大读者,捷克可能是个比较陌生的小国。除了为数不多的波希米亚学者,很多人对它了解不深。因此,我们奉献给读者这本书,希望以此向大家展现处于东西欧交界处的欧洲心脏地域的捷克人的故事——一个有着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古老文明的国度所经历的大约十一个世纪的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

本书介绍了 9 至 10 世纪捷克国家的雏形——大摩拉维亚帝国的简况,作为斯拉夫语言的一个语支——捷克语言及文字的诞生,出现在 14 世纪初的最早的捷克文学以及拉丁文化对它的影响,早期的民间口头文学,中世纪文学,引人入胜的捷克民间故事诗及浪漫主义诗歌,18 至 19 世纪捷克民族复兴时代的文学,民族歌剧与历史戏剧,民族复兴时代的小说家与文学批评家,青年诗人团体及著名文学刊物的诞生,融入世界现代化潮流的 20 世纪初的捷克现代派文学,二战前后捷克反法西斯文学,战后初期的现实主义文学和“建设者小说”以及二战后的“解放”诗歌与 50 年代和平生活抒情诗,处于社会动荡时期的 60 年代小说、戏剧创作的繁荣,崭露头角的 60 年代诗人及“五月”派作家,70 至 90 年代历史及社会题材小说的繁荣、影视剧的兴盛和剧作家,反思、写实诗歌,诗坛新秀和曾经对捷克文坛产生过影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在这部文学史中不乏对整个世界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知名作家、作品,如万国师表杨·阿·考门斯基的《世界迷宫与心灵的天国》、聂姆佐娃的《外祖母》、哈谢克的《好兵帅克》、恰佩克的《万能机器人》、赫拉巴尔的《喧嚣的孤寂》、昆德拉的《玩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塞弗尔特的诗集《妈妈》、《避瘟柱》等等。现代主义文学之父卡夫卡的许多传世名著也与他出生和进行写作的故乡布拉格分不开。当然我

们还不能忘记,创作了《自新大陆交响曲》的德沃夏克和创作了《我的祖国》的斯美塔纳,他们以自己的著名歌剧为捷克文学增添了华彩的乐章。对于一些我国读者尚不很熟悉,甚至于相当陌生的捷克作家、作品,本书也作了简要介绍。由于捷克文学及历史发展的特殊情况和条件,尤其是近代文学曾分为官方、地下及流亡三支文学队伍,使这个地处中欧的国家更成为敏感的东西方思想文化交叉的领域。曾有人总结说,“帅克”的形象就代表了捷克的民族性,但是这话捷克人自己并不承认。他们会反驳说,那么胡斯和考门斯基呢?“布拉格之春”中的帕拉茨基等人呢?许多研究捷克民族文化的人说,虔诚与幽默是他们的特性。捷克人确实喜欢开玩笑,但是民族复兴时代的幽默讽刺作家卡·哈·博罗夫斯基曾说,在文学中捷克人很少开心地笑过。总之,若要恰如其分地勾画捷克文学全貌,准确揭示捷克民族的特性,尚需深入学习和研究。无论对于一个小国,还是作为个体的人,我们都应该予以重视和尊重,这样才会构成当今世界的无穷趣味。对捷克文学以其发展的研究终究离不开对其各个时代及其作品的深入了解和钻研。本书仅以笔者所掌握的部分素材,以及近年来对捷克文学的学习和研究的成果,对捷克文学发展作了一个简要概括的叙述,为那些对捷克文学感兴趣的读者和有关学者们提供一个参考。

主要参考书目

Antonín Měšťan, *Česká literatura 1785—1985* (《1785—1985 捷克文学》) Tonronto, Canada, Sixtyeight publishers 1987

Školní četba na dlani—Obsahy z děl českých a slovenských spisovatelů (《学校读物—捷克与斯洛伐克作家作品内容》) Erika, Prague 1994

Vítězslav Ržounek, *Nástín poválečné české literatury 1945—1980* (《捷克战后文学简史 1945—1980》) Praha 1984

Josef Hrabák atd., *Průvodce po dějinách české literatury* (《捷克文学史导读》) Panorama Praha 1984

Ladislav Šíp, *Česká opera a její tvorci* (《捷克歌剧及作者》) Editio Supraphon Praha 1983

Václav Cibula, *Pražské pověsti* (《布拉格传说》) Orbis Praha 1972

Jiří Kostečka, *Do světa literatury a jinak* (《文学世界新视野》) SPN Praha 1995

巴拉伊卡·吉希·帕莱尼切克著《捷克斯洛伐克文学简史》，星灿译，外国文学出版社，北京，1984 年

哈谢克和《好兵帅克》，蒋承俊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1993 年

文学大事年表

- | | |
|---------------------|--|
| 9—10 世纪
公元 863 年 | 捷克国家雏形大摩拉维亚帝国发展时代
大摩拉维亚帝国大公腊斯迪斯拉夫邀请精通斯拉夫语的希腊传教士兄弟康斯坦丁和美多德到摩拉维亚地区传教,古斯拉夫书面语言从此诞生。 |
| 10—11 世纪 | 在部分拉丁文献的字里行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捷克文注释,被称为“克劳西”(glosy)。产生了最早的从希腊文译成的古捷克语宗教祷词“主啊,怜悯我们吧!”捷克王室普舍米斯尔家族支持罗马教会和拉丁文化。古斯拉夫文化和拉丁文化在捷克地区并存。 |
| 12 世纪初 | 捷克编年史学家科斯马斯(Kosmas,约 1045—1125)用拉丁文撰写的《波希米亚编年史》(<i>Chronica boemorum</i>)。 |
| 14 世纪初 | 捷克最早的文学语言产生,最优秀的作品是无名氏根据拉丁文翻译的骑士叙事诗《亚历山大大帝》(<i>Alesandreis</i>)。 |
| 1314 | 最早用捷克文书写成的诗体编年史,无名氏作品《达利米尔编年史》(<i>Dalimilova kronika</i>)完成。可以与科斯马斯的《波希米亚编年史》相媲美。 |
| 1348 | 查理四世统治时期(Karel IV, 1346—1378),创立了中、北、东欧地区第一所大学——布拉格查 |

理大学(Karlova Univerzita)。

- 1415 捷克著名的宗教改革家、教育家及作家杨·胡斯(Jan Hus, 约 1371—1415)被处死,由此引发了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他为捷克语言的简化、大众化和标准化作出了贡献。他的名著是讲解福音书形式的作品《布道录》(*Postila* 副标题为“星期天弥撒解说词”),还有在国内外享有盛誉《论神职的买卖》(*Knížky o svatokupectví*)。
- 1579—1593 捷克人文主义作家、语言学家杨·布拉霍斯拉夫(Jan Blahoslav, 1523—1571)翻译出版了《克拉利采圣经》(*Bible Kralické*),这是第一部捷克语圣经,为捷克语书面语言的稳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 1623 白山战役后,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了捷克,流亡国外的捷克著名教育家、人文思想家杨·阿·考门斯基(Jan Amos Komenský, 1592—1670)最有分量的一部寓意诗体作品名为《世界迷宫与心灵之天国》(*Labyrint světa a ráj srdce*)。
- 18 世纪末—
19 世纪上半叶 捷克开始了民族复兴运动。斯拉夫学奠基人约瑟夫·多布罗夫斯基(Josef Dobrovský, 1753—1829)为代表的“防守式”语言文学家致力于夺回捷克民族在白山战役后丧失的文化地位,而以捷克伟大诗人、翻译家、文学史家、语言学家约·容格曼(Josef Jungmann, 1773—1874)为代表的“进攻式”文人作家们强调语言水准是捷克文学发展的关键环节。后者编辑了《捷德词典》和《捷克文学史》。
- 1817—1818 出现了捷克古代文学赝品《王室手稿》

- (*Hradecký rukopis*) 和《绿山手稿》(*Zelenohorský Rukopis*), 它们是根据虚构的发现地命名的。
- 1830—1860 捷克文学开始了浪漫主义时代。浪漫主义诗歌和民间故事诗盛行。1836 年 4 月, 伟大诗人卡雷尔·马哈(Karel Hynek Mácha, 1810—1836) 发表了抒情叙事长诗《五月》(*Máj*)。
- 1834 捷克民族剧院创立者、戏剧家约·卡·狄尔(Josef Kajetan Tyl, 1808—1856) 的著名滑稽剧《费德罗契卡》上演。剧中的著名插曲《我的故乡在哪里》(*Kde domov můj*) 后来于 1918 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独立时成为捷克国歌。
- 1839 诗人弗朗基谢克·拉吉斯拉夫·切拉科夫斯基(Fantišek Ladislav Čelakovský, 1799—1852) 创作了诗歌集《捷克歌曲回声》(*Ohlas písní ruských*) 及最有艺术价值的民间谣曲之一《托曼与森林女仙》(*Toman a lesní panna*)。
- 1848 捷克民族复兴运动达到高潮。捷克及斯洛伐克民族的作家和新闻记者们要求在奥地利帝国统治下的斯拉夫人应获得平等权利, 包括在文化领域推行斯拉夫主义。他们创办了自己的报刊《民族报》和《斯拉夫人》杂志, 召开了斯拉夫人会议。
- 1854 在捷克文学史上被称为现代新闻业奠基人的讽刺诗人作家、《民族报》(*Národní noviny*) 创刊人、新闻家、编辑卡雷尔·哈夫利切克·博罗夫斯基(Karel Havlíček Borovský, 1821—1856) 出版了反对集权政治的现实主义讽刺叙事诗《国王

- 拉伏腊》(*Král Lávra*)。他的另一首长篇著名讽刺诗是《圣伏拉基米尔的洗礼》(*Křest svatého Vladimíra*, 1852—1855 出版)。
- 1850 年前后 出现了捷克文学著作出版热。女作家鲍日娜·聂姆佐娃(Božena Němcová, 1820—1862)的小说《外祖母》(*Babička*)于 1855 年发表。
- 1851—1852 卡·雅·爱尔本(Karel Jaroslav Erben, 1811—1870)发表了捷克民间故事诗集《花束集》(*Kytice*),从而把民族文化复兴运动推向高潮。
- 1858 《五月》(*almanách Máj*)文艺丛刊创办,在它周围聚集了民族复兴运动的同情者和参与者,他们中的核心人物之一是诗人、小说家、新闻记者及文学批评家杨·聂鲁达(Jan Neruda, 1834—1891)。1875—1877 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集《小城故事》(*Povídky Malostranské*)。
- 1868 在布拉格民族剧院奠基盛典上,以诗人斯·捷赫(Svatopluk Čech, 1846—1908)为代表的“鲁赫”(Ruch)诗社的年轻诗人挥笔赋诗。另一有影响的文学杂志《鲁米尔》(*Lumír*) 1873 年由聂鲁达和诗人维·哈莱克(Vítězslav Halek, 1835—1874)创办,由诗人雅·伏尔赫利茨基(Jaroslav Vrhlický, 1853—1912)等人继承。他们的创作使捷克文学能与世界其它文学相媲美。
- 1883 世界上第一座由全民募捐兴建的布拉格民族剧院落成。舞台的幕帷上方铭刻着“民族,为自己”(Národ sobě)的标语。揭幕式上成功地演出了捷克著名音乐家贝·斯美塔纳(Bedřich Smetana, 1824—1884)的歌剧《丽布舍》

- (*Libuše*)。《被出卖的新嫁娘》(*Prodaná nevěsta*)是斯美塔纳与萨宾纳合作创作的著名歌剧。《塔里波尔》(*Dalibor*)是他创作的第三部著名歌剧。歌剧的编剧是约瑟夫·文兹希(Josef Wenzig, 1807—1876)。
- 1894 捷克现实主义作家阿洛依斯·姆尔什基克(Alois Mrštík, 1861—1925)和威廉·姆尔什基克(Vilém Mrštík, 1863—1912)兄弟合写出了剧作《玛丽莎》(*Maryša*),后改编为同名歌剧,是19世纪捷克民族剧院建立时期的传统经典剧目之一。威廉·姆尔什基克还发表了小说《桑塔露齐亚》(*Santa Lucia*, 1893)和《五月的童话》(*Pohádka Máje*, 1897)。
- 1894 著名历史文学家阿洛伊斯·依拉塞克(Alois Jirásek, 1851—1930)编写了《捷克古代传说》(*Staré pověsti české*)。
- 1899 聂鲁达的女友,小说家卡罗林娜·斯维雅特拉(Karolina Světlá)去世。她主要从事妇女题材的文学作品创作,她成为捷克小说,特别是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奠基人之一。她的著名小说有《小黑彼得》(*Černý Petřík*, 1871)、《农村小说》(*Vesnický román*, 1867)及《溪边十字架》(*Kříž u potoka*, 1868)。
- 1901 捷克著名音乐家安·德沃夏克的歌剧《水仙女》(*Rusalka*)在民族剧院举行了首演。
- 1918—1935 托马什·加里格·马萨里克(Tomáš Garrigue Masaryk, 1850—1937)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第一任总统。他的好友,著名历史小说家阿·

依拉塞克(Alois Jirásek)创作了胡斯运动三部曲《抗击一切》(1893)、《兄弟军》(1899—1908)及《胡斯时代国王》(1916—1920)。

20 世纪初

捷克文坛出现了一支引人注目的文学艺术流派,即所谓的“先锋派”(Avantgarda)。在巴黎,捷克画家阿尔封斯·穆哈(Alfons Mucha 1860—1939)以其色彩艳丽、独具风格、主题大多为美丽的少妇和花朵的装饰派广告海报画出了名。与他同时生活在巴黎的还有捷克著名诗人、画家及文学家弗·凯尔内尔(František Gellner, 1881—1914),诗人卡·托曼(Karel Toman, 1877—1946),文学戏剧家兼画家约瑟夫·恰佩克(1887—1945)等人。他弟弟是文学戏剧家卡雷尔·恰佩克(1890—1938)。兄弟俩一起在巴黎生活并合作创办刊物,发表了一些小说和图画书籍。

20 世纪 20 年代

捷克年轻的美术家、诗人、文学家雅·塞弗尔特(Jaroslav Seifrt, 1901—1986)、伏·万丘拉(Vladimír Vačura, 1891—1942)、维·内兹瓦尔(Vítězslav Nezval, 1900—1958)和卡·泰格(Karel Teige, 1900—1951)等人创立了“先锋派”文艺团体,被称为《山菊花》社,或“九人社团”(Devětsil)。在此基础上诞生了捷克区别于其他国家“先锋派”(Avandgarda)艺术的“纯诗派”或所谓的“诗歌主义”(poetismus)。

1920

由捷克戏剧大师卡·恰佩克(Karel Čapek)创作的世界上第一个以机器人为主人公的科幻剧《罗素姆万能机器人》(R. U. R)出版。若伯特

- (Robot)既机器人一词被英语直接吸收,并传遍了全世界。恰佩克的最后一个剧本《母亲》(*Matka*)发表于1938年慕尼黑事件前夕。
- 1921—1923 捷克一批作家在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下成立了“波希米亚文人社团”,捷克著名幽默讽刺大师雅·哈谢克(Jaroslav Hašek, 1883—1923)就是其中的一员。1921年,他的小说《好兵帅克》发表(*Osudy dobrého vojkyše švejka za světové války*)。
- 1910—1921 小说家伏拉尼亚·什拉麦克(Franta Šrámek, 1877—1952)的创作生涯经历了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强烈冲击。《银风》(*Stříbrný vítr*, 1910—1921)是他的自传体小说。剧作《河上明月》(*Měsíc nad řekou*, 1922)也是最受欢迎的保留剧目之一。他的另一出名剧作是《夏天》(*Léto*, 1915)。什拉麦克的小说《身躯》(*Tělo*, 1919)反映了一战后笼罩捷克文坛的维他主义情绪和存在主义的乐观。什拉麦克的反战及无政府主义立场也反映在他早期的诗作《蓝与红》(*Modrý a rudý*)之中。
- 1922 出生于布拉格一个犹太商人家庭的伟大作家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在布拉格写作他的名著《城堡》(*Zámek*)。
- 1923 捷克的女作家玛丽亚·玛耶洛娃(Marie Majerová, 1882—1967)的小说《最美丽的世界》(*Nejkrásnější svět*, 1923)发表。小说描述了一战后火热的1918至1920年,带有作者本人的自传性质。她的处女作是描写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小说《共和国广场》(*Náměstí republiky*,

- 1914)。她的最著名小说是《汽笛》(*Sířena*, 1947)。马耶洛娃在 20 至 30 年代里创作的其他描写工人的小说还有《矿工之歌》(*Havířské balady*, 1938)。她曾于二战后访问过中国,写了报告文学《歌唱的新中国》。
- 1926 首届国际斯拉夫语大会在布拉格查理大学召开,会上布拉格语言学派发表了论文集,这一学派的核心人物杨·穆卡朔夫斯基(Jan Mukařovský, 1891—1971)的结构主义科学论文《马哈的五月》于 1928 年写成。
- 1928 《红色权利报》记者,作家伊万·奥尔布拉赫特(Ivan Olbracht, 1882—1952)发表了小说《无产者安娜》(*Anna proletářská*)。他的代表作品是小说《侠盗尼古拉·舒海》(*Nikola Šuhaj loupežník*, 1933),是描写中欧地区的最后的绿林好汉的传奇故事。
- 1936 “先锋派”作家成员伏·万丘拉(V·Vančura, 1891—1942)发表了小说《三条河》,其中《晴雨无常的夏天》(*Rozmarné léto*)被成功地搬上银幕。
- 1941 捷克著名作家埃·巴斯(Eduard Bass, 1888—1946)的著名小说《汉伯托马戏团》(捷克语译为:《洪姆贝尔托马戏团》(*Cirkus Humberto*)发表。巴斯最初在酒吧中唱歌,朗诵诗歌,从这里走向文坛,是一位独具喜剧天才的作家和新闻记者。巴斯的中篇小说《克拉布佐夫足球队》(*Klapzubova jedenáctka*, 1922)不失为一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

- 1942—1948 捷克一批美术家、文学艺术家在“存在主义”潮流影响下成立了“42 诗社”(Skupina 42)。这些青年诗人赋予诗歌叙事的特征,使诗歌散文化。捷克著名诗人弗·赫鲁宾(František Hrubín, 1910—1917)是连接战前“无产阶级诗歌”和战后“42 诗社”的纽带。
- 1943 捷克反法西斯作家尤·伏契克(Julius Fučík, 1903—1943)被处绞刑。他的著名小说《绞刑架下的报告》(*Reportáž psaná na oprátce*)于 1945 年首次发表。
- 1945 捷克文学界出现了“解放诗歌热潮”。加入这一热潮的著名诗人包括雅·塞弗尔特、弗·赫鲁宾、维·内兹瓦尔(V·Nezval, 1900—1958)、弗·哈拉斯(F·Halas, 1901—1949)、女作家普依曼诺娃(M·Pujmanová, 1893—1961)等,普依曼诺娃访问过中国,发表了《中国的微笑》(*Čínský úsměv*)。
- 1946 杨·德尔达(Jan Drda, 1915—1970)的反法西斯短篇小说集《沉没的防御工事》(*Němá barikáda*)发表,其中的一篇故事被改编为电影《更高原则》上映。
- 1951 战后“建设者小说”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瓦·雷扎奇(Václav Řežáč, 1901—1956)发表代表作《挺进》(*Nástup*),他于 1949 年任捷克作家出版社经理。
- 1953 纯诗派代表诗人维·内兹瓦尔(1900—1958)的诗歌《和平颂》(*Zpěv míru*)获得世界和平理事会金奖

- 1955 围绕《五月》(*Května*)杂志,一批青年诗人,包括米·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内组成的五月派文学团体形成,其宗旨是“使文学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
- 1958 杨·奥特切纳谢克(Jan Otčenášek, 1924—1979)的反法西斯小说《罗米欧、朱丽叶与黑暗》(*Romeo Julie a tma*)发表,后来又改编为电影上演。
- 1963 捷克乃至欧洲当代著名的小说家博·赫拉巴尔(Bohumír Hrabal, 1914—1997)发表了他的第一部小说《水底珍珠》(*Perlička na dně*),通过凡人小事去反映生活之美。由他的小说《严密监视下的列车》(*Ostřesledovaný vlak*)改编的电影于1966年获得奥斯卡金奖。
- 1963 捷克犹太籍作家拉基斯拉夫·富克斯(Ladislav Fuks, 1923—)写出了二战历史题材的心理小说《泰欧多尔·蒙德斯托克先生》(*Pan Theodor Mundstock*)。他的另一部反映战时布拉格火葬场周围环境的小小说《焚尸者》(*Spalovač mrtvol*, 1967)也倍受好评。
- 1963 布拉格“小型剧院”的戏剧家,后来从政的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 1936—)的第一部独立创作剧本《花园聚会》(*Zahradní slavnost*)发表。
- 1966 热衷于社会道德题材的小说家伏·巴拉尔(Vladimír Páral, 1932—)的小说《私生活风暴》(*Soukromá vichřice*)发表,引起社会反响。
- 1967 捷克斯洛伐克作家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布拉格举

行。米兰·昆德拉作了发言,他认为:大多数国家的人视自己国家的生存为理所当然的。捷克人为了生存曾叩过死亡之门,捷克文学同外部世界隔绝了,捷克文学艺术的前途如何,取决于他们自由发展的可能性。

1967

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玩笑》(*Žert*)发表。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他的其它小说,如《生活在别处》(*Život je jinde*, 1979)、《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Nesnesitelná lehkost bytí*, 1984)均在国外出版。后者被改编为电影《布拉格之恋》上映。

1968

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此后被禁止发表作品的作家成立了“门栓出版社”。享有国际影响的作家约·史克沃莱茨基(Josef Škvorecký, 1924—)的小说《坦克的旗帜》(*Tangový prapor*)于1971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发表,他的另一部小说《懦夫们》(*Zbabělci*)曾于1958年在捷克发表。

70 年代初

捷克历史题材小说大发展。弗·内弗(Vladimír Neff, 1909—1983)出版了历史三部曲《皇后们没有脚》(1973)等,小说家博·齐哈(Bohumír Říha, 1907—1987)的三部曲《给我跪下》(1971)、历史小说家米·瓦·克拉多赫维尔(1904—1988)的《皇后们的爱情》(1973)等也出自这个时期。

1971

捷克犹太籍小说家奥·巴维尔(Ota Pavel, 1930—1973)的小说《美丽小鹿之死》(*Smrt krásných srnců*)发表,并于80年代被搬上银幕。

1979

青年一代“北捷克小说派”作家依·帅达(Jiří Švejda, 1949—)创作的小说《火灾与现场》(*Požár a spáleniště*)迎合了世界电影文学中的

“灾难故事潮流”。

- 1981 约翰·拉戴克(John Radek, 1954—)的长篇小说《牛仔裤世界》(*Džínový svět*)发表。拉戴克出生于二战后,毕业于人才辈出的布拉格高等艺术学院。拉戴克小说的核心人物是生活在当今繁华大都市的青少年,反映了他们的童年和学生时代的感受。
- 1981 捷克当代颇有名望的女作家瓦尔雅·斯蒂布洛娃(Valja Styblová, 1922—)创作的小说《请把手术刀递给我!》(*Skalpel, prosím*),描述了医学院外科的特殊环境和人物,很有创意。斯蒂布洛娃的另一部小说《林阴道尽头》(*Na konci aleje*, 1979)描写了生活在养老院里的人们故事。
- 1984 捷克当代诗人塞弗尔特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雅罗斯拉夫·赛弗尔特(Jaroslav Seifert, 1901—1986)是捷克“先锋派”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家之一,也是捷克目前惟一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20世纪50年代里,他写了一组爱情叙事诗《维克多尔卡之歌》(*Písň o Viktorce*, 1954)和一部获得国家奖金的诗集《妈妈》(*Maminka*, 1954)。在60年代末所著的《避瘟柱》(*Morový sloup*, 1971、1977、1981再版)中的最后一段,诗人似乎对自己的诗歌作了总结。他使极富乐感和强烈时代感的捷克诗歌享誉天下。他于1983年出版最后一部诗集《身为诗人》(*Byt básníkem*)。
- 1985 小说家米·昆德拉获得耶路撒冷文学奖,后又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 1991 由捷克导演杨·斯维拉克(Jan Svěrák)与他父亲兹丹涅克·斯维拉克(Zdeněk Svěrák)主演的电影《普通小学》(*Obecná škola*)获得奥斯卡奖提名。
- 1996 捷克导演杨·斯维拉克和他父亲兹丹涅克·斯维拉克再次合作摄制的电影《科尔亚》(*Kolja*)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捷克文学

作者 = 李梅 杨春著

页数 = 1 7 7

S S 号 = 1 1 0 5 2 1 1 3

出版日期 = 1 9 9 9 年 0 6 月 第 1 版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一、捷克古代文学	
1 . 拉丁文化与基督教的影响以及捷克语言的诞生	
2 . 捷克早期的民间口头文学	
二、捷克中世纪文学	
三、捷克民族复兴时代的文学	
1 . 捷克民间故事诗及浪漫主义诗歌	
2 . 民族复兴时代的小说家与文学评论家	
3 . 民族复兴时代的年轻作家及《五月》丛刊	
4 . 民族歌剧与历史戏剧	
四、2 0 世纪初的捷克文学	
1 . 2 0 世纪初的著名作家及作品	
2 . 先锋派文学、诗歌主义及现代派	
五、2 0 世纪中期的捷克文学	
1 . 捷克反法西斯文学	
2 . 二战后的“ 解放 ” 诗歌与 5 0 年代的“ 和平生活 ” 抒情诗	
3 . 二战后初期的现实主义文学和“ 建设者小说 ”	
六、2 0 世纪下半叶的捷克文学	
1 . 6 0 年代的小说及戏剧创作的繁荣	
2 . 6 0 年代的诗人及“ 五月 ” 派作家	
3 . 7 0 至 8 0 年代的反思、写实诗歌及诗坛新秀	
4 . 7 0 至 8 0 年代历史和社会题材小说的繁荣、影视剧的兴盛及剧作家	
5 . 当代儿童文学作家及作品	
6 . 对捷克文坛产生过影响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及其论著	
主要参考书目	
文学大事年表	
附录页	